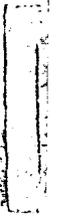


史春林治下之蘓係

張天勳著



史泰林治下之蘇俄

張天勳著

自序一

自一九一三至一九三十九年間，我之履俄土者三。一九一三年赴德留學，居俄故都數月，因表兄劉士熙星使之介紹，得識其立憲民政黨首領米呂哥夫氏 (Miliukov) 及其他朝野人士。且值羅曼諾夫皇室登位三百年紀念，街市喧闐之盛況，至今猶在心目之中。先是俄所認為斯拉夫人種之領土，曰波斯尼，曰海峽哥維納，爲奧所併，故當時頗聞兩國戰機繫於一髮。塞爾維亞恨奧尤深，一年後卒有刺奧皇儲之舉，而世界大戰旋起。俄連戰連北，且失波蘭全境。我以西南起義之機，於一九一六年春取道西伯利亞返國。至彼得堡之日，士熙表兄詢之曰，德人何爲乎不前進乎？答曰德軍隊分配於東西戰場，藉鐵道爲東移西補之計，若大軍入俄，陷於孤懸，不復能移至西方矣。士熙表兄則爲我言，俄國因軍械之缺乏，饑寒之交迫，已不能一朝居。不一年革命之禍作，列甯氏且繼克倫司基後，主持俄政，其設施尤震動全世界。一九一八年冬再作歐遊，注意俄事之

進展，嘗取俄新憲譯之。偶與德社會黨左右派人往還，得聞來自俄都人士之報告，而共產主義不足爲吾國起死回生之良劑，已決於此時矣。不謂國中自一九二一及二二年以降，號爲先覺者，方拜倒蘇俄，以「聯俄容共」號召青年，國人之倚仗碧眼兒，久成習慣，故革新國政之大素，亦且奉外人爲師，然已不自立之民族，他人又安從而扶起之哉？吾輩心知其危，苦於無法挽救，嘗以關於蘇俄革命初期之聞見，著爲一書，曰蘇俄評論。

（新月書店出版）國內作俑者，亦自悔其非，而改弦易轍，然青年之死亡者幾何，江西匪區之兵費幾何，赤禍之影響於東北四省之淪亡者幾何，官軍與共匪最終之勝敗何如，引領南望，奚止杞人憂天之將墜已乎！一九二九年，國中不容吾輩安居，遁跡海外，講學於德之耶納大學年餘，於報紙中略知俄近數年設施大異曠昔，乃於返國途中，留莫利科數日，且攷察其五年計劃以來之情形，爲吾國借鑑之資。已分別記述，登諸「再生」雜誌，今復加七篇，曰十六年間之縮寫，曰一九三三之蘇俄預算，曰一九三一年史氏「六點」演說，曰一九三三年一月史氏演說，曰共產黨思想之定於一尊，曰蘇俄教育制度

譚，曰最近三年俄國教育之轉向，彙而刊之，以成茲編。凡所論述，有刻不去懷之一念，即我爲中國人是矣。以中國人論外國事，不外以本國爲立場，研究外國政局之內幕，其主持者爲誰，其意見異同如何，且以局外人之態度，評其制度之利害得失，豈有隨聲附和，而專爲之搖旗吶喊者哉？此書之所爲作者，其動機在此，他非所知矣。

一九三三年 雙十節 張君勸

史泰林治下之蘇俄 自序一

自序二

數年前之俄國，事事示人以革命之恐怖，絕無建設成績可言，自五年計劃既定，不特工業有長足進步，即其集合農場進行之速，亦出於預期之外，故俄共產黨之政績，已立於牢固不拔之基，而吾儕對於蘇俄，不可不一變其疇昔之態度。

我之觀察蘇俄，非共產主義者之立場，而我自身之立場也。所謂自身之立場，即我之所贊賞者，正爲共產主義者之所非，我之所非者，正爲共產主義者之所贊賞。譬之俄之一黨專政，我之所非者也，而共產黨人認爲革命之秘訣，即在於是。現時俄政府之於集合農場政策，採取五十對五十之比例，蓋欲合一切耕地於國營農場與集合農場之下，實爲事實之所不可能，於是但求得半之數爲已足，而聽其一半歸之私人自營，此種放棄一半之辦法，亦共產主義者之所非，而我認爲俄政府之方針漸合於人性矣。階級鬥爭，共產主義之根本理論也。自昔年中東路事件發生後，俄之宣傳標語曰，擁護俄國權利，是俄

人亦知對外之日，以國家民族爲立場，而俄國今日之國防政策，雖處處以拱衛無產階級革命爲藉口，實亦保護俄國國家權利，此亦共產主義所不願明言而吾人不能不爲之提出者也。以此之故，我下文所記，自爲吾一人之見解，與共產主義無涉，自反面言之，我之立場其爲資本主義乎，曰亦非也。資本主義之下以私人自營爲原則，其所以成立之最大理由，即爲私人自營之合於經濟原則，而免於官辦事業之腐敗，不僅如共產主義者以掠奪爲理由而加以一切抹殺之詞也。然自一二年世界市場衰落以來，歐洲之私人事業，處處停頓，或爲工廠閉歇，或爲工人解雇，於是大國中如德如英發生一不能解決之問題，即爲工人之失業，其次則以工商停頓，於是預算上歲入之數大減，而有減薪與減政之舉，歐洲財政上夙探量出爲入之原則，今亦不得不改爲量入爲出。反之如俄國者既無失業工人之患，更以資本集中於國家之手，方且處處大興土木，大開工廠，學校卒業人才，方且供不應求，絕無人浮於事之說，故俄之計劃經濟與國家社會主義，或曰國家資本主義，自有採取之理由，初不能以其出於共產政府而非之也。如吾國農業之不振，號爲以

農立國，而歲食安南暹羅之米以數萬萬兩，不應採俄集合農場之說以圖生產之增進乎？不應合少數之小農而爲大規模之經營乎？不應養成多數自耕農使其稍識有產之樂乎？此農業方針之可採者也。以工業言之，四萬萬人中之大多數，身衣外人所製之衣，（呢絨布疋）口食外人所製之食（瑞士牛乳金山橘子），乃至印報之紙，取之外國，棹上之燈，來自外國，俄人謂吾國爲歐美日本之半殖民地者，即指此也。自今以後，不應採俄之國營工業政策，大聘外國工程師，大購外國機器，而限定年月，振興基本工業，而成爲自供自給之國乎？此工業方針之可採者也。乃至俄人爲保持輸出入之平衡，以國外貿易權集中於國家之手，爲防止俄國現貨之流出，而限止外國貨物之入口，爲獎勵國家輸出品，以吸收外國現金爲訂購外國機器之資，此俄商業政策之可採者也。

我所欲爲吾人告者，俄之革命，已上建設之路，與吾國內各地殺人放火之共產黨，大異其趨，吾國內之明達人，苟不肯認識俄國之價值，不願明白俄國計畫之內容，則吾國共禍之烈，且方興未艾。爲今後自救計，厥有一語，曰採取共產主義之建設部分以毀

滅其破壞部分而已。或曰如君所言，正爲共產主義者所深惡，既舍其中心部分如階級鬥爭如一黨專政，而但採其五年計畫之成績，既不願受共產革命之犧牲，而欲但收共產革命之成果，是安可得者？應之曰：吾之所言，曲突徙薪之言也，共產黨之策略，焦頭爛額之言也，二說之孰幸孰不幸，視吾國人之政治意識如何，原非我一人所能爲力焉。

我之留俄，止數日而已，然我之注意俄事，十餘年如一日，文中所記，乃吾自身帶了問題，以求答案於俄都，非事事得之當地之聞見，昔之所以反俄者，爲其反對民治也，私政權於一黨也。今之所以贊俄者，爲其創造的成績也，爲其政策之漸合於人性也，所以贊否者，皆是非利害之公言，非黨派左袒右袒之私見也。

748.8
506
2

目 錄

自序一	一—四
自序二	一—四

插 圖

史泰林像

蘇俄革命博物館油畫之一

甲、總論	一—二六
------	------

第一、十六年間之縮寫	一
------------	---

第二、蘇聯政策之國家本位	一六
--------------	----

乙、經濟財政	二七—一〇四
--------	--------

第三、五年計畫上	二七
----------	----

目 錄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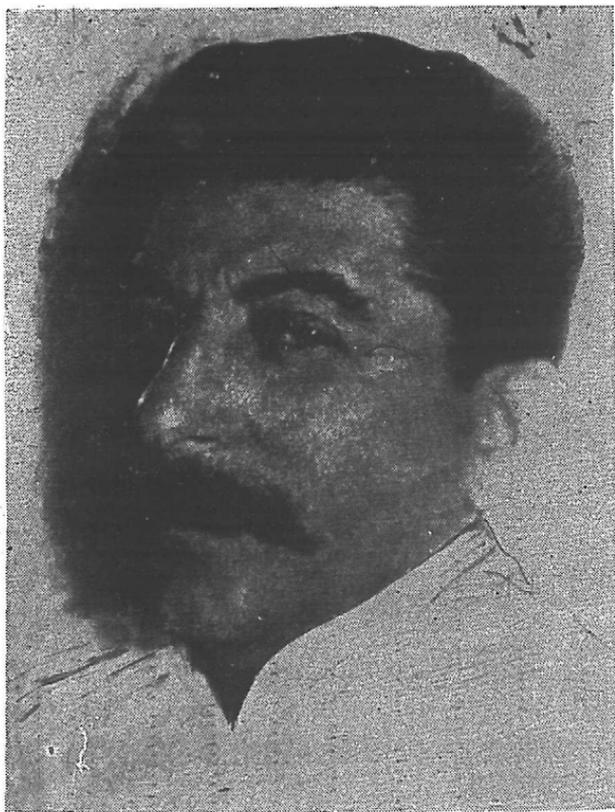
第四、五年計畫下	四二
第五、集合農場	五六
第六、國營農場	七四
第七、蘇俄制度下之私人生活	七九
第八、第二個五年計畫	八八
第九、一九三三之蘇俄預算	九五
丙、政治	一〇五—一五四
第十、階級國家或曰無產專政	一〇五
第十一、共產黨之組織	一六
第十二、近年之黨爭	二八
第十三、一九三一年史氏之「六點」演說	四二
第十四、一九三三年一月史氏之演說	四八

丁、思想與教育·····	一五五—一八六
第十五、蘇俄思想之定於一尊·····	一五五
第十六、俄國哲學界之近狀·····	一六四
第十七、蘇俄教育制度譚·····	一七〇
第十八、最近三年蘇俄教育之轉向·····	一八〇
戊、國際·····	一八七—二一四
第十九、第三國際·····	一八七
第二十、第三國際與中國革命·····	一九七
第廿一、新疆門外之鐵道網（附圖）·····	二〇五

目

錄

四



史 泰 林 像



蘇俄革命博物館油畫之一

(說明見第一七一頁)

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三
史泰林治下之蘇俄

張君勳著

甲、總論

第一、十六年間之縮寫

一九三一年之九月，自德西行，經波蘭達俄境，移行李以入俄稅關，十年來想望之蘇維埃俄羅斯，乃直接在我心目之間矣。歐美旅客數十人，多持鎗開箱，待俄關吏之檢查，而客多吏少，踰候室中一二小時，我乃繞室四顧，察其官署之構造，關吏之待外人者如何，其最引吾注目者，厥爲牆間懸列繪與史泰林之造像，列氏頭大額高，髮已盡禿，目腫不大而神采躍然，望而知爲聰明智慧之士，自頂而肩而踵，無往不表示其意志之堅定。史氏之容貌，與列寧大異，滿頭黑髮高聳，額間無英爽氣，眉宇與眼端多綉紋，



蓋善謀慮而長於應付環境之人也。吾於是默念曰，此兩人主俄國之政已及十四年，其因革命之犧牲若何乎？其革命後之成績若何乎？列寧與史氏政績之異同安在乎？由列寧而史氏，其遞嬗之關係若何乎？凡此問題，先後絡繹而起，繼而轉念及於吾國，曰我自一九一七十一月政權歸於鮑雪維幾，大亂三年而後有所謂新經濟政策，以吾國之既貧且亂，亦尚堪俄國所曾經之內憂外患乎！黨內之爭又歷四五年而後第一五年計畫頒行，以吾國之貧且亂，亦尚堪如俄國內史派與杜派之黨爭乎？嗚呼二十世紀之新政局，非所謂獨裁政治與計畫經濟乎，茲二事之創始人，不求之於列氏史氏而又何求乎？

鮑雪維幾派革命後十六年間之政局，可按其經濟政策而畫分為三期。

(第一) 戰時共產主義 (一九一七——一九二一)

(第二) 新經濟政策 (一九二一——一九二七)

(第三) 第一五年計畫 (一九二八——一九三三)

(第一期) 戰時共產主義。蒲哈林嘗有言曰：「欲求革命之勝利，惟有破壞生產事

業，反是，欲求秩序之保存，惟有不革命而已。既言革命，必有代價，正惟以此代價之故，乃能進於更上一層之新經濟生活。一時之破壞，決不足懼。世豈有要吃炒雞蛋而不打破雞蛋者乎？」（一九二一年蒲氏在第三國際之演說）國家之改造也，有革之者，有被革者，影響於國計民生者至鉅。以云雞蛋，本爲日用消耗之品，一日之內，可以破千萬個而不足惜，豈一國之內，其被革者其各個人之價值，可以視同雞蛋乎？可以視如破一雞蛋之微末乎？而鮑雪維幾派之於俄國，直視革命爲打破雞蛋之行爲。彼等自一九一七收私人工廠爲國有，廢止銀行幣制，工廠之中，資本家既取消，以工人監督委員會代之，一廠之事，由工人主政，而工程師技師反居於下位，至於薪金之額，彼此一律平等，緣是工業生產額大跌，在戰前之生產總額之價值爲五，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至一九二三年僅爲一，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政府禁絕商業，不許私人賣買，倘有私人市集，警察捕而置之獄中，然病院求牛乳於政府而不得，乃不得不購諸私人，不啻以官應而自犯法矣。政府所期於國人者，其衣食住與子女教育之費，一切取諸政府而

不必自有所給。其爲農民者，政府授以國有廠中之工業品，而彼則以有餘之穀，奉諸國家，而無所謂買與賣之營利行爲。然農人藏餘穀而不樂授於政府，致政府有派兵徵糧之舉，工業品日減，政府欲以之與農民交易而不可得，至是而列寧輩「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之社會之迷夢乃大醒矣。蒲哈林雖視革命等於破一雞蛋，然亦自述其革命以來痛苦之經驗曰：「革命中經濟組織大破壞之後，城與鄉之聯絡斷。階級戰爭開始之際，城市之生產停頓，與鄉間之交通亦因之而絕。大地主大農與銀行間之資本財政關係因之崩潰。各合作社之關係亦復如是。城與鄉無有無之往來。信用制度則掃地以盡」。讀下列二表，可以知革命初期中俄之煤鐵工業爲何如。

各煤礦產額，（單位百萬布特）

以一九一三爲標準之百分比

一九一三年	一，七一一	一〇〇
一九一八年	七〇九	三五
一九一九年	四六五	二一，八

一九二〇——二一 四七二 一八、三

一九二一——二三 六二二 二八、四

一九二二——二三 七一三 三二

一九二三——二四 九〇一 四六、四

熟鐵產額

一九一三年 二五六、八〇〇 一〇〇

一九一八年 三一、五〇〇 一一、二

一九一九年 六、九〇〇 二、六

一九二〇年 七、〇六〇 二、七

一九二一——二二 一〇、七四五 三、九

一九二二 一八、三三三 七、一

一九二三——二四 四〇、〇〇四 一五、五

史泰林治下之蘇俄

以一九一三為標準之百分比

工業品之減少，不及戰前遠甚，農產則數千萬之農人埋穀地下，蓋全國人之生計，朝不保暮，顯然矣。

(第二期)新經濟政策。「皇城」之民變既作。列寧深知欲保政權，惟有改變方針，乃於一九二一年，宣布所謂新經濟政策，(一)去徵糧而代以農稅，農人除其所繳之實物稅而有所餘，可以自由交易；(二)工廠中工人之額在二十人下者，由私人自由營業。此政策原為徵糧問題而發，然影響於全部國民生計與法制者尙有數事，曰私有財產權之承認，曰私有企業之承認，曰商人在國內之自由貿易，曰對外國之投資者，予以特許權。既有私人財產，許以自由交易矣，勢不能無交易之媒介，於是善良貨幣之議起，立國家銀行，授以發鈔之權，鈔票準備為現金，且為維持俄鈔在國際間之價格，與免現金之流於國外，乃不得不求輸出貨物之增加，圖吸收外國現金而保持俄之現貨，凡此所為，除大工業國有外，所採用者皆資本主義國之制度。

前列兩表中，已可窺見一九二一年後，煤鐵二者產額之增加，茲更舉若干貨物之產

額表。

拔野煤油產額

(百萬布特爲單位)

一九一三

四六七

一九二〇——二一

一五〇

一九二一——二二

一八四

一九二二——二三

二一八

一九二三——二四

二五三

農業機器(價值)

一九一三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一九二〇

二,八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一

三,三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二

五,二〇〇,〇〇〇

史泰林治下之蘇俄

史泰林治下之蘇俄

一九二三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化學工業產額

一九一三

二七,六〇〇,〇〇〇 (布特)

一九二〇

四,六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二

八,一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三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

鹽產額

一九一三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布特)

一九一九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〇

三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一

四四,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二

四八,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一年後貨物產額之日增，證之一切工業皆然。此時期內俄政府之注全力者，厥爲產額之復於戰前舊狀。

新經濟政策之宣佈，大有益於出產，然不免於助長資本主義之嫌。列寧氏知其然也，嘗作農稅一文以釋其故，大意謂俄國情形尙在小生產時代，(Small Commodity Production) 當戰後殘破之餘，國有工廠之所出，難以應農人之求，若於此時禁絕私人貿易，禁絕私人資本，在一方言之爲大愚，以其爲理之所不通也。在他方言之爲自殺，以國家獨占貿易權之繼續，共產黨惟有崩潰而已。列寧氏之所冀，在於生產增加之後，以國家資本主義爲過渡，最後乃達於純共產主義，雖其途徑稍曲折，然與俄國革命時所標榜之理想尙無大背。然城市有交易，富商之階級生，鄉村有交易，富農之階級起，有謂此乃背於共產主義而欲鋤去之者，杜洛斯基是也；有謂此新經濟政策之所產生，初無背於列寧主義，則史泰林之主張也。至是而兩派儼然對壘矣。

（第三期）第一五年計畫。五年計畫之本身，已詳下列各章，茲但就一九二三以至一九二七年間史氏杜氏之爭，視爲第三期之前奏而論次之。

列寧遇刺後，纏綿床第三年，此時蘇俄主席之名雖屬於列寧，而實權則平分於史泰林，杜洛斯幾，卡梅納夫，徐諾維埃夫四人之手，史氏爲共產黨總秘書，實權尤大，以支部之指揮與夫支部書記之任命，皆操諸史氏手也。杜氏於一九二四年發表「新途徑」一文，力言黨之組織，掌於一二人之非，將成爲「御用」之具，而黨員失却自發自動之力。因是除前述之富商或「新經濟人」（Zepman）富農或曰「矩辣克」Кулак二問題外，尙有所謂黨之官僚化問題，爲二氏意見異同之起點。

杜氏引列寧之言「小規模之生產，無時無刻不產生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爲出發點，而立一種方案，曰在無產國中，惟有高度之工業化，能克制數百萬技術落伍之工業，否則資本主義憑藉此種國情，將毀壞城市中之社會主義。杜氏之理想在社會主義，以大規模之工業化爲下手方法，惟其重工業而輕農業，所以黨中目之爲左派。杜氏所以責史氏者曰

：（一）史氏忘却馬克思主義之根本原則，惟造成強大之國有工業，乃能促進農業之集合化；（二）忘却以農村中之貧農爲鄉村區之社會基礎，（三）關於農業方面之希望，咸置之於「矩辣克」之身；（四）忘却農民財產權之小資產性質，是離馬克思主義而走入社會革命黨（俄代表農民之政黨）之途徑。以上四者杜氏與史氏關於農業政策之意見異同也。

杜氏之工業急進論，推而及於工業，則有下列主張：（一）抬高工人之地位；（二）發展工業，交通與電氣站，以合於全國之需要；（三）農業之技術化；（四）關於生產力，技術與工人之物質條件，不獨與資本主義國平等，應駕而上之；（五）工業化須保證國防之安全與合於戰事工業之需要；（六）社會主義的，國家的，合作社的元素，須系統的增加，以排資本主義的與資本主義以前的元素，以上六者杜氏與史氏關於工業政策之意見異同也。

杜氏政策，自條文言之，似甚明瞭，而按諸實際則大不然。蓋所謂社會主義，不離大規模之工業，史氏豈不知之，顧其所難則有在焉。俄之人民百分之八十爲農民，過於

裁抑農民，或者再生民變。且俄爲落後之國家，欲圖工業之發展不能不需資本，而俄之資本惟有求之農業，以農業之出產，易他國之機器，即俄國工業之所賴以擴充也，如是獎勵農業亦即所以促進工業化之一道。然在反對黨之杜氏，則以種種名詞加諸史氏，曰袒護資本主義，曰縱容資產階級，推至其極而言之，一爲革命，一爲反革命，則始之本爲程度之微異者，最後則爲齟齬之不同器矣。

兩氏之爭，始於一九二三，其間有左右袒不常之二人，曰卡梅納夫曰徐諾維埃夫，杜氏「新塗徑」之初發表也，卡氏徐氏嘗黨史氏以排杜氏，直名杜氏爲孟雪維幾主義者，以明其本與鮑雪維幾派不相容，自一九二五至二七年，黨內更生對於世界革命之態度與社會主義能否獨在俄一國內建設之爭，卡氏徐氏則袒史氏而反杜氏。黨中以三人不守黨紀爲由，決議開除黨籍，卡氏徐氏旋遞悔過書，而杜氏堅持不撓，卒被流戍於土耳其斯坦之阿媽阿他，及二載後走土耳其與西歐，而長爲海外寓公。自是以後，史氏統一黨權，即工農政策方面，亦無敢與之持異同之見者，而第一五年計畫乃漸進而實現矣。

蓋自其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七之經過言之，政策之爭，無居於第三者之民意機關爲之判斷，流而爲黨內領袖意見之不同，其最後之解決，惟有以此排彼或以彼排此，則獨裁政治號爲靈敏而有不靈敏之日，此類是矣。

自一九二八年後，蘇俄儼爲史泰林政策下之蘇俄。其與列寧時代特異者，厥爲史氏之對外方針。蘇俄十一月革命後，方及一載，而德意志共和國繼之，他若匈牙利，拔伐利亦嘗受蘇俄之煽惑，俄人以爲世界革命之大業，定可實現於年月之內，所恃以鼓動全世界之勞動民衆者，有第三國際。及一九二一年德之三月革命失敗，俄人乃移其心力於東亞，而國民黨有所謂聯俄容共之策，時則猶守列寧之規矩而不敢稍逾越也。近年史氏之言論，雖有抵禦資本主義國來攻之言，而絕不提世界革命四字，「鮑雪維幾主義之歷史」著作者維勝寶氏嘗有言曰：「自一九二八年以來，俄已放棄對於勞動運動與殖民地民族運動之推進。（詳見本書「第三國際」一章中）史氏不徒放棄「世界革命」方針，且進而與各國訂立互不侵犯條約，是僅僅以世界衆國之一自居而已，遠不若列寧時之傲然自居

人上，非史氏之不樂推翻現狀也，勢有不可得也。此史氏之異於列寧者，一杜洛斯幾氏於其「俄國之真相」中，有蘇聯與國際資本主義的經濟一節。其言曰：『在此兩相仇視之社會體系——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中，二者勝敗之數，決之於二者中勞動之生產力之比較。生產力之比較，在市場情況之下，又決於國內物價與世界物價之比較。此乃列寧於其最後演說中所以以俄國市場與國際市場競賽之說警告吾黨也。惟如是，蒲哈林氏以為向於社會主義之進行，緩急可以一階已意者，乃小資產階級兒嬉之言也』。杜氏又曰：『以吾輩之希望，置之於孤立之社會主義的發展中，且謂俄國發展之遲速，可以脫離世界經濟而任意決定者，乃紊亂吾人全部視縷者也』。由杜氏言觀之，可以知其念念不忘世界經濟，雖杜氏未嘗有一國不能單獨建設社會主義之明言，然因其太注意外界之故，提出俄國加速度之工業化之說，轉予人以『蜀道難』之感想，反之史氏抱定一國之內可以單獨建設社會主義之宗旨，而工業計畫成矣，而農村集合化矣。此史氏之異於杜氏者二。若是乎史氏於其前輩列寧氏之「世界革命」策，毅然改途而不以為意，其於同輩杜氏之側

重世界經濟而忘國內經濟之自立者，毅然與之決裂而不以爲意，則謂一九二八以後之俄國爲「史泰林治下之俄國」，誰曰不宜乎？

然吾人之推崇史氏，初非效吾國之幹部派杜氏派之所爲，而於二氏間有所軒輊。以史氏與杜氏較，見解之透澈，理論之一貫，史氏不如杜氏遠甚，其把持政權之手腕與應付環境之策略，則杜氏不如史氏。有詬史氏者，謂史氏所施行，大部皆竊取杜氏所嘗言。然此何足爲史氏病，益見二氏之意見之歧出，初不關乎宗旨，而在乎實行之步驟，其卒至於分裂者，兩氏之性格爲之也。

更有言者，初入俄境之際，我之思想，纏繞於列寧與史氏之旁而不自己，及留俄都數日，乃知列氏史氏所以成此大功者，自有爲其後援之民衆。全國人心目中，咸覺有一大事在，全國人咸覺有無窮希望橫於其前，全國人張脈僨興，構成社會上之緊張空氣，全國人節衣縮食，犧牲一己安樂，爲全民族奮鬥。嗚呼，我非共產黨人，然對於此種「衝鋒陷陣」的調子，（*Sturm Tempo*）惟有傾倒而已。

第二、蘇聯政策之國家本位

大學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人意有所專注，斯蔽隨之而生，事物本有多方面，今但見其一面而不見其他面，於他人之見及其他面者，則多方詛罵之。何也，平心靜氣以觀察事物相反之兩方者，誠不易得也。本此義言之，世界但有國家之一面，而無國際之他面得乎，有國際之一面而無國家之他面得乎。據共產黨第三國際之策略與共產黨所奉為政治的聖經之列寧所著「國家與革命」中之國家死亡論，因而謂俄人心中目只知有國際，不知有國家者，實大謬見也。

凡一民族之生存，以國家觀念為根據者次之，以國家事實為根據者，乃居第一位。德意志居歐洲之中，強敵環伺，稍一鬆懈，國家之滅亡隨之，故其所頃刻不忘者，以國家觀念鍛練國民是也。若夫斯拉夫族之俄國，地理上本為一單位，非外族所得侵入，拿

破命嘗攻之而不克，世所共知也。一九一九與一九二〇年，英攻於歐俄之北，法進兵黑海之旁，俄人以逸待勞，卒驅而去之，因是俄與列強斷商業交通者數年，然俄人以國內之貨供國內之需，所以自存者依然自若，若以英德兩國處此境地，則非早樹降旗不可矣。凡此天造地設之境，可以使俄人關門閉戶，以試驗其心所嚮往之改制，不特試驗於內而已焉，且明標世界革命之說，而人莫如之何，此吾所謂國家事實遠在國家觀念之上也。有國家事實者則民族觀念與國家本位之思想自隨而俱至，有國家觀念者，則以事實上保護之薄弱，不能不借助於思想，以造成一種精神上之屏蔽而已。

吾人以國家本位四字，說明蘇聯之立場，黨於蘇聯者必聞而深惡，以爲此乃對於共產主義與第三國際之侮辱也。先舉列寧書中之言，乃進而伸吾說。

吾達俄都後，乃識列寧所著「國家與革命」一書之重要，此書有一副名，曰「馬克思主義之國家論與革命中無產階級之任務」，列寧屬稿之際，距十月革命之成功尙有二月，然其心中所欲建設之改制，若剝奪有產階級之權利，若廢止議會而代以中央執行委

員會，皆已具於其中，故謂陸克之「政府論」爲英國議會政治之基本典籍，則列寧之「國家與革命」爲共產主義者政治主張之基本典籍，更無疑義矣。

平日政治學者下國家之定義曰：人類團體在某領土上立於政府組織之下者也。馬克主義者反是，曰國家者，階級統治之機關也，或曰國家者階級衝突不能調和之產物或表示也。普通政治學者之所見，爲國家之共同方面爲平衡狀態；馬克主義者所見，爲國家之分異方面爲破裂狀態。譬之外患侵入之日，全國人民一致禦侮，義務教育制度之下，無論貧富貴賤一律入學，是有何階級差別之可言，有何階級不能調和之可言。雖然，社會黨人所深惡而痛疾者有三，曰官吏，曰警察，曰軍隊，蓋國中稍有事故，權力所賴以表現者，即此三者是也。彼等專自此方面以說明國家之特質，故但見國家之惡而不見國家之善。列寧氏於其書中引恩格爾斯之言曰：

國家者，非自外面強加於社會之權力，亦非黑格爾氏所謂道德的意典之實在。質言之，國家者，乃在進化之某階段上社會自身之產物也。國家之存在，不啻自行承認社會

中有不可調和之衝突，雖欲祛除之，而苦於無法者也。此衝突，換言之，此利害懸絕之階級，若相循於爭奪之中，則其自身之精力且消耗以盡，故須有權力焉，立於社會之上，以緩和此爭競，以範圍社會於秩序之中，不知此自社會中產生之權力，立於社會上之權力，竟易而爲分離自外（*Entfremdende*）之權力，即國家是也。

國家之職掌，在於範圍社會於秩序之中，是恩氏已自知之，然國家爲人類團體不可缺之組織，非恩氏所承認焉。下文一段，恩氏根據歷史事實，說明國家爲甲階級壓制乙階級之具，尤爲明顯。

國家者，由於謀所以箝制階級衝突之需要而產生。惟國家生於階級爭鬥之中，故所謂國家，實即經濟上統治階級之國家，而此經濟上統治階級因國家之故，變爲政治上之統治階級，且採用其他新方法以壓迫此被壓階級。故不特古代國家與封建國家爲榨取奴隸與農奴之機關，即近代代議制之國家，亦爲資本榨取勞力之工具也。

恩氏亦自知以壓迫以榨取說明國家之不當，以例外口氣下一轉語曰：

歷史上亦有某時代中，平日鬥爭之階級，幾達於平衡之境，則國家對於各階級居於一不偏不倚之中間人之地位。

平日政治學者視國家之地位常爲不偏不倚之中間人，恩氏則以爲此乃歷史上之例外，然此例外之承認，已足以證國家爲壓迫工具說之非絕對真理矣。

恩氏雖有此對於國家讓步之辭，然共產黨人共同之信仰，每曰國家者資本家之工具也，凡可以妨害國家之行動者，無一非共產黨之所贊同。當敵國外患發生之日，有創爲一致對外之說者，彼則曰，是好戰論者之口調也。釀成內亂以推倒現狀，尤爲彼等之所歡欣，若有以外禦其侮之說勸阻之者，彼等必答曰，君乃資本家之走狗也。因此階級論之立場，乃得一絕不相同之國家觀，雖謂共產主義者之心目中，祇知有階級，不知有國家可也。

彼等既以壓迫之具視國家，以爲必待生產工具歸國家公有之日，而後資本家失所憑藉，而後壓制之權力隨而消滅，彼等名此壓迫權之消滅曰國家之死亡。錄列寧書中舉恩

氏之言如下：

無產階級搶奪國家權力，改造生產工具爲國有財產。因是無產者自取消其爲無產者，同時取消一切階級區別階級衝突，且取消國家之所以爲國家。階級衝突之社會中，自有國家存在之必要，此國家即掠奪階級之組織，所以維持其外部的生產條件，亦所以使此被壓階級永遠沈淪於現存壓迫條件之下而未由自拔。國家者，在表面上言之，爲全社會之公式代表，按其實際言之，僅爲某階級之國家，古代則奴隸所有主之國家也，中古則閥閱之國家也，現代則資產階級之國家也。假令國家真成爲全社會之代表，於是國家自身亦成爲贅疣。如是既無受人壓制之階級，且階級統治與因生產界之無政府而生之鬥爭中之衝突，亦歸於烏有，夫既無可以壓迫者，斯壓迫之權力——即國家——亦可不必需要矣。國家成爲全社會之真正代表之第一行爲——奪取生產工具而歸於公有——亦即爲國家之最後一次之獨立行爲。生產工具歸於公有之後，國家權力對於社會上各方面亦已無干涉之必要，則國家入於睡眠中矣。昔日國家所有事者，爲對人

之統治，今後爲對物之管理，或曰生產方法之處理。如是，國家非爲人所廢止，乃死亡也。

此所云云，謂國家有死亡之一日，乃治政治學者，聞所未聞之言也。蓋國家之爲體，不離乎民族，民族之語言，歷史與習俗各各不同，故民族之對峙一日不消滅，即國家一日不死亡。若夫軍隊，警察與監獄，不過統治之具，豈能以其所託之名義爲國家，而遂亦以國家目之哉。蓋恩氏文中多用歧義之名，乃併國家與國家機關爲一譚矣。

凡上所云，皆馬氏恩氏與夫方今共產黨之理論，所謂「議論安敢到」者也。然吾所聞於俄都者，不特狹義之國家未嘗死亡，即廣義之國家亦復未嘗死亡。豈惟國家不死亡而已哉，其地位且日益鞏固矣。證之於俄之軍事外交與經濟而知之。

凡入俄都者，無不聞俄人口中資本國家且夕進攻之語，正惟以資本國進攻之宣傳日益普及，而後國民之國防熱亦尤猛進，某日午後與吾國使館人員在運動場上觀俄人練習電機自轉車，空中復有飛機翱翔上下，友人云吾但見俄之準備攻人，豈有他國來攻之說

哉！此一語道破俄人熱心軍備之言也。昔年中俄兩軍相持於滿洲里綏芬河，我嘗目擊兩軍交綏之狀，時俄紅軍散布傳單，要求東路俄人罷工，明言收回俄國國家權利。此吾之見聞與馬氏恩氏之階級立場與其所謂國家死亡說相反者一也。

一九三一年三月八日俄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氏演說，報告蘇聯與外國之關係，曰自一九三〇年之中，俄德關係轉為親善，此為可喜之一端，曰兩年以來，俄對意之關係，向於平善，曰俄法關係間實有多少影響世界和平之危險，曰俄波關係間缺憾甚多，此俄國對德法諸國之關係中，莫氏不以階級為立場，而就一國全體對他國全體上立論者何耶？蓋國家之為國家，因其有所對待而後生，此對待之形一日不變，即國家之為體，一日不能撥除於人類意識之外，此吾之見聞與馬氏恩氏之階級立場與其國家死亡說不相符者二也。

今俄人為增進俄之工業化，不得不多購外國機器，於是竭力輸出糧食煤油與雞蛋，以期吸收外國現金，為購置機器之用，是明明以俄為一經濟單位，以其他國為另一經濟

單位，換詞言之，以俄國爲一造，而以他國爲對待之造，其經濟上出入之差，明以本國爲主，他國爲客也。此吾之聞見與馬氏恩氏之階級立場與其國家死亡說不相合者三也。

自此三事觀之，蘇聯大政策，實以國家爲本位。顧其所以教吾國人，或吾國人之爲蘇聯宣傳者，每曰但知有階級，不知有國家，一若，俄聯政府獨可以國家爲政策之本位，而他人稍涉國家或愛國二字，便爲帝國主義或資本家之走狗，非所謂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者耶？

吾知共產黨人必答我曰，社會革命未成以來，國家爲資產階級所操縱，故不當提倡國家本位說，及社會革命既成，國家爲勞動階級所有，故當提倡國家本位說以鞏固之。以吾人觀之，國家者，國民之公共組織體也，不因社會革命而異其性質，俄革命前，與英法德日等相對待，處處以維持俄國權利爲政策，俄革命後，其所對待者，仍爲英法德日，亦處處以維持俄國權利爲政策，內部富力分配之變更，與國家之對外關係何涉哉。階級說者，共產革命之手段也，非科學界之真理也。如俄國地理上之優勝，其地位之穩固，

遠非他國所能及，雖持階級之說以倒政府，而無礙於俄國領土之完整，若地理上之形勢不如俄，而國民之國家觀念素薄弱者，日以階級說強聒於國人之前，直自亡其國自亡其種耳，何社會改造之可言哉。

乙、經濟財政

第三、五年計畫上

我自西歐之德國，東行而達俄國，在此兩國間所得之聞見，完全相反。德自一九三一夏間，數月之內政府緊縮開支者二三次，官吏減薪，科學研究所關門，而俄則大興土木；德遍地皆失業工人，且流爲乞丐，俄則據莫洛托夫所言，已無所謂失業業者；在德旅行時，雖見工廠林立，而煙突中不見有煙上騰，俄則到處聞人譚新設工廠，曰某汽車廠每年能造汽車或重載車十四萬架，曰某化學廠每年能出肥田粉三十萬噸，曰某鍊鋼廠每年能製鐵四百萬噸，質言之，一興盛，一衰敗，此兩方情形之絕不相同者也。

所以一盛一衰之故，暫不細論，就其表面言之，德爲資本主義之國。貨物銷售，與世界市場互爲消長，世界市場之不振，延而爲德國商業之不振。至於俄自實行共產以來，久與各工商國斷絕往還，自一九二八後勵行其五年計畫，竭盡本國之地力勞力與資本

，以促進俄之落後之工業，惟其有廣大之天然富源與多量之消費者，因而就本國範圍內立定自生產自消費之計畫，而自有迴旋之餘地。俄五年計畫之所以能實行，實以此天然因素爲基礎。

鮑雪維幾政府成立，經濟界趨於大混亂者數年。自一九二一年新經濟政策頒行，工農二者之生產，乃漸復於戰前之水準。此時俄之國力尙未恢復，不免有依賴外國之心理，故列寧所發表之政策中，以獎勵外人投資爲入手方法。一九二四英之麥克洞納內閣成立，提議貸鉅款於俄，俄色然以喜，未幾保守黨之包爾溫代之，推翻麥氏與俄接近政策，俄人乃知外國借款之無望，退而自謀以本國力量開發本國經濟之策，此一九二七年間事也。

五年計畫初次擬訂之際，俄人斤斤以失敗爲慮，試觀其兩次所公佈之數字，可以知俄人之謀定而後動者何如。

一九二七年俄所希望之生產率增加之百分比。

一九二七——二八……………一六·三

一九二八——二九……………一三·一

一九二九——三〇……………一三·七

一九三〇——三一……………一〇·五

一九三一——三二……………一〇·五

以上爲百分比之漸減數，而一九二八年最後決定之數字，則爲漸增數。

一九二八——二九……………二一·九

一九二九——三〇……………二〇·二

一九三〇——三一……………二一·八

一九三一——三二……………二二·六

一九三二——三三……………二二·六

自經過四年後之情形觀之，現時所達到之比例，且在其計畫局所預想之上，蓋爲俄

人始願所不及者也。

聞五年計畫原文，共三冊，千六百頁，我未嘗得見，即見之，恐滿紙數字，令人昏昏欲睡。茲但摘原文中關於工農二項之要點，若夫交通機關之擴充，合作社之擴充，人口增加數，識字者增加數，暫付闕如。

美人胡佛氏 (Calvin B. Hoover) 嘗留俄三年，爲蘇聯社會科學會研究員，本其研究所得，著蘇俄經濟一書，其書中嘗將千六百頁之內容，摘爲五頁，茲但就其工農兩項譯之，以見概略。

第一 工業

全部資本資源應增加百分之八二，新資本之投下者，應增百分之二二八。國民所得應增百分之一〇三。電氣化，就資本資源言之，視第一年計畫，應增百分之四二五，就電力出產言之，應增百分之三三六。工業之重要基金應增百分之二二一，工業之總產額應增百分之一三六。

工業方面之國民所得之比例，應自百分之三一·六，增加而為百分之三四·二。全部資本投下額中，其工業方面投資之百分比，應自百分之二三·七增至百分之二六·二。關於生產工具之生產，應在全體生產額中，由百分之四〇·三進而為百分之四七·八，消費品應自百分之五九·七降而為五二·二。煤產額應視戰前產額，增加為百分之二五九·五。油產額應視戰前產額，增加為百分二三三·三。泥炭產額應增為百分之一〇〇〇。生鐵應增為百分之二二八·一。農業機器應增為百分之七四三·三。磷質肥料應增為百分之一七八五。關於消費品之生產，棉紗應視戰前額，增為百分之二二八·八。糖應增為百分之二〇一，六。

格勞休（俄人之衣着）應增爲百分之二六七·九。

一切工業之總產額，應視一九二七—二八年之一三，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進而爲一九三二—三三年之四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故總生產之每年價值，在五年計畫完成之日，增加一倍。（文中所謂資本資源與國
民所得之意義詳下篇）

第二、農業

農業方面之增加額，不如工業方面之突飛。資本資源應增加百分之三五。總生產應增加百分之五五。產額之在市場出賣部分應增百分之一〇五。麥糧產額中之社會所有部分，（指國營農場與集合農場言之），應增加百分之六五二·四。集合農場之麥糧產額，應增百分之一〇三〇·〇。

全部耕種面積，應自一九一三年耕種面積百分之九九·一，增加爲戰前面積百分之一二一。麥糧之耕種面積應增爲百分之一〇八·五，棉花與糖蘿蔔之耕種面積應增爲百分之二一四·五。生畜額應視一九一二年之數增爲一三三·七。麥糧之產額，應視戰前

增加爲百分之二二九·五。棉花之產額，視戰前增加爲百分之二五六·四。蠶之產額應增爲百分之一三六·五，糖蘿蔔之產額應增爲用分之一七九·八。農產物之全部價值，按戰前價格，應視戰前產額增爲百分之一六一·九。

以上乾燥無味之數字與百分比，絕不能表現此項計畫之險阻艱難於萬一。試舉數點言之，數百萬萬盧布，從何籌措，一也；所需要之技師，一百二十萬人，從何養成二也；一切工業不能無發動機，不能缺少鋼鐵，不能不備機器，數者先後稍有差池，便生青黃不接之弊三也。質言之，秦始皇之長城，隋帝之運河與夫希臘不立克爾時代之建築，與五年計畫較，其工作之難易，不可道里計矣。

一九三一年在德之日，頗聞各方討論五年計畫之成敗問題。法國實業家訪俄後之結論，謂此計畫之成功，已無疑問。德國社會民主黨哥茲幾氏評俄之五年計畫，與其昔年之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之論同，蓋不免第二國際對於第三國際之嫉妬。吾人局外平情論事，但見工廠之增加，工業品之製成，與夫農產品之產生，皆爲一件一件之真實事實，豈復

旁觀評論所得而任意顛倒乎。

以云預定之數字與每年之成績，自有不符之處，此不得謂爲全局之失敗，以第一年成績言之，煤之產額本應增加百分之一六·一，而實際之增額，則爲一二·五，鋼之增額應爲一八·四，而實際上之增額，則爲一三·五，燐之增額應爲百分之七，四而實際上則爲二一，更以消費品品質惡劣之故，名爲有貨而實等於無貨，杜洛斯幾氏嘗評之曰：外國鉛筆一枝，可用數月，而俄之鉛筆四五枝，尙不能用至一月，即此意也。然苛責之言雖非絕無，而大體上不能不謂爲成績卓著矣。

一九三一年六七月間，在德讀經濟學大家奧本海梅（Openheimer）一文，題曰『五年計劃能否成功？』，其開宗明義之言曰：『友人勸余往俄一遊，以攷察俄之經濟情形，然余所知者爲經濟而非技術，惟其爲經濟，但取簡單之統計數字，可以加以判斷，而不容作此跋涉之遊。』奧氏引埃及之金字塔爲例，曰絕大之工程，古今不少見，所當問者則所投之資金，與所造成之貨物，是否相爲比例。其言外之意，謂工廠之造成與機

器之裝置，皆非難事。所難者則所消費之資金，將何道以取償，萬一資金無取償之途，則五年計劃在技術上縱令成功，而在經濟上則爲失敗。然以我觀之，奧氏之論以貨物之賣買爲前提，以出入相抵爲前提，是爲古典學派之言，與俄國經濟之以滿足消費爲目的者，不可相提並論，故奧氏之言，謂爲文不對題可矣。

吾於五年計畫之成敗問題，竊袒蘇俄當局之論。蓋工廠之建設，在奧氏亦謂技術方面，不能不謂爲成功之一點，其次則物品既已造成，能供給國民之需要，是亦經濟上之事實，而不容否認者，且俄更能以內地之農產品銷售於歐，使歐洲市場爲之震撼，此尤爲俄內力充實之表示。此三者既爲歷史上之事實，非復人力所能變更，縱令他年俄之封鎖狀態停止後，不知其經濟上復作何狀，但就今日言之，俄已爲自足自給之國，爲世界經濟史上開一新局面矣。錄俄財政總長莫洛托夫之報告如下。

五年計劃第一第二年之成績

	原提議之增額	絕對增額	對於預期標準之百分比
國民所得	五八·三	五九·五	一〇二
國家預算	一七·〇	二一·〇	一二四
社會所有事業中基 本的資本投下額	一二·七	一三·八	一二四
社會所有工業之 全部產額	二九·三	三〇·五	一〇四
以上以十萬萬盧布爲單位			
耕種地之面積	二三九·〇	二四五·八	一〇三
以上以百萬畝爲單位			
市場販賣之 糧食產額	二二一·二	二六七·三	一二一
以上以百斤爲單位			
運輸貨物	三五〇·九	四〇九·二	一一七
以上以噸爲單位			

馬氏提出此項統計字數之前，列舉第一第二兩年之最大成績有四：一曰社會主義之建設按計劃進行，二曰俄國內無一失業工人，三曰糧食問題之解決，四曰農民群眾之加入集合農場，分而言之為四事，合而言之，則同一五年計劃之成功而已。

俄國文化社所贈雜誌第二卷第一期中所列之統計表，與馬氏報告內容略異，以每項產品為單位，尤為明顯。再錄之如下：

	五年計畫所定之標準	達到之成績	超過原定計畫之百分比
一. 煤	七五·〇	一三〇·〇	一七三·三
二. 煤油	二一·七	四一·〇	一八八·九
三. 鍊鋼鐵	一一·七	二二·〇	一七〇·九
四. 泥炭	一三·七	三三·〇	二四〇·九
五. 生鐵	一〇·〇	一七·〇	一七〇·〇
六. 銅	一〇·四	二〇·〇	一九二·三

史泰林治下之蘇俄

三八

七. 熟鐵

八・〇

一五・〇

一八七・五

以上以百萬噸爲單位

八. 銅 (以千噸爲單位)

八四・五

二六五・〇

三一三・六

九. 水門汀 (以百萬磅爲單位)

四・〇

一〇〇・〇

二五〇・〇

十. 瓦 (以十萬片爲單位)

・〇

二〇・〇

四三三・三

十一. 機孕 (以千架爲單位)

五三・〇

一五〇・〇

二八〇・〇

十二. 自動車 (以千架爲單位)

一〇五・〇

二〇〇・〇

一九〇・五

十三. 電機工業 (以百萬盧布爲單位)

八九六・〇

四二六〇・〇

四七五・六

十四. 電力 (以十萬萬基羅瓦脫爲單位)

二二・〇

三三・〇

一五〇・〇

十五. 機器製造 (以百萬盧布爲單位)

二・一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

二八五・七

十六. 耕田機器 (以百萬盧布爲單位)

六一〇・〇

二〇〇〇・〇

三二七・八

十七. 皮靴 (以百萬雙爲單位)

八〇・〇

一九〇・〇

二三七・五

就大體言之，每種貨物之數目，除極少數外，無不超過預定計畫之規定額。共產黨每於攷成之期，明白警告全國工人，曰某物落後幾何，曰某物落後幾何，可以證其無時無刻不以此事爲念。各工廠中實行所謂社會主義的競爭，工作之超於預定數字或短於預定年月者，則國家給予獎金。墨司哥之阿馬（Amo）公司之工作，視原定數字，多百分之三，得獎七十五萬盧布，爲工人造宿舍之用。伊利次冶金公司將第二年之工作，提早於九月間完成，其出品之價值爲五千八百萬盧布，於是伊廠中工人四人技師四人得獎學金若干遊學外國。其他工廠工人之不及格者，亦宣布其名字，以示貶抑之意。其所以獎勵工人之工作者，常以世界紀錄爲標準。各國中修理火車頭之時間，以日本爲最速，俄人乃懸賞，謂修理車頭視日本更速者，由國家給予獎賞，其後果得若干人修理車頭完成之時間，視日本少三時。此種爭先恐後之工人，特美其名曰驚人隊（Shock brigade），且遍登報紙，俾全國工廠咸得聞之。

五年計畫之偉大，決非紙面上所能形容。設想吾人自辦一工廠，自定計畫，打圖樣

，建房屋，聘工程師，招工人以至擇日開工，其間苦心焦思之日幾何。自一廠而推之於百廠千廠，則其心力之勞費，亦應之而增。況乎耳目易及於一廠，難遍於全國，甲廠之成績，有不副所期者，則乙廠之工作，因而阻遲，豈非一廠之設計，尙可以一廠爲限，至若全國工業之設計，於甲乙丙丁等廠之聯絡，更不可不預爲計及，故其工作之繁重，千百倍於一廠之成立矣。第一，先就資本言之，俄之國有工業之投資，雖由國家銀行供應，然發鈔過多，則幣價縮而物價上騰，此俄人所焦慮者一也。俄非工業發達之國，故大機器非購自外國不可，然連無限之現金以至外國，爲俄所不許，此俄人所焦慮者二也。前既言之，五年計畫內需要技師一百二十萬人，當工作開始時，只有技師三十萬，缺少九十萬人。於是各中等工業學校與工業專門學校窮日夜之力以造成之，畢業年限由四年縮爲二年，其他各種學校無不因此富有職業教育之性質，此俄人所焦思者三也。乃至精巧工人之數，亦感缺乏，據云一九三〇年之調查，俄所現有者，不過一百六十萬人，以後所需增加之數爲五十萬人，而一年內所能造成者至多三萬人，於是有議輸入德美精

巧工人以代之者，至其最後解決之法，迄今尙無所聞，此俄人所焦思者四也。俄雖處此種種困難之中，猶能獨運匠心設謀定計，且以堅忍之力克制之，在吾儕窮國亂國之人觀之，安忍加以指摘，惟有讚嘆耳。

第四、五年計畫下

蘇俄五年計畫何以能實行，其資金何自而來，此吾所最注意之問題也。然此問題非純爲資本問題，實與蘇俄政治息息相關。哥林哥 *Crinko* 嘗云，五年計畫之大前提有七：第一無產專政之成立；第二，土地，工廠，鐵道，銀行之國有；第三，外國商務關係，由政府獨占；第四，農民中剝奪階級之限制；第五，蘇維埃經濟制度下所以待遇無產者，農民等等，與其他國家不同；第六，多數羣衆參加於社會主義的經濟之熱心；第七，國家，共產黨，勞動組合，以下逮於報紙學校集合其心力而出於一塗。此七項者，簡單言之，不外共產革命，共產革命不實行，則五年計畫亦遂無望，其意謂不爲共產黨之破壞者，不能實行共產黨之建設。吾人之意，能學蘇俄之破壞者，不必能學蘇俄之建設，學蘇俄之建設者，不必定出於蘇俄之破壞，自十一月革命以至新經濟政策之成立，其間經四年大混亂之時期，俄在地理上可以閉關自守，故雖混亂而不至害及國家之生存，

他國地理形勢不如俄者，何能亦步亦趨而不計及其利害得失之影響乎。故善學俄者，當力追俄國之建設，而免其破壞，則五年計畫之資金問題，乃建設之總關鍵，故另爲專篇以研究之。

據哥林哥所言，五年計畫內所投下之資本，爲六百四十萬萬。即（六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其分攤於農工商交通各業者如下：

a. 工業

一六・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b. 長距離發電機

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c. 交通機關

九・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d. 農業

二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更就他書觀之，第一年已投之資爲八・六四二・〇〇〇・〇〇〇，第二年已投之資爲一四・四九二・〇〇〇・〇〇〇，第三年應投之資爲一七・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第四年應投之資爲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第五年之數目未確定，合五年計

之，恐其總數須超哥氏所云六百四十萬萬之上。此六百四十萬萬之數，俄人安從而籌措乎。

一國資金之來源安在，曰人民之勞力，以勞力造成貨物，以貨物構成國富，此國富所由構成之通常軌道也。各人從事於勞力，從事於生產，乃有工資或薪水之所入，是之謂國民所得（National income）各人不能無衣食住與仰事俯育之資，故國民所得中須扣去各人之消費，除消費之外，而尚有所餘，以之存入銀行貯蓄，以之購買機器，擴充農工商業，則國中之資本資源（Capital Resources）因而擴充，而明年以降之全國生產力又因而增進。如是一國資金之由來，由勞力而生國民所得，由國民所得而有貯蓄，由貯蓄以構成資本資源，如是而已。

今蘇俄全國人民，無一人不從事於勞動，是即無一人不從事於生產，無一人不促成國富之增加。政府設爲法律以裁抑不勞而食之民者無論矣，其已從事於勞動者，相約於星期六下午半日，專爲國家工作，不領工資，是國家不出酬報而無形中獲得富力矣。上

文所云獎金之法，不徒強人民以勞力焉，同時使其勞力之效率發揮至於極度。大學所謂『生者之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者之舒』之義，於蘇俄完全實現矣。

據胡佛氏所調查投資與國民所得之比例：

一九二八——二九

國民所得

二八·五三四·〇〇〇·〇〇〇

新資本投下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比例

百分之二七

一九二九——三〇

國民所得

三四·三六三·〇〇〇·〇〇〇

新資本投下

一〇·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比例

百分之三〇·

此國民所得，即國民勞力後之進款也，此進款之中，提出若干成，爲下年之投資，

是即國民消費外之盈餘也。胡佛氏書尚有表一張，叙明俄國之資本資源幾何，每年之折耗幾何，新投下之資本幾何。俄國國富增進之速度，瞭然在目矣。錄之如下：

俄國資本資源，投資及折耗表（以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爲單位）

事業種類	一九二八——二九		一九二九——三〇	
	折耗	投資	折耗	投資
工業	四八九	二,三〇四	五五四	四,五四四
電氣業	四八	四三二	六九	八一〇
農業	二,〇六七	二,九六三	二,二一九	三,八七四
運輸	四三一	一,三三八	四六五	二,二五二
交通	二一	六二	一六	一三〇
商業倉庫農事機器	三三	二九六	四九	七五九
公共教育	三四	二七三	三七	六五七
公共衛生	一八	一〇三	一九	一七三
行政	七	六七	九	八
自治團體經濟	五	二四九	三	四三
		二,三八九		二,七〇〇

城市造屋 三七七 五五五 二,五八八 三八一 七九二 二,九九九

全部事業 三六四 八,六四二 七四,五〇一 三,八三〇 一四,四九二 八五,一六三

以上中之國有部分 一,三九九 五,二九〇 三六,八〇二 一,四八九 一〇,二九三 四七,六〇六

合作社部分 六五 四七一 一,五〇四 九五 一,二六八 二,六七七

私人部分 二,三〇〇 二,八八一 三四,一九五 二,二四六 二,九三二 三四,八八〇

以上中之生產資源 一,九三三 四,四〇二 二九,八六九 二,〇五一 七,七八四 三五,六〇二

分配資源 四七九 一,六八六 一三,九九四 五三〇 三,二四一 一六,六〇五

消費資源 一,二二三 二,四九四 三〇,六三八 一,二四九 三,五六七 三三,九二五

上表中不獨蘇俄注重之實業可以窺見，即各實業中國有部分幾何，合作社部分幾何，私人部分幾何，一一如數家珍，國有部分自居於最高額，以其為社會主義之國家也。由此觀之，除全國人努力於勞動外無第二生財之道，無第二增加國富之法，舍此而徒聽美西方之富力者，皆僥倖心也，皆待天雨金之類也。此勞力所生之所得中，則以移作擴充事業之資本為第一目的。故據哥哥林云，五年內全部國民所得為一七五，二〇〇，〇

○○，○○○盧布，而其投下於事業之資本，可得五三，五○○，○○○，○○○盧布，約占百分之三十，則俄國人之節衣縮食，專心造成資本者爲何如，可想見矣。

上文以國民所得爲國富之第一源泉，此就國內藏富之總體言也。若夫全國工廠風起雲湧，具體上資金之籌措法有四：

第一、各事業內部之盈餘，如一九二九——三〇度各事業應撥出二，四三〇，○○○，○○○爲新資本。此中一，三六五，○○○，○○○，本爲各事業應交納於國庫之數，今移爲補助實業之用，此外再加以預算中撥出補助實業之款三二七，○○○，○○○，一九二九年——三〇年更指定二六九，○○○，○○○盧布爲對於各實業之長期信用借款。此款由各實業按其盈餘之比例交納，以構成一長期信用借款基金，經由實業與電氣長期信用借款銀行之手而分配之。

第二、蘇聯政府，各共和國政府，地方政府，各有其補助農工業投資之款。

第三、政府更爲各種實業預備一種短期信用借款二七五，○○○，○○○。

第四、由社會保險項下，籌畫大宗款項，爲人民建造住宅。

俄政府以沒收私人土地銀行工廠之故，握有巨額之動產不動產以爲基礎以資周轉，上文所云之四種來源，蓋就此項基礎上加以擴充，與其他資本主義之國家，自不可同日而語。吾人之意，將全國私人企業立於國家計劃之下，不必用沒收政策，而自有支配全國企業之方法，所當注重者，爲以後新資本之增加，資本增加既速，自不患事業之不能擴充，而工業化何患無達目的之一日。依俄之所已實行者觀之，其第一要點在以全國之國民所得吸收於新事業中，此最爲吾人所當取法者也。

俄政府雖竭力限制私人財產，然不能禁絕私人之積蓄，以下三項爲私人貯蓄之地。

第一 合作社股份

一九二八——二九 二九三，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九——三〇 五五一，〇〇〇，〇〇〇

第二 國家公債票

一九二八——二九 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九——三〇 一，三三五，〇〇〇，〇〇〇

第三 貯蓄銀行存款

一九二八——二九 二一四，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九——三〇 二九三，〇〇〇，〇〇〇

以一九二八——二九爲例，而說其資金籌集之法，則是年新投下資本爲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而自原有事業撥出者爲二，四三〇，〇〇〇，〇〇〇，是已占一半之數矣。其他一半，或爲長期短期之信用借款，或爲政府由以上貯蓄中募集公債以資應付，此蘇俄擴充實業資金之具體方法也。

更有當知者，爲國家銀行之地位。蘇俄國家銀行之任務有二：一曰維持幣制，鈔票發行須以四分之一之現金爲準備金，此原則俄至今確守，故國內幣價照舊維持。然鈔票之發行，不若資本主義國家之由於交易行爲而生，乃以其大部鈔票，貸於各實業爲信用借款，於是鈔票之數增，而幣價跌，物價漲，故在俄國之生活程度，以幣之名價言之，遠在英德之上，而在外國市場俄幣尤爲跌落。俄幣一盧布之價在德之價不過二十芬尼，而在俄境內則德幣二馬克方能易俄幣一枚，俄幣在哈爾濱之價，不過易中幣一毛，而在俄境內，則中幣二元方能易俄幣一盧布，此皆俄之發鈔過多之影響也。二曰貸款於實業，某業由政府融通資金幾何，某業幾何，皆由預算規定，而國家銀行任之，國家銀行撥

款之際，但問預算中是否已有規定，而不計其款之是否可以收回，遇有實業破產之際，則政府負責歸還。或銀行以發鈔過多之故，且將超過四分之一之界限，則銀行通知政府後，由政府另籌現款以填補之，可知國家銀行與實業上籌款之關係之密矣。聞自一九三一以來，國家銀行對實業之貨款，以實業有無生存能力為標準，不似前之漫無限制矣。

上文所云，就俄一國以內言之。俄雖為惟一之共產主義國，要不能不與外國交通，於是有輸出輸入兩問題。輸出務求其多，然後可吸入外國現金，輸入務求其少，然後可免於現金之流出而動搖幣制。以此之故，俄乃以對外貿易之輸入輸出權歸之國家，而不許私人參與，其制限之嚴，可証之下列譚話。在西伯利亞車中晤俄醫生一人云，「十餘年來，不得見一本西歐新書，問其故安在，曰一方恐思想搖動，他方恐以購買新書而現金流出也。」吾國雖為窮國，人人有買外國書之自由，有兌匯款項至國外之自由，蓋俄則國家有政策，我則國家無政策之所致，然為鞏固國家金融計，即十年不買一本西歐新書，亦國民當盡之義務也。

俄人中衣舊衣穿破鞋者，滿街皆是，問其所以然之故，曰國內所製之衣與鞋不敷應用，而政府又不願購自外國，此答案之中，實包含俄國輸入貿易之政策，俄之購自外國者為機器，而消費品之入國則禁止之。又聞俄國內之食品，如麵色雞蛋，皆供不應求，故莫斯科城內雞蛋視德國各城之雞蛋為昂貴，所以昂貴之故，由於國內雞蛋不足供國內消費而尚以之輸出於西歐之國。俄政府於可以輸出之品，儘量運至外國出售，以吸收現金，而國內人民享樂之所需者，務限制之，此其輸出貿易政策之精神也。茲以近年之俄國出入貿易為例而說明之。

一九二八——二九

進口

八三六，三〇三，〇〇〇

出口

八七七，五九六，〇〇〇

一九二九——三〇年

進口

一，〇〇六，八七四，二〇〇

出口 一、〇〇二、二七〇、〇〇〇

一九三〇—三一年

進口 一一〇五、〇〇〇、〇〇〇

出口 八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〇—三一年入超之數，有爲之嚴格計算者，約爲六萬萬，蓋俄人購入儀器，機器，橡皮，羊毛，以促進工業化，而所輸出者，則農業品而已。

據報所載，俄國農產品之輸出如下。

一九三〇 牛油出口 一〇、五二二噸

一九三一 同 三〇、八八五噸

一九三〇 雞蛋出口 七〇、二二五噸

一九三一 同 一八九、八七六噸

一九三〇 油出口 四、七一二、〇〇〇噸

史泰林治下之蘇俄

一九三一

同

五，二二四，〇〇〇噸

一九三〇

麥出口

二，五三一，〇〇〇噸

一九三一

同

二，四九九，〇〇〇噸

此農產之出口，使西歐大聲疾呼，俄貨傾銷，足以妨害各國之農業。蓋俄政府但求可以出售，初不計價格之高下，而歐洲之私人商家勢難與之競爭，此其所以可以畏也。胡佛氏云：一九二九年之冬，俄國國內私人市場上牛油價每磅五盧布，其國有商店與合作社之牛油價稍低下，而無貨可賣。以俄政府盡運牛油以至外國，而所得每磅之價尚不及一盧布也。俄所以折價廉售者，為求得現金以購工廠之機器與其他貨料。是俄人有可吃而不可吃，有可穿而不穿，受盡平生之苦，以成促國家之工業化，此又五年計劃所以成功之一因也。故除上文所言努力生產之外，應更加一語，曰限制消費，蓋一方既求生之者衆，他方又求食之者寡，如是而後富力之積尤多，工業化尤捷速矣。

法勃門氏有言曰：「俄國之工業化，非正當軌道上所產生，乃緊急時勢所逼成。多

數落後之國家欲進而發展工商，惟有借用國外資本，而延長至數十年之久。至於俄之五年計劃異是。俄本無積貯之資本，又不能借資金於國外。五年計畫之財源，由於國民所得之動員而後成，所以能於限定年月之中完成者，其國民身上能負擔絕大犧牲故也。蓋改造之途徑不外乎二：一曰寬以時日，二曰，儘所有之財力而及早完成之。誠採第二法，則國民生活上非實行極端之儉約不可，是節省消費以促成國家之改造是已。吾國之言改造者，慎勿輕言破壞，誠本吾人所定國家社會主義之方案，而人人立於國家計畫之下，以生衆食寡之犧牲相約束，奚患吾國工農不能改進哉。

第五、集合農場

俄以農立國者也，戰前人口百分之七八十爲農民，是俄國重心所在也。十月革命後，列寧之政策，准農民起而共逐地主人，各據一人所能自耕者爲己有，政府雖宣言土地屬於國家，實則化大地主爲小地主，化一人之私爲衆人之私耳。革命後農民之地雖由政府所賜予，然彼等私有財產之念至強，視每年耕作所獲爲己之勞力所出，絕願不以所餘貢於政府，政府至派遣軍隊按戶徵糧，彼等則群聚反抗，至一九二一年列寧乃有新經濟政策之頒佈。新經濟政策者，農民以一部分收穫歸諸國家，號曰農稅，餘則由農民自由售諸市場，如是國家保留一部分之農產，以應城市居民糧食之需，而數百萬農民對於耕植所得之一部，仍有自由處分之權也。列寧之政策如此，所以迎合農人心理，與之暫安於無事，而後以城市工人爲後盾之專政之制，乃得維持其現狀。

新經濟政策行後，蘇俄成爲城鄉對峙之局，城市則工廠公有，是爲共產之制，鄉村

則農民買賣糧食，是爲私產之制。鄉村之民，既得販賣糧食博什一之利，積所盈者以擴張田地以雇傭工人，於是農民之中有擁資財而行其剝削之術者是曰矩辣克 (Kulak)，富農是也。此矩辣克問題，引起黨內之紛擾，杜洛斯基等責史泰林以嚴厲處置之法，毋使俄之社會主義之堤防爲富農所潰決，是之謂杜氏所領導之偏左派與史泰林之爭，起於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八年，杜氏竄逐於國外之日而後已者也。一九二八年黨內決定集合農場之策，農民大懼失其所已有，有焚燒積糧者，有濫殺牲畜者，以爲一經集團化，將歸於烏有，不如憤而自毀自享用之爲得也。李哥夫 Rykov 蒲哈林 (Bukharin) 托馬司基 (Tomskey) 起而反對史氏，其所持理由，謂集合農場之策，將減少收成，釀成災荒，而益陷俄之農業於不救。此爲偏右派與史氏之爭，起於一九二九年者也。史氏周旋於兩大敵之間，以集合農場之策，表示其無左袒富農之意，同時復以此策表示其無凌虐農民之意，以緩和李氏輩之情感。蓋自一九二九，三〇，三一，三年中農民紛紛加入集合農場之後，不獨城市之糧食有備無患，且俄國又變而爲輸出糧食之國，如戰前之帝俄然。雖謂

俄之農業問題已告一段落，而俄共產黨中史泰林之政權，殆已立於牢固不拔之基可矣。
舉莫洛託夫所報告集合農場進步之趨勢如下：

個人農莊加入於
集合農場之數

個人農莊業經集
合之百分比

一九二七，十月

二八六，〇〇〇

一·一

一九二八，十月

五九五，〇〇〇

二·三

一九二九，十月

二，一三一，〇〇〇

八·一

一九三〇，十月

五，五六五，〇〇〇

二二·二

一九三一，十月

八，八三〇，〇〇〇

三五·三

數十年來，社會黨人每慮農家私產觀念之深，足為社會主義之大障，今俄經黨內數年之擾攘，卒為農業上發明一種新企業方式，不可謂非史泰林之有造於今後社會改造之方針矣。

上文叙蘇俄之農產政策之概況既竟，更記其集合農場之由來。世界之新發明，大抵

起於偶獲，牛頓因蘋果之墜地而有宇宙攝力之學說，瓦特因水壺之沸騰而發明蒸汽機，而集合農場之緣起，正與此相類。一九二八年之春，有馬克維次 (Markievich) 者，爲國營農場經理，有有餘不用之機犁百架，乃召附近村落農家告之曰，此間機犁百架可供君等使用，但君等各家田地，須共同耕種，且以收穫四分之一爲機犁租金。於是二十六村落中同意於馬氏之提議者計九村，與餘六村中之農家若干人，此六村與若干農家之連合耕地爲九千餘畝 (Hectares)，及是年秋繼起加入者又十六村與農家若干戶，其連合耕地爲二萬四千餘畝。蓋機犁之爲用，宜於面積較大之地，其發動力集於一處，可供百數十機犁之用，播種時間縮短，而收穫轉增，其爲衆所樂用宜焉。馬氏之工作聞於共產黨，以爲此乃農業社會主義建設之捷徑，增加機犁，建造機犁動力場，派遣黨員宣傳集合化之宗旨，始非無反對之者，如上文所謂燒糧殺畜之類，及一九二九年而形勢一變，馬氏一時偶得之方法，竟推行於全國矣。

集合農場之總名，曰哥爾霍士 (Kolkhozn)，實分三類：第一曰同耕組合式，俄名曰

Tovarischestio，耕作一項爲各農家所共，餘若馬牛，雞豕與其他用具仍爲私人所自有，聞此類漸減少，已不蘇俄政府所許可矣。第二類曰耕地耕器同有式，一名阿旦爾 Artel，除同耕之外，田地與耕田所需牛馬皆歸於公有，惟耕作者每日給以工資，此工資自分配收穫之月扣去之。第三類曰公米納 (Commune)；除同耕同有之外，更進而爲同衣食住，其宿舍每家一間如學生之住宿，孩童託之於公共幼稚園，一日三餐，則有公共廚房與食堂，甚至耕田之衣着亦由公米納代爲置備，故無第二式中工資之發給矣。

去年九月離耶納之夕，與房主孟慈教授夫人話別，告以東行道上須留俄數日，孟夫人語曰：苟我有俄遊之機，定一觀其集合農場，合數十人於一處，同耕作，同食息，同其勤惰，同其酬報，豈非人間至樂之世界乎？君至俄之後，彼等能合同樣早作夕息？而不至有怨言否？望以所觀告我；蓋西歐之人，心目中最感興趣者，莫集合農場若，而我之所欲一觀者，亦莫此若。抵俄之次日，莫代表柳忱爲之介紹於俄都之文化社，首以參觀集合農場爲請，社中允之，爲通知於俄都郊外之地曰克羅米那，翌晨社中派巴女士道

英語者偕行，途中費時計汽車三下鐘，巴女士雖爲社中嚮導已久，但非經濟行政之專家，故於哥爾霍士與蘇佛霍士（國營農場）二者，不能立指其異同。彼曾旅居中國，略知吾國情形，與語吾國階級之分不如歐洲之甚，彼曰上海之買辦非資產階級歟，答之曰乃洋行之被雇人，與資產階級無涉，彼頻頻搖首，蓋馬克思階級之說入人已深，無足怪焉。

午時達克羅米那區，先至其地方公所辦事室，似有所長一人爲介紹其同棹者，曰某爲工會會員，某爲黨中書記，某某爲廠工頭，一言以蔽之，皆英氣勃勃之無產階級焉。吾輩汽車汽油已竭，由所長電話向各處商懇，竟不可得，待候至一時餘，由某廠中供給汽油若干，乃復開行。在此休息時間中，其最令我注目者，則室中之地圖是也。圖中有圈種種，或爲藍色，或爲紅色，或爲綠色，或爲紫色，詢之所長，曰某色爲工廠，某色爲學校，某色爲醫院，某色爲集合農場，某色爲國營農場，所長欣然曰，一區內農田之半數在集合農場中者，則集合化之工作即停止，克羅米那一區已合此標準矣，其意若曰

克羅米那之政績已在普通各區之上。此一地圖，殆各區中之小五年計畫歟。

車復開行，至一集會所，則美國之赴太平洋會議諸代表，亦以參觀農場來焉。午餐時談唯物史觀，我已另文記之，茲不贅及。飯後先觀一電車廠，據導觀之工人云，每日能造車一輛，一年可出三百六十餘輛，吾心中又念及不知吾國之工廠中有能製造電車者否，亦有每日一輛一年三百六十輛者否。

午後四時乃達目的地之集合農場，蓋為第三式之公米納，俄人認為最合於理想中之農業社會主義者也。入門後，由農場主任年約四十許之老者，導觀一切，其地面積一千數百畝，農人約十餘家，有機犁四具，適為傍晚，不及目擊其實地工作情形，此十餘家共住木屋一所，每家夫婦與小孩一二人，約佔一室或二室，入其室中觀之，乃知俄人生活程度遠在德國工人之下，臥具極粗陋，除床，板櫥與牆間相片外，他無所有，亦有被褥至污穢不堪入目，與吾國之窮困者等矣。有幼稚園一所，各孩童聚集於此，女教師一人董理之。繼導至公共飯堂，正為午後茶點之頃，每人紅茶一杯黑麵包數塊，無牛油

與糖，各農家以吾等爲外人，殷勤勸茶，我向主人索農場每年出入帳單一紙，詢其種種開支，每人每年獲利幾何，彼出俄文一紙示之，爲我所不解，乃懇其另寄一紙至文化社，由社中代爲翻譯，惜道途遙遠，今欲求此紙而不可得矣。出門之際，又觀其蘋果園，俄農爲採蘋果若干，分贈予等，門口有洋樓一所，詢以此屋何以視住宅優美，彼等曰此即昔日地主之華屋也，今其人已逃亡海外，殆爲白俄之一人。臨去時農場主詢予曰君等之意見如何，此制可行於中國否，我答曰，此合作精神之推行於農業，於中國無不可推行之理。每農場中設幹事會，職員三四人，爲農家所公選，其中必有一人爲共產黨黨員，所以監視之焉。

此集合農場，自技術方面觀之，與德國東普魯士之大地主之耕地無異，數十農工聚居一處，機犁若干具，馬牛若干頭，所異者則在其經濟方面之財產關係，此非外表之所得而見者也，證之在俄時聞見與考之德書所載者大略如下：

(一) 哥爾霍士之成立，由於各農民之自願，其歸於公有者，以耕地，機器與耕種

所需之牛馬爲限。第二式之阿且爾，即代表此類。

(二) 各農民既加入阿且爾後，各田畝合併爲一，故昔日田間之界，悉行消去。各人住宅附近之花園不必合併。

(三) 各人之工作，由幹事會分配，派定之後，不得推辭。

(四) 一年收穫之分配方法 (A) 債務 (B) 本農場之經費 (C) 種子費 (D) 各家老幼之衣食 (E) 教育費 (F) 公積金百分之十至三十，其他貯金百分之五至十五 (G) 除去以上六項之外，以每年收成，按工作之等級分配於各會員。

(五) 每一哥爾霍士，以每年收成百分之二十五歸於國家。

(六) 會員中有願脫離阿且爾者，但能按其原有田畝，由國家之有餘曠地中償還之。

以上六條，由史泰林文 (詳下) 所云之標準規程十八條中摘出，就會員言之，有退出之自由，其報酬亦分等級，故謂爲一種之集合化可矣，謂爲合於社會主義純粹平等之各

盡所能各取所需之原則，未必然焉。何也，各會員加入阿且爾之際，有地畝有牛馬，是之謂資本，甲之所有者三十畝，乙之所有者百畝，若屆年終二人之酬報推均，豈不類於孟子巨屨與小屨同價之謂乎？俄政府爲救濟此不公之弊，准許各阿且爾對於各家之資本，予以年利五釐，此其補救之法一。同爲農家，甲之長在駕駛機犁，乙之長在除馬牛之糞，若此二人之酬報相同，必又引起甲方之不平，於是工作分爲五等，担糞牽牛之工作爲一，除草種芋頭之工作爲一，二五，駕馬播種之工作爲一，五〇，木匠鐵匠爲一，七五，機犁駕駛員，管簿記員，與夫阿且爾主席之工作爲二。此一，一，二五，一，五〇，一，七五，二之五種等級，即爲工作與酬報高下之分，此其救濟之法二。至於各人真正之勤惰，又視其會員之品性如何，其有懶惰性成者，依標準規程所定，由會員大會議決開除。自大體言之，阿且爾之制，平等之中寓有差別待遇之意，故尙不至大拂乎人情，而皆出於史泰林之委曲調停，蓋其用心良苦矣。

史泰林氏之性格，國人知之者鮮，創作之天才，不如列寧，然穩重過之，理論之精

警不如杜洛斯基，然實行時之應變過之。茲譯史氏「成功後之目眩」一文作為附錄，以見史氏對於本問題之態度，然因此史氏之為人與夫俄人立言之體裁皆可於此中窺見之，黨魁之地位，既不願躁進又不願落人之後，故字裏行間，每以恰到好處四字告戒黨員也。文如右方：

現各方論者多道及蘇維埃政府關於「哥爾霍士」運動之成功。

即敵人方面亦不能不認真正成功之存在，以此種成功事實上誠存在也。二月二十日止，（一九三〇）蘇聯農民之個人農莊已集合化者占百分之五十。此即五年計畫中之農業部分，以今年二月為止，已視預定程度增加一倍。各「哥爾霍士」至本年二月二十八日止，收集夏天種子已達三千六百萬真德納，（德文百斤之意）或曰二千二百萬布特。（俄國斤名）「哥爾霍士」於既繳存其應繳存之糧擔後，復積貯二千二百萬布特之種子，不謂為大成功可乎。此中所表現者維何，曰改造農村，使立於社會主義之基礎上，已不能不謂為已確定矣。

此種成功，於蘇俄之運命，於勞動階級之領袖地位，於黨之本身，自有莫大意義。此種成功，即置其實際效果而不言，於黨之生命，於黨之訓練，亦有莫大關係，以其能助長黨之勇氣與對於黨之力量之信心也。此種成功，使勞動階級確信其主張之勝利，因而黨員之數大增，猶軍隊之有補充人員。

然則吾黨之任務可知矣，曰鞏固既往之成功，曰籌畫未來之發展。

然此成功之中，自有其受病之處，以其得之太易，爲人初料所不及也。因此成功，生一種自高與傲慢之心理，若曰：「吾輩乃無所不能，」若曰「一切困難均能爲吾輩所克服。」彼輩於成功之後，高視闊步，若不知天地間之復有難事，比例觀念喪失矣，瞭解實在之能力喪失矣，於己之能力，揚之惟恐不高，於敵人之能力，抑之惟恐不下，乃以爲一切社會主義的建設，可以於反掌之間解決之。彼等之傲慢如此，於已往之成功，不復計及其鞏固之法，於未來之發展，不爲之籌畫其前進之方，以爲一切社會主義可以於反掌之間得之也。「吾輩無所不能」。「吾輩能克服

一切困難」。

由上所言，則吾黨又有一種任務，曰關於有害於吾等目的與吾黨之空氣，應自黨中廓清而掃除之。

此類有害於吾等目的之空氣，在我黨員間之傳播，本不甚廣。然其存在於吾黨之內，顯然焉，既存在而不虞其增加，亦無此理焉。

此等空氣一旦根深蒂固之後，則「哥爾霍士」運動必且退步，甚至有崩潰之危險，乃斷然不疑者也。

因而吾黨報紙之任務，曰揭發此類違反列寧主義的空氣。試舉若干事實以說明之。

第一，哥爾霍士運動之成功，有甚根本條件，一曰此運動出於農民之自願，二曰同一運動之中，而蘇聯因地而異之情形，應爲之一顧及。若謂哥爾霍士之運動，由於強力所造成，此大謬也，此反動派之見解也。「哥爾霍士」運動，實以多數

農民之積極的贊助爲基本。若以甲事推行盡利，因而以爲乙事可以同樣進行，此亦大謬也，此亦反動派之見解也。此種立場上之政策，必引起人民不樂聞農業之集合化。蘇聯之各部事業中，所以推行哥爾霍士之制，應因事而異其遲速之率，異其組織之法。關於哥爾霍士之運動，應置糧食區於第一位。何也，哥爾霍士與蘇佛霍士（國營農場）成立者已多，農民等對於此種新技術，新經濟之集團組織，易生信心也。此部分之進行，已有兩年間對於矩辣克之廓清運動爲憑藉，所以促成之者，自較易矣。且工業區之人材，移至哥爾霍士中者已不少矣。此等條件，在其他部分內，如在北方區域，如在落後之突厥人種區，能謂爲已存在乎？必不然矣。

由此言之，人民之自願與因事因地之不同之願到，乃健全的「哥爾霍士」運動之至重要之前提也。

就各方面之事實言之則何如？此自願之原則與因事因地而異之原則，能謂爲無所違反乎？殆不然矣。北方區域內，適於組成哥爾霍士運動之條件，絕未存在，乃

以官廳命令強制之，以紙片的決議促進之，有何用乎？又如突厥人種區中，關於哥爾霍士組成之條件，視北方區更遠不逮。然明標「趕上前去」之旨，以軍隊之力強制之，遇有不願加入「哥爾霍士」者，則斷絕其水源，禁止其購買工業品，此種軍人之強迫行爲，與黨中所採自願與因事而異之原則，可以同日語乎？此種官廳命令之「哥爾霍士」，有何用乎？緣以獲利者非他人，乃吾等之敵人而已。蓋方針曲解之弊，徒以毀損「哥爾霍士」之信用，長敵之威風。此作俑之人，以左派自居，實助右派機會主義者張目耳。

第二，吾黨政治戰略之最大成績，即在善於運用某運動中之基本環，蓋某運動之首尾，猶鎖練焉，在此鎖練之中，擇定其基本環，而繫之於鎖練之上，則所以達目的而解決問題者，自易易矣。關於「哥爾霍士」運動中之基本環，吾黨其能選定乎，惟有答曰，吾黨必能選定且必須選定。此基本環安在乎？其爲同耕組合乎？曰非也，同耕組合之中，尙未能將生產工具歸于公有，是乃哥爾霍士運動中之一種過渡階

段而已。其爲農業的公米納乎？曰亦非也，公米納可謂哥爾霍士運動中之特種現象可耳。農業公米納之中，不獨生產屬於公共，即分配亦屬於公共，自今日言之，其生存條件尙未成熟焉。

哥爾霍士運動中之基本環，且在今日通行各地者安在乎？曰農業的阿且爾而已。農業的阿且爾之中，其基本生產工具之歸於公有者，曰工作，曰土地利用，曰機器，曰其他器具，曰耕牛耕馬，曰工作住宅；其不歸於公有者，曰環繞住宅之地，（花園地）曰住宅，曰若干產乳牛，曰小牛羊，曰禽類等等。

阿且爾所以應爲哥爾霍士運動中之基本環者，以其爲解決糧食問題之最好方式也。糧食問題又爲農業鎖練中之基本環，糧食問題不解決，則牛羊等生畜之餵養，與麻棉之種植，亦隨之而不能解決。所以今日於哥爾霍士運動中，當以阿且爾爲基本環者此也。關於哥爾霍士之組織，已爲之規定標準規程，今日可以公佈。凡黨中蘇維埃工作人員，均當以此爲出發點，故研究此規程之要點，且謀所以實現之，乃一

切工作人員同有之義務也。

吾黨現時所採之態度如此。

黨之態度，其已爲各方所瞭解所遵行否乎？曰決不然矣。

蘇聯之各地，有爭求哥爾霍士之成立者，大抵於阿旦爾尚未確立之日，欲一躍而進於公米納矣。夫阿旦爾尚未成立，反欲將住宅，小牛羊，禽鳥之類歸於公有，其所謂公有者，僅存於官樣文章之中，以其關於公有之條件尚未具備故也。假令國中糧食問題既已解決之際，則其所當急者，已不在於糧食，而在於生畜與禽鳥之餵養，而今之事實則何如乎？此種獵級之工作，視哥爾霍士之運動如一堆瓦礫，可以任意倒置者，果誰享其利乎？於今日而從事於住宅，小牛羊與禽鳥之公有，徒以激怒已加入哥爾霍士中之農人，而仇讐爲之稱快而已。竟有贊成公有之人嘗下一命令於某阿旦爾曰，『限三日之內，將各家禽鳥調查統計，且依規定之數，歸之於公，』且名此種行爲，曰社會主義之奮鬥，若可以計日而待者。此其所爲，將以促成哥

爾霍士耶，抑陷哥爾霍士於墮廢耶。有託於革命之名，而以脫去人家之掛鐘爲首務者，是瘋人而已，何革命之可言。

此種獵等之公有行爲，所以發生於吾黨之間，名爲消滅階級，實令階級上之敵人聞而稱快者何耶？皆哥爾霍士運動之輕易成功有以致之也。黨中一部人士之違反列甯之訓者，自以爲「吾輩無所不能，」「吾輩無所畏懼，」「吾輩能克服一切困難。」蓋彼等目眩於一時之成功，而喪失其觀察之明敏，與理解之清晰矣。爲鞏固「哥爾霍士」運動計，惟有將此種空氣一掃而空之而已。此乃吾黨今日之要務也。

領導術者，至關緊要之事也。既不可落於運動之後，以落後則與民衆分離矣。亦不可趕在運動之前，以趕前，則與民衆失其聯絡矣。凡領導運動而同時不願與民衆失其聯絡者，應注意左右兩戰線之敵人，一曰落後派，二曰趕前派。

吾黨之所以戰勝且有不可敗之理者，正以其領導運動，而同時知所以保持與農民羣衆之聯絡也。

第六、國營農場

在德之日，嘗觀其大農場二，一在東普魯士之干尼司堡（即康德之古鄉）一在丟林根之威瑪附近。其面積在千畝以上，養牛馬豬羊數千百頭，自備機犁及重載車輛，爲修理農具計，自設小鐵廠，此外有貯糧室，煉牛乳室，乃至製饅包室與機器動力室，蓋號爲耕植之場，而科學方面工業方面與夫衛生方面之新發明，無不一一適用，其規模之宏大，爲吾儕但見江浙之零星水田稻田者所夢想不及也。

自干尼司堡與丟林根之管理農業言者之，有科學專家若干人，分掌牛馬豬羊雞蜂菓樹之政，嘗見一管理養豬之司員，室中盡懸豬之相片，爲之解釋曰某豬今年得頭獎，曰某豬次於英之約克州之豬若干斤，其愛室中之豬，不啻常人之愛其子女，吾與權弟戲名曰豬博士。此外牛之產乳幾何，菓實之大小，司其事者無不樂舉其進步之成績以相告，惟其在不斷試驗之中，乃西方牛馬豬羊菓實之所以肥大也。

一及至俄國，詢其國營農場之情況，更使我瞠目咋舌而不知所云。俄之農場名「奇剛特」(Giant)者，面積二十方畝 (Hectare)，(南北五十英里東西四十英里)每年收成七百三十萬擔，所用工人，平日二千人，農忙時更增四千人，合一切職員與家庭計之，共爲一萬七千人，嗚呼，吾僑生長小農之鄉者所萬想不到者也。

國營農場，俄語曰蘇佛霍士 Sovhoz，自其名而觀之，地屬國有，一也，業主爲國家，而農人之耕作者，猶之工廠中之工人，二也，國營農場含有試驗場之性質三也，國營農場，擇向來不耕之荒地以經營之，四也。以此四故，國營農場與集合農場之合私人之地而成者，其不同一，集合農場中之團員，地主自爲工人，其不同二，國營農場立於國家行政之下而集合農場則否，其不同三，國營農場由政府派人之總理主其事，集合農場由團員中推舉若干人爲主政者，其不同四。俄政府最初之理想，以爲實行農業社會主義，應以蘇佛霍士爲基本之組織方式，近則漸趨向於哥爾霍士，而二者各有其短長得失之點，自試驗成績言之，蘇佛霍士優於集合農場，以化私爲公之便利言之，則哥爾霍士優於

蘇佛霍士。

旅俄之日，在克羅米那亦嘗參觀一國營農場，入門時已近夕陽西下，導觀者云，此地以牛乳爲主，心中憶及干尼司堡之德國牧牛場與煉牛乳室，僅匆匆繞一周而去矣。考之各書中叙述國營農場之試驗成績，頗有可觀。

蘇維埃第二農場

民間

每畝平均收穫 五二普特

每畝平均收穫 四十普特

一九二九年

一九二九年

每畝平均收穫 七〇普特

每畝平均收穫 四二普特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〇年

生產費 每普特合俄鎊
幣一·一二枚

一九二九年

生產費 每普特合俄
鎊幣八〇枚

一九三〇年

奇特剛農場

每畝平均收穫

五四普特

一九二九年

每畝平均收穫

六五普特

一九三〇年

生產費

每普特合俄
銅幣八八枚

一九二九年

生產費

每普特合俄
銅幣六二枚

一九三〇年

由上表觀之，國營農場中，每年每畝收穫之漸增一也，生產費之減少二也，此所謂由試驗中獲得之成績也。

法勃門氏，謂以上生產費之計算，缺少地租與資本之利息兩項，此爲私人事業中所不容不計，而在俄國制度下之所無，因而俄農業生產費不得與資本制度下之農業生產費相提并論。然法勃門氏謂國營農場之穀價，可以視私人農場上之穀價爲低廉，則無可疑也。

竊以爲俄之國營農場制，既用之於平日未開墾之地，吾國可師其意而行之西北與口外之荒地，畫大區域爲試驗所，實行機器耕種，同時規畫內地與西北或與口外之交通，乃以此墾牧耕植之所獲，運之內地，以抵制國外食米之輸入，此吾國所應急起直追者也。

第七 蘇俄制度下之私經濟生活

某星期六日午後與王月波坐譚，其俄文女教師適至，蓋共產主義之同情者也。因提出俄制下之私人生活與資本主義制度下之私人生活之異同，與女教師討論，發見兩制度下種種差別之點。

第一，俄制之下，私人財產盡爲政府所沒收，故坐食階級已極少，即有舊教士舊貴族等，已無工作之收入，政府又不予以領取飲食品之票據，故其生活之窘無可比擬，蓋不勞力者不得食之方針，爲俄政府所欲貫徹者也。

第二，既爲勞工矣，各人所以維持其生計者，與資本國中之人民又大有區別，試就其工資與衣食住三項言之。

所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之理想，在俄絕未實現。各人所得之工資大小不等。共產黨員每月所得，以二百二十五盧布爲限，然其住宅較爲寬大，政府許以使用公家汽

車，蓋亦薪金以外之特別酬報也。非黨員之技術家之薪水，每月至多以五百盧布爲限，至於自國外聘來之專家，亦有貴至千盧布以上者付以外國貨幣，爲安家之用，是爲一種例外。至於一般工人之工資，至少每月六七十盧布，至多如電氣工人，亦不過一百盧布，而每工人尚須付種種捐款，如愛國飛機捐，如紅十字捐，如救濟資本國中之政治犯捐款，約在十餘盧布至二十盧布。每人每月除供給衣食住三者之外，已無多矣。

對於人民之食住衣三者之處置，尤爲奇特。房產爲政府所有，各人向政府租用房屋，每家至多一間或兩間，絕不如西歐之家族，一家可以占用住宅一棟，甚至一間之內兩家同居，廚房輪流使用，而政府徵租金之法，以各人之薪水爲標準，某人月入二百盧布，納租二十盧布，月入五百盧布者納租五十盧布，房產既沒入官，政府所定租金，僅足償修理費爲止，初不若資本制度下以所投下之資金爲標準也。

每人衣食之待遇，亦分等級。工人食分（Food Ration）遠在智識階級食分之上。體力勞動者憑其食分證，每日得購麪包八百格蘭，非體力勞動者僅得其半，肉類，體力

勞動者每月得購四千四百格蘭，而非體力勞動者半之，此必需品有在國營舖出賣者，有在合作社出賣者，工人在國營舖與合作社中所付之價極微，蓋蘇俄政府除工資外另給以廉價之食品證，所以資助工人也。至於技術家等則政府不給以此種食分證，彼之購買食品，非在國營舖合作社之外之私人商店中購買不可，其價特貴，其多得之薪金，因此暗受虧折矣。至於奢侈品如香水，糖菓，酒之類，雖在國營舖或合作社中，其價甚昂，亦所以使鉅額之俸金爲國家所吸收也。至於工人等在工廠更有共同食堂，共同洗衣處與工人住區之托兒所，故其衣食之費，遠遜於智識勞動者。

由以上俄人之實際生活言之，其在經濟上至奇特之一點，則古典派經濟學之中所謂價值概念已全不適用是矣。同一室也，工人租用，其租價爲二十盧，技術家租用，則爲四十盧，此價值之無定一也。衣食之所需，工人所納之價廉，他人所納之價貴，此價值之無定二也。同一物也，其爲工人所需者賤之，其爲資產階級所需者昂之，此價值之無定三也。蓋古典派之經濟，以資本爲標準，本投下之資本額，期其取償於物價或租金之

中，皆金錢之計算爲之也。今也土地工廠與銀行，其爲政府所有也，皆出於沒收，於是政府可不受其所投資本之拘束而定價值，質言之，俄政府可本優待工人而壓制資產階級之一念而任意高下之。今日之現狀，既不合於以金錢力決定價值高下之資本制度，又不合於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之理想標準，謂爲介於二者間雜湊以成之制可也。

自古典學派所謂經濟上之三大因素觀之，曰土地曰資本曰勞力，由土地所生者曰地租，由資本所生者曰利息，由勞力所生者曰工資。此三種概念雖在俄國未嘗不存在，而其內容則大異。土地已盡歸於國家有，自無所謂土地權與土地之地租，即在集合農場內之私人部分，國家非不認其存在，然不能將原加入之地畝，退出集團之外，惟許以將此外之國有零星地畝償還之而已。此土地權與地租之意義之變更也。俄之資本可分三類，第一曰國家資本，第二合作社之資本，第三私人資本。俄政府之方針，務限制私人資本而擴充國家資本。據胡佛氏所調查三者之比例

國家資本 三八·八〇二·〇〇〇·〇〇〇

合作社資本 一·五〇四·〇〇〇·〇〇〇

私人資本 三四·一九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九——三〇

國家資本 四七·六〇六·〇〇〇·〇〇〇

合作社資本 二·六七七·〇〇〇·〇〇〇

私人資本 三四·八八〇·〇〇〇·〇〇〇

如是，自一九二八年之後，國家資本之數已在私人資本之上，今後有增而無減，可斷言焉。資本既集中於國家之手，所以維持工業之借款，亦出於國家銀行之手，故工業初不以銀行之借款而定其生存，則金錢之威權，自不如資本國中之強大，惟利息之名在蘇俄尙未全失其意義，對於人民在貯蓄銀行中之存款，與其所購國家之公債，皆付以利息，則謂爲利息制之殘餘可焉。此資本與利息之意義之變更也。至於工人之勞力，或鬻之國

有工廠，或售之於私人，以求酬報爲要義，則無異於資本國中之工人，惟在俄制之下，共產黨員一律收受二百二十五盧，其他俄籍技術家之收入無超於五百盧布者，則勞力之目的，在有以自救於社會，而非所以爭取奇盈可知矣。俄政府更以食分票與廉價食品之方法，爲工人津貼之一種手段。此勞力與工資意義之變更也。此古典學派經濟學之三大概念之打破，足以證經濟學之原則，皆人類社會之制底實爲之，而非自然科學中一成不易之法則也。

他國之規模俄制者，可以但學其一二端而止耶，抑須整個移植耶，可以我與莫代表柳忱之譚話證之。

莫代表柳忱曰，前數日適因茶會，遇見英日兩國大使，嘗告之曰，中國所求者完全自主之權耳，貴國奈何并此領事裁判權而不予撤廢，何怪中國青年之傾心俄國。更自經濟上言之，以西歐與俄之現狀較，亦已大相懸絕，德英之失業工人數百萬，俄并少數失業者而無之，西歐諸國豈不能將每人工作鐘點減少而以之分配於其他失業者乎，豈不能減低房租，雖地主受損，而大多數人可以安居乎？余應之曰，此不可得也。租金，工資

與利息在俄制之下，自成一系統，此三者在西歐資本制之下，又自成一系統，此系統本身不變，而欲以俄制之一二端參入其間，安可得乎。試舉租金與工資之實例而說明之。房租者房客納於房主之租金也，然房主建屋之資本，出於自身者小部分，以房產作抵而出於銀行者大部分。房主每月收租，以之償銀行之本利，以之為修繕之費，更以其所餘供自身之享用，若政府強令減租，勢必牽動銀行本利償還之計畫，故但減地主之租，則彼對於銀行之本利，將無所出，此所謂三者自成系統，不易輕改其一者一也。世界工人之工作，大抵每日八小時，每月所得，僅供衣食之需，譬之德工人之工資，其至賤者，每月自百馬至百五十馬，百五十馬之中，房租若干，衣食若干，兒童養育費若干，若減八時為六時，俾他人之失業者有工可做，則此六時之工人之所得，仍為百馬至百五十馬乎，抑將為為八十馬乎。減為八十馬，則彼無以供衣食住三者之費，以此三者久成習慣，無法降低故也。若六時之工人之工資，依舊按百馬至百五十馬發給，此外二時之費，為工廠臨時加惠失業者之支出，則此垂斃之工業安有力量任此臨時之負擔乎，此又可以見工資之高下

與工廠之盈虧相關聯，而不易輕改者又一也。由此可知西歐經濟界之改革，勢不能學俄之一二端而置俄制之全部於不問焉。

蘇俄之制與西歐之制二者間，有一大別。蘇俄既以土地銀行工廠歸於國有，故立於田主與資本家之地位，國家是也。全國之國民，則工人也。國家以一身而兼爲地主與資本家，故其出租房屋，雖任意高下其租金而不至損及產權，其販賣物品，則任意高下其物價而無碍於國有工商業之生存，是一方爲地主而兼資本家，他方爲出賣勞力之國民，則經濟界之因素之牽制自少而易於解決矣。

反之，在西歐資本制度之下，一方爲地主，他方爲資本家，又一方爲工人，地主常拖欠銀行之資本，工廠亦以銀行借款爲活動產金，其發工人之工資，又視其廠中有無盈餘爲標準，此資本，土地，勞力之三角關係，互相牽制，不易割斷，因而租金與工時，絕無可以伸縮之法。

質言之，俄制之下，能以土地與資本合併於一人之手，因以割斷三者之葛藤，此其

總精神之所在也。若此着不能辦到，而徒學其枝葉之點，非惟不肖，抑亦不可得焉。

第八、第二個五年計劃

去年徜徉俄都街市之日，有一事令我最注目者，則俄國標語之整齊畫一，與吾國數年來黨部標語之滿街皆是滿牆皆是者迥乎不同。以我當日在俄所見之主要標語只有一種，曰：『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紅布白字，橫懸通衢之中，絕不見有牆上寫字或貼字條者。蓋俄之標語爲政府方針，所以警告其國人一致奔赴，非徒貼貼了事焉。吾國好以文章老手稱人，實則吾全體民族正陷於一種文字病，除寫作成文外，不知復有他事，與俄之青年民族言出而行隨之者，不可同日而語。

『五年計劃四年完成』八字中，其第一義則一望而知爲俄政府爲縮短時日計，故勸告其國民努力工作也。其第二義則俄政府久有變更五年計劃之意，將前事及早結束後，乃另提新計畫也。吾人回溯至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之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中，曾有以一九三二年爲五年計畫結局之年之說，可知俄當局之所以準備此第二個五

年計畫者，由來久矣。

俄政府所以及早結束前事而另提新計畫者，其故有二：一曰重工業如金屬工業如機器構造如交通事業尙未達於所希望之成績，二曰人民日用必需之品，供不應求，以此二故，乃另提計畫以彌此缺憾，而喚起全國之新注意。

去年十二月之蘇聯中央執行會中，關於經濟行政改革之最要決議，爲最高經濟會議之解散，另設三種人民委員會以代之，第一重工業人民委員會，第二輕工業人民委員會，第三木材工業人民委員會，蓋即第二五年計畫之先驅也。今年一月『依司萬司梯』報謂近年行政上之改革，已不止一次，約略舉之，可得五種：

一，人民食品工業自最高經濟會議分出，而隸於民食人民委員會。

二，國內國外商業人民委員會分爲二部，一曰民食人民委員會，二曰國外貿易人民委員會。

三，水道交通事業自交通人民委員會分出，另設水道人民委員會以管理之。

四，陸上無軌交通事業由交通人民委員會分出，另設道路管理局以管理之。

五，民事航空事務，在勞動與國防委員會中設局管理。

自最高經濟會議之解散觀之，殆俄人以此會議管轄範圍太廣，泛而不精，故不能不設專部以代之，至其所以特設重工業部，精製工業部與夫民食部，可以窺見其今後注意集中之處，即前文所述第二五年計畫之二大動機也。

及今年（一九三二）一月三十日至二月四日第十七黨代表會議開會，議決所謂第二個五年計畫，此項計畫待今年終共產黨開大會之日，方為正式成立，在黨代表大會中不得視為最終決定，然其大宗旨定為全黨大會所採用，可斷言焉。

第十七黨代表大會中所決定者，有關於結束第一個五年計畫中工業方面之數字，即為一九三二年應辦到之成績，錄之如下：

一九三二年工業生產價值

二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盧布

其中關於重工業者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盧布

一九三二年工業投資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其中關於重工業者

九,二〇〇,〇〇〇盧布

生鐵生產

九,〇〇〇,〇〇〇噸

鋼生產

九,五〇〇,〇〇〇噸

捲鋼生產

六,七〇〇,〇〇〇噸

精鋼生產

六六〇,〇〇〇噸

此數字之所表現者，曰蘇聯政府慮鋼，鐵重工業之落後，故急謀所以促進之。

此第二個五年計畫，有其技術方面之成績，有其政治經濟方面之目的，茲先記其技術方面之數字：

1，機械製造居於主要之地位，在第二個五年之末，視一九三二年應增加三倍乃至三倍半，以期國內所需機械，俄國可以自己供給。

2，電力增加為技術的再建之重要成分，以達工業與交通之電化及電力之適用於農

業，因此一九三七年之基羅瓦特時 (Kilowattstunde) 應爲 1,000,000,000,000, 在一九三二年不過七, 000,000,000 基羅瓦特時。

3, 煤採量在一九三二年爲 90,000,000 噸，在一九三七應爲 250,000,000 噸，石油採量應視一九三二年增加二倍半，或三倍。

4, 此外尚有關於鋼，鐵，銅，鉛等數字，姑付闕如。鐵路至少應設二萬五千至三萬基羅米達。尚有關於水利，製路，航空及無線電行進計畫。

5, 關於輕工業及食品工業，應以興辦機械工業發展農產原料爲基礎，應以達到視現時之個人消費增加三倍爲標準。林業與建設大有關係，須施行機械化。

6, 農業方面完成社會主義的建設，機器與機犁分站應包括一切集合農場，農業生產須實行機械化。集合農場之鞏固與其團員受社會主義之訓練，在第二個五年計畫中立於中心地位。穀類生產在一九三七年應達 1300,000,000 眞德納。

關於以上計畫之技術方面，我非工業家，絕不敢批評其內容。然依常識所見及者言

之，每謂工業發展，必注重鋼鐵廠與機械製造，俄人既知以建設工業爲目的，何以於第一五年中不加注意，必待第二五年中重復提起，或者俄之前後計畫中，尙多不合於技術或經濟之原則者乎？俄人以特尼普羅司特勞合（Dnieprostoy）水電廠爲世界第一自誇於世，其費達二五，〇〇〇，〇〇〇金鎊之鉅，頗聞歐洲工業家評之曰，該地無工業之天然基礎，此水電廠之電力，無法利用，則此二千五百萬鎊之鉅費，豈非得不足以償失，或者此即其五年計畫中不合於經濟原理者之一證，否則何至待第二五年中始以鋼鐵生產及機械製造之落後爲可慮乎。

至於政治經濟方面之目的，依黨代表會所通過決議案言之，不外乎二：第一曰清除蘇聯中資本主義之成分，改善農工生活狀態，其所規定者一九三七年終每人之消費品，應視一九三二年增加二倍半至三倍。史泰林等知專以節衣縮食責人民之不可恃，乃求以足衣食之策待其人民，故謂第一五年計畫專爲全國生產計者，其第二五年計畫則爲人民消費計矣。第二曰力求自造機械，使俄之機械工業不必倚賴外國，其決議書末節有言曰

『俄國第二五年計畫，使俄之工業技術在以後五年內居於歐洲之第一位。蓋第一五年計畫之工作，使俄之本爲輸入機器之國家，一變而爲製造機器之國家，再待之五年之後，則俄之經濟完全獨立，不必復有所賴於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如是俄在經濟方面與技術方面可以與其他先進之資本主義國並駕而齊驅矣』。

由此末節文字觀之，俄人非不知自造機械之必要，特爲救急計，於第一五年內不能不先採向外國購買之策，待第二五年內乃從事於自製，然則吾國而有志於步趨俄國之後者，其工業技術方面之方針可知矣，曰先注重鋼廠業，同事注意於製造機械之工業教育，恐亦須待之第二期，方能語夫自造機械也。

第九，一九三三年之蘇俄預算

蘇俄初革命之日，工廠銀行資本，歸於國有，私人所有權去；商品製造之權操諸國家，則買賣有無之事廢；既無私產無交易，則貨幣失其需要。即租稅之制亦歸烏有，以私人手中既無所有，則無從而稅之矣。一九二一年新經濟政策頒布，國家銀行成立，於是幣制租稅亦隨之而來。質言之，共產黨之夢想：財產盡歸於國家，私人但爲國家勞動，而其衣食住行之具皆由國家供應，可以無須貨幣不必有租稅云云者，至是始悟其真爲烏託邦矣。

一九二一年後，私人既有私產，而國家之出入兩不相抵，則租稅之制興。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始行間接消費稅，有烟，酒，糖，茶，礦水等稅。同年十一月實行所得稅與財產稅，凡資本，房產，月薪，無不在被稅之列。一九二三年五月始行所謂單一農稅，農民之田畝，牲畜與夫副生產爲徵稅之對象。有此種種租稅，乃以構成蘇俄之財政，然蘇俄

財政與其他資本主義的國，有絕不相同之點。以一九三三年之預算爲例而論之。

本年度之收入如下：

	單位爲百萬・以前起算	百分比
第一・社會所有部分之收入	二八・七四八・九	八二・一
內分		
銷售額稅	二一七九六・二	六二・三
社會所有事業之盈餘	一一〇五・九	三・二
交通收入	二七七五・四	七・九
第二・民間資金之動員	五三六四・四	一五・三
內分		
募債	三二二二・〇	九・二
租稅項下收入	二一五二・四	六・一

總計

三五〇一〇·九

一〇〇〇·〇

蘇俄本年度預算，在公文上更有一名詞，曰「第二個五年計畫之第一年」。俄政府原意本欲將一切國民所得（*Volks Einkommen*）至少為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統一於預算之中，然國家保險社會保險，地方預算，為國民收入之一部，尙未能列入，惟國民所得三分之二，已入表中，由其合經濟與財政而一之焉。

俄預算之特點，可舉而出之者：俄共產政府之目的，在以國家財產之收入，供應人民之衣食住，此點雖尙未辦到，然國家營業之收入，在預算中已占百分之八二·一，此即漸上社會主義的建設之途徑一也。他國預算，按租稅種類，逐項分列，如俄一九二六——二七之預算，亦以直接稅，消費稅，關稅，印花稅為主位，今則以社會所有部分之收入與民間資金之動員為兩大財源；二也。他國之財政，但以取諸民者，充支出之不足，而蘇俄則自有其國有事業之收入，每年編制預算之際，移強大的實業之盈利，以救濟貧

弱的實業，此爲蘇俄預算之調節作用，爲他國所不及三也。蘇俄除國營事業收入外，更以募積與提高物價之手段，吸收民間之餘資，其在資本主義之國，物價由市場上之供求而定，募債由公衆自由應募，至於蘇俄，物爲國家所製，故價由政府自定，公債票之購買以政府命令行之而莫敢不應，其目的不外藉此二法，移私人之所有以歸於國家，四也。俄之自私人所徵實物稅，農產稅，與夫關於馬鈴薯等之徵收，皆定爲至高之率，以俄人認定私產爲社會之大敵，故採租稅法以限之，他國之地價差增稅亦與之相似，然不若俄之澈底，五也。簡言之，俄之預算，所以分配國民所得而圖社會主義之實現之手段也。

五年來俄國預算之膨漲，可以下表明之：

年度

(新盧布)

一九二八——二九

七·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九——三〇

八·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三一

一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一——三二

二〇・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二——三三

二七・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三——三四

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以本年度與二八年較，俄之歲入增至五倍，雖由於近年發鈔之多，實價與名價相比，初不相符，然國有事業之日增爲世所共見，自五年計畫以來，政府盡量吸收人民所得以投諸實業，第四節中嘗引哥林哥語云，五年內全部國民所得爲一七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而其投下於事業之資本，可得五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約占三分之一，實爲歐美各國中所罕見，此即其財政出入所以銳進之大因也。俄人有語云，「吾人應放棄牛油，且變之爲磚瓦，吾人應放棄肉類，且變之爲機器」。經濟之所以發達在此，財政之所以增進亦在此。

歐美人觀察蘇俄之稅制者，嘗詢俄人曰，俄爲社會主義的國家，人民衣食住之所需，由國家供應，物價權操諸國家之手，依物價高下，可以稅人民掌中之所得，奈何復立所得稅名目，而招致國家行政之煩重乎？俄人則答之曰，國家直接利用國營產業之權，

或曰利用物價，以吸收人民之所得，原無不可，然人民手中之有無與盈虧，非國家所能盡知，與其由國家之力而施以直接干涉，反不如國家將物價降低，放棄國際營業項下一部分之餘利，而仍以租稅方法吸收人民所得之為得計。其意若曰國家之歲入，逕取於物價，不如借途於租稅以取諸人民。如是，國營事業雖日增，似尙不至取租稅而盡廢之也。

蘇俄兩年來之歲出如何：

第一，經濟 內分	一九三二年度	一九三三年度	一九三二 百分比	一九三三 百分比
	百萬為單位 ·前起算			
總計	二〇〇七八·六	二二九一二·一	七二·九	六八·三
工業	八八〇六·六	一三五一二·九	三二·〇	三八·六
電氣	六二四·八	五三七·七	二·三	一·五
農業	三四八二·二	二八七五·八	一二·六	八·二
商業	二九六六·二	二二六四·〇	一〇·八	六·五

史泰林治下之蘇俄

鐵道運輸	四〇二六・〇	三五〇八・八	一四・六	一〇・〇
地方經濟及 住宅	三九・七	一五・〇	〇・一	〇・〇
第二，社會文 化目的	一五五七・四	二・三九三・一	五・七	六・八
內分				
教育	一四〇三・五	二二五三・〇	五・一	六・一
衛生	九九・二	一三六・五	〇・四	〇・四
勞務 保護	五四・七	一〇三・六	〇・二	〇・三
第三，行政及 國防	一八六三・一	二二六四・四	六・八	六・五
第四，國債	九九〇・〇	一三三〇・〇	三・六	三・八
第五，國家 公積	一三八二・二	二七七〇・五	五・〇	七・九
第六，地方預 算補助	一四九八・六	一九四九・四	五・四	五・六
第七，其他	一七二・一	三九一・四	〇・六	一・一
總計	二七五四二・〇	三五〇一〇・九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九二六——二七之預算，支出總額爲三，九七三，四〇〇，〇〇〇盧布，而關於鐵道建設費一，二〇七，一〇〇，〇〇〇，盧布，約占全額全三分之一，其時第一五年計畫尚未決定，俄之所重者在交通不在工業。自五年計畫實行後，俄之所注全力者，厥爲工業，本年度國家投下於生產事業之資金爲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按百分比計之，工業一項一九三二年工業占百分比之三二，一九三三年占百分比之三八，蓋以爲工業而不獨立，則無以達於自主的社會主義故也。返而觀於農業之費，去年爲百分之十二，今年降爲百分之八，俄雖急求農產品輸出之增加，然一九三二年之收成，只及一九三一年之半，或者俄政府不重農業故至於此，吾人但據豐歉立論，初不審最近二年俄人苦於糧食之不足，究以何因而致此也。社會文化目的項下之費用，求之蘇聯預算，不易得其真相，蓋合中央，各部，地方與社會保險計之，其總額達於一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而上文預算中僅有二，三九三，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可以知俄人初不忽視此項事業，惟其担負此費之主體，實爲地方。本年度行政與國防費之中，其關於國防者爲一，

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其大部分爲補充軍實，殆迫於日本之威脅而出此，至其常備兵額之數，俄代表在裁兵會議所報告爲二五八，五九〇人，視一九二三年之五六二，〇〇〇人，減去一半，蓋俄人急於第一第二五年計畫之完成，故移軍事之費於實業也。尙有一事應聲明者，是爲俄財政上之中央集權主義，一切收入盡集於中央，各地方之收入，固已無多。試取下列二者而比較之：

年 度	蘇 聯	各邦全體	兩方合計
一九三二	百萬爲單位 前起算	三五九九・九	二七五四二・〇
一九三三	三〇九二六・一	四一七〇・三	三五〇一〇・九

據此統計，慎勿下一斷語，謂中央富而各邦貧，以各邦事業之振興與所以調劑其間者，大半由中央任之故也。

丙、政 治

第十、階級國家 (Class-State) 或曰無產專政

我之注意俄事，十餘年如一日，此次歐遊中最關心者爲俄之五年計畫，因而對俄觀感稍生變化，然所謂變化者，限於俄之建設的經濟，而政治方面無涉焉。

方今國內思想界不知於『蘇維埃』漢文三字之來源，尙有研究之者乎，名詞之遂譯苟亦可予以板權者，則此三字首見於一九一九年拙譯蘇俄憲法，嘗登諸『解放與改造』雜誌者也。我輩對於外事向以冷靜頭腦，察其於國情之宜否，然後定吾之取捨，從不敢舍家雞而求野鶩，至於求惟妙惟肖於野鶩尤爲吾所不樂爲，所以異於獨秀輩者在此。方俄憲譯成，正德意志民國新造，以德意志與俄憲相比較，覺德憲之平易近情遠在俄上。一九二一年春方居德之耶納，時方治德之工務會議法，請德人代爲講解，因識高休 (Kohl) 氏，往來稍久，乃知高氏實丟林根邦共產黨之首領也。黨之動作，彼實主之。某日高氏

忽告我曰：黨中已定計於某日暴動，至緊急之頃，將避君處，我即答曰：我在德，不能享有治外法權如德人之在中國，即匿予寓，有何用處。高氏曰君爲外人，不爲德警所注目，易於藏身，此外無他意矣。及難既發，黨員四百人中，贊成舉事者二百數十人，餘百數十人爲反對者，而高氏與居一焉。高氏嘗語我云：第三國際之代表，爲邀功計，常以不能執行之事強之德人，吾輩惟有反抗而已。此次暴動，德人名之曰三月革命，不及三日各地起事者悉爲德政府所平定。時則德國共產黨首領蘭維氏（Paul Levi）亦因此脫黨。蓋自一九一九以至一九二一之三年間，在歐所聞之共產黨之行動，無一事能使我相信俄之共產主義可以救吾國家者，孰料一九二二年返國之日，諄諄爲友輩言之，不信者本已無待我之勸告，信者雖勸之而不止，方且與高采烈，高樹聯俄容共之旗幟，數年來青年爲共產主義陷於網羅者將數十萬，至於贛鄂剿共之區，糜國幣以千萬甚至以萬萬計，至今思之，猶有餘悸，故對此蘇維埃三字，我不但不敢要求板權，且願此三字早早絕跡於中國之政治辭典之中耳。

世所共知者，則俄國於十一月革命之後，採用無產專政之治體而廢止民主政治，於是列甯與哥茲基（Kautsky）之間，引起一場爭辯，兩氏同以馬克斯為根據，而解釋各異。馬氏著作中無產專政之語，獨於一八七五批評哥塔政綱中見之。其文如下：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與共產主義的社會之間，有一革命的改造時期。此即政治上之過渡時期，此時之國家，惟有為無產者之革命的專政而已。

哥氏以馬氏一八七一年所著之『法國內戰』為根據，證明馬氏所謂專政，即法國當時所成立之『公米納』（Commune）公米納制度下未取消一般人民之投票權，故哥氏斷定馬氏之所謂專政，仍以多數民衆為根據，而無背於民主政治。反之列甯氏則以為民主政治終為資產階級之政治，惟有剝奪富人之選舉權，使平日之被壓迫者得居於治者，夫而後乃能由資本主義以達於社會主義，故其所謂無產者之專政，即農工之專政也。

列甯等本以上原則，制定蘇維埃共和國之憲法，對於以下六種人，剝奪選舉權（一）雇傭工人者（二）恃財產上之利息或收入以為生者（三）商人（四）教士（五）舊政府

之皇族與警察等，此憲法上關於俄國爲階級的國家之規定一也。

俄人以兵役爲榮譽權之一種，兵役專屬於勞動者，不勞動者不許入伍，其憲法中之規定曰：執武器以保護革命之榮譽，但屬於勞動者，其不勞動者不許盡此兵役義務。此兵役法中表現俄之爲階級的國家者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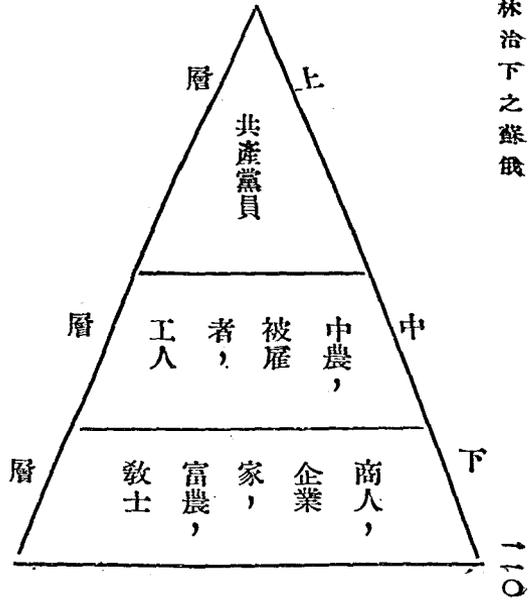
俄人更以階級的司法自誇於世，同一犯罪也，而刑罰因其人所屬之階級而異，其爲勞動者受刑輕，其屬於貴族，教士或富農之家者受刑重，蓋彼等之視司法，其目的不在乎罰當其罪，而在乎防止反動。俄之檢察長克里倫哥 Криленко 嘗有言曰：

關於犯罪人在社會中之地位之考慮，非定社會的保護程度（即刑罰也，以刑罰之目的在保護社會）時之決然的元素，（Decisive）而爲強制的（Obligatory）元素也，其爲同一犯罪，甲爲資產階級，而其起因由於資產階級之習慣與心理，乙爲勞動者，而其起因由於貧困或社會意識之不發達，則蘇維埃法庭對此二人自採不同之處置。

此俄國司法上表示俄爲之階級的國家者三也。

前既言之，俄國住戶所納房租，因其每月收入而異，實即因人之階級而異，富者納租多，貧者納租少，甚至對於不勞動者，政府驅之於國有房屋之外，而住戶無如之何。乃至一家子弟之求學權利，亦因其人之階級而異。莫司哥大學校長親語予曰，大學中每年招生，七十成專收勞動者之子弟，餘三十則爲資產階級。此外以我所聞，則若干小學專收共產黨之子弟，若干研究機關專收共產黨員，如黨史研究會，惟隸黨十年之黨員，方得入會研究是也。此俄國人民平日生活中所表現俄國之爲階級的國家者四也。

俄國之社會組織，可以下列塔形表現之：



其居於尤下者，權利之剝削尤甚，其居於尤高者，權利之賦予尤多，此其大較也。
全俄之人口，約爲一萬四千萬，而其統治之者，則二百六十萬共產黨員也，彼等究操何術而能此歟？依上文憲法之規定，資產階級既被擯於政權之外矣，同時即屬於勞動階級，而政見與共產黨異者，如社會革命黨，或被迫而流亡海外，或留國中而噤若寒蟬

，蓋法律之外，另有種種政治手段以摧殘異己，則政權之集中於共產黨，尤有把握矣。俄所採之選舉法，非西歐之無記名投票，而爲當場舉手法，其在城市，以工場爲投票地，其在鄉間爲公衆集會，每屆選舉之日，各黨不許推候補人向區內人民宣布政見，其會場事務由共產黨員主之，共產黨員先朗誦候補人名單一紙，繼詢之曰有反對者請舉手，俄國人民深知稍露反對之形，則秘密偵探立隨其後，故會場之中，伸手反對者，殆絕無僅有，於是共產黨所擬定之候補人名單即作爲多數通過矣。

其全俄蘇維埃之議員，不由人民直選；而出於間接選舉，鄉蘇維埃中選議員若干人爲州蘇維埃議員，州蘇維埃中選議員若干人爲省蘇維埃議員，省蘇維埃復選若干人，以達於全俄會議，惟其高級蘇維埃議員之選舉權，操於下級蘇維埃，故但有方法以壟斷此層累而上之選舉，則各級之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乃至人民委員會，自無不屬於共產黨矣。合此種種法門，乃二百六十萬黨員所以能統治一萬四千萬之俄國人民也。茲列各級蘇維埃中黨員與非黨員之百分比列表如下：

上表中顯然可見者，則非黨員亦在被選之列，所以表示專政之下非盡排斥異黨，然異黨即令被選，而其於政府政策，不得加以批評，則旅俄之人所共見者也。自其黨員與非黨員之比例觀之，則尤高級之蘇維埃中，黨員尤多，非黨員尤少，一也。其執行委員之人數，除最下級之鄉蘇維埃以外，以黨員占多數，二也。執行會中之黨員非黨員。與議員中之黨員非黨員，不成正確之比例，譬之鄉村之縣蘇維埃，其非黨員之議員為七十，而執行委員會之人數降至四十六，其黨員之議員為三十，而執行委員會之人數升至五十四，三也。此三者，皆由於共產黨之操縱，決非民意實使之然。共產黨人本此方法，乃使其列席於中央執行會委員與夫人民委員會者，無往而非共產黨員矣。

竊聞之列寧輩之言曰，彼等所以不採民主政治而採專政之制，將以廢除財產上之不平，而達乎無階級區別之國家也。凡上文所述之不平等，彼等必曰此為過渡時代之現

象，待之貧富均一以後，則一切區別一齊消滅矣。此其所論，謂為夢想之言可焉。第一，真正平等之社會，以各人之所事同一為前提。若甲終日但能掃地，乙能指揮一廠。因此技能智識之差別，而社會上有智愚之分，此智愚之分不消滅，則社會上終無真正平等可言焉。第二，真正平等之社會，以各人意見之同一為前提。共產黨心目中以為政見異同，由於貧富利害之分歧，今史太林與杜洛斯幾之背後，豈嘗有所謂資產利益，而彼此仍不免於派別之分，則心理上見解之不同也。第三，真正之平等，以社會中無權力存在為前提。民族所聚，必有以內謀治安，外抗強敵，因而中央有軍政財政與立法之大權，而為人民者以運用此大權為榮譽為快心，因而同屬共產黨而不免於爭權奪利矣。此三項不平等之消滅，譚何容易，則無階級的社會，終為可望不可接之神山，而俄國之國民乃永苦於專政而不能自拔矣。蓋國內之異黨與夫同黨對峙之形，按之常理，終無消滅之日，則俄政府所以維繫其專政者，自可有所藉口，即令國內對敵之形概歸烏有，而其他國家一日尚保留其資本主義之原形，則俄政府又不能不謀內部之自衛以防止外國之來侵，而

專政之維持，又有可以藉口者在矣。依愚見觀之，俄之專政，殆爲永久不變之政體，非國民自起而消滅之，共產黨人決無「退避賢路」之一日也。

第十一、共產黨之組織

人類歷史中之大運動，必有一至堅強之組織盾乎其後。蘇俄之政治，吾儕不能盡表同意，然其共產黨之組織，不能不稱爲二十世紀偉大產物之一。

與蘇俄之共產黨，可以約略相比擬者，莫如一五三九年成立之十字會，路德既舉反抗之旗，天主教岌岌不能自保，時則有勞堯勒（Лопол）者，起而創立十字會，彼以爲今日已非太平無事之日，而已入於戰鬥狀態，於是以軍律部勒教士，而有十字會之組織，不獨歐洲舊教之勢力，賴以復振，即利瑪竇，南懷仁之東來，皆勞堯勒之餘澤有以促成之。十字會爲傳教事業之戰鬥團體，人人以刻苦自勵，故第一宗旨曰堅苦；天主教之教士以嫁娶爲厲禁，故其第二宗旨曰貞操；教士既獻身於上帝教義之傳佈，舉身一切以奉諸團體，故其第三宗旨曰服從。此三者中之貞操一項，在共產黨以人間政治爲目的者，自可置而不論，若夫其他二項，則列寧之所要求於其黨員者，與勞堯勒之要求於其同會之士

者，正相類矣。

當一九〇四—一七年俄共產黨人亡命海外之日，關於組織問題，黨內有主寬主嚴兩派之爭，其主寬者自命爲民主主義派，其主嚴者自居於集權主義派，即列寧等是也。列寧嘗告彼等曰：

吾輩固贊成民主主義，然必待至此主義真能實行之日，若於今日行之，則遊戲而已。吾人所欲者，乃一嚴密之黨，以期驅逐俄皇與資產階級。此時正爲秘密結社之日，如何而能行民主主義；吾人所需要者，乃一專門革命家之組織，彼等樂於以性命爲革命爲黨而犧牲，惟此等人，吾儕乃引爲同志，且以吾儕之運命交託彼等。

彼所謂嚴密之黨，不外集合一部分專心革命之人才，立於鐵的紀律之下，而幹部以全權處置之之謂也。此其所言，與勞堯勒氏所主張之廢止教堂之清閒生活，而代以軍營紀律者，正合符節也。

一九一七年共產黨既柄俄政，設爲規定，曰凡屬共產黨員之收入，不得超過二百

二十五盧布，其有衣服華麗生活侈靡者，黨中立加詰問，或從而革除之，近年入黨人數尤多，其因清黨而退出者之數亦尤增，以我在俄都參與其共產青年團紀念典禮之日，見其「達官貴人」，皆衣服樸素，有憂勤惕厲之色，乃知其所以勵行十字會人所標榜之堅苦二字，十餘年如一日焉。共產黨人所以執政權而至今不替者，決不繫乎其主義或彼等所詭稱之物質條件，而在其念念不忘此兩大宗旨而已。

一九一七之前，列寧輩亡命西歐，僅賴密使往還，以與祖國通消息，歷次全黨大會，皆開於倫敦巴黎等處。列寧心目之中，以為惟有造成一強有力之組織，乃可達推翻政府之目的。某年黨中開會，討論會章中關於黨員之規定，他人以為凡能援助本黨者，可視為黨員，列寧大反對之，力主張除直接參加黨之工作者外，不得視同黨員，其意無非欲攆斥掛名黨籍之人，而注意於專心革命事業之人才，蓋必有此專心致力之人，而後黨之組織乃始有可着手焉。黨中又嘗討論紀律二字之定義，列寧下注脚曰，行動之一致與討論之自由。其意謂工人之力量在於組織，無組織即無力量，雖人數衆多而無所用之。

惟組織固可貴，而尤可貴者，則所以組織之宗旨，故討論時不能不賦各人以充分之自由，討論既畢，則以全黨如一人之精神行之，此所謂行動之一致也。自一九〇三年爲鮑雪維幾派成立之年，迄於一九一七年革命告成之日，共產黨所以成爲嚴密組織者，皆列寧之功焉。

一九一七後革命告成，向之爲秘密組織者，今變而爲公開之政黨，向之爲棲止無所之團體者，今變而爲在朝之政黨，於是爭慕榮利者紛紛加入矣。茲據我所讀各書中可考見之各年中之黨員數如下：

共產黨員數目表

一九一七年四月	四〇，〇〇〇人
一九一七年八月	二〇〇，〇〇〇人
一九一九年三月	三一二，七六六人
一九二〇年三月	六一一，九七八人

一九二一年三月	七三〇,〇五一
一九二二年三月	四八五,九〇九
一九二四年	七七二,〇四〇
一九二八年	一,四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一年四月	二,三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二年	二,六〇〇,〇〇〇

十五載之間，共產黨員人數增至六七十倍之多，若以老黨員與新黨員置之於同一地位，則昔日之潔己奉公與百折不撓之精神將何以維持於今後，換詞言之，舊風氣何以保存，新黨員中之腐化何以免除，此實共產黨存亡之大問題也。俄共產黨所以達此目的者，有以下各種方法：（一）共產黨中之老黨員，至今存者不過七八千人，而黨中之最高職務如政治會議，皆以老黨員任之，新者不與焉，其監察委員會會員，僅百分之八爲一九一七後加入之新黨員，蓋黨之組織，本爲集權主義，故以少御多，尙非難事。（二）監

察委員會 (Control Commission) 專以稽查黨員之品行爲事，有違犯黨紀者，輒逐之於黨外，或以酗酒，或以銀錢舞弊，或以思想走入歧途，或以其父爲教士，或令其子女受洗禮於教堂，皆在應開除之列。每日之中黨員之開除者常在十人以上，每年中之開除者，更不可以數計。試觀下表所列之數：

開除者

自動退出者

一九二二	三五·九〇〇	一四·一〇〇
一九二三	二五·五〇〇	一五·三〇〇
一九二四	一五·六二二	七·五〇一
一九二五	二〇·〇〇四	一二·〇九四
一九二六	二四·五八九	二一·〇八八
一九二七	一六·七一八	二七·三四〇

所以有自動出黨者，黨員須絕對服從命令，遇有遣至遠方之日，惟有即日束裝就道

，故身爲黨員者，反不如不在黨中之爲樂，此所以自己宣告脫黨也。（三）黨中亦有大開門戶招來黨員之日，名之曰：徵募（Levy），猶之國家之招募軍隊然，然其招之也不在安富尊榮之日，而在臨事緊急之際，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白俄軍人聯絡英法，攻入俄境，共產黨准許多數民衆入黨；一九二四年黨員之數由四七二，〇〇〇加至七七二，〇四〇，以是年爲列寧逝世之年，外面流言方謂鮑雪維幾政府不久且崩潰。彼等所以擇定此時招致黨員者，誠以四圍環境險阻艱難，則其來者必非爭名求利而誠有意於擁護共產政府，則其人之品性自不可以尋常論矣。（四）共產黨人向以級階爲立場，以有產爲惡爲不道德，以無產爲善爲合於道德，於是其第十五次全黨大會決議曰：黨員之中，真正工人應占百分之五〇，其意蓋在於防共產黨員之紳士化而與多數民衆扞格不相入也。據一九二八年七月之調查，現時共產黨員之出身與職業如下：

出身

百分比

工人

五九・二

農 民

二一·八

其他職業

一八·九

據同年一月之調查，各黨員現時所從事之職業如下：

職 業

百分比

農 業

一二·三

工 人

四〇·八

官吏與公務員

三六·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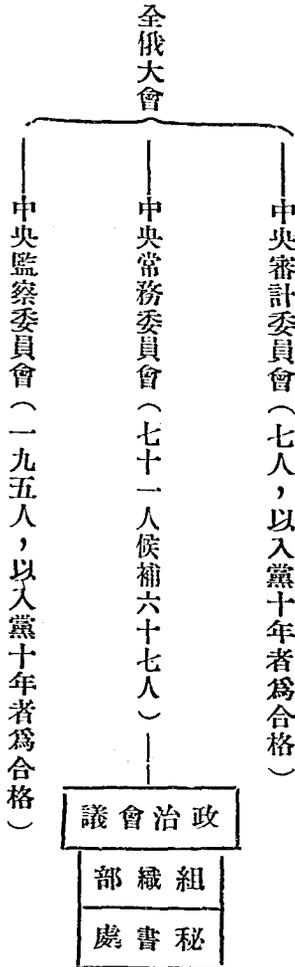
學生，手工業，軍隊

一〇·八

合以上兩表觀之，工農兩項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彼等認爲此即所以維持黨員之純潔性之一道也。（五）抑其入黨之初，制限極嚴，工人爲共產黨爲寵幸，爲之介紹人者，爲老黨員二人，經過試驗期六閱月，若夫農民，雇工與智識階級，其所需之介紹人更多，所占之試驗期間亦尤長，商人教士與廠主并入黨之權利而亦無之矣。彼等所以維持黨

中之無產階級性與黨員應有之道德者大略如是，然其大關鍵則寄於黨之組織。茲以圖表中之：

黨之幹部組織



共產黨之最小單位曰，小組，設於一廠一鄉之中，以三人為最少數，由小組而達於鄉會議，州會議，省會議，而全俄大會為其最高之一級。全俄大會每二年召集一次，其會員分二類，一曰有投票權者，二曰能出席而無投票權者，一九三〇七月第十六次全黨大會出席人數約二千人，中有投票權者，一二三三人。

全俄大會選舉三種委員會(甲)審計委員會七人，專審核黨中財政。(乙)中央監委會一九五人，由一九五人更選正委員二十一人副會員九人爲主席團，掌黨中懲戒之事，若開除與清黨等事屬焉。(丙)中央常務委員會七十一人候補員六十七人。由中央常務委員會，監督委員會以及審計委員會三者相合而成所謂「全會」(Plenum)，此全會選舉總秘書長一人，政治會議正會員九人候補八人，組織部正會員十三人候補八人，秘書處正會員六人候補二人，秘書處會員皆任組織處會員。

以上政治部掌管黨中政策問題，提出於大會之報告屬之，常務委員會之開會每二月一次，其不開會之際，一切決定，由政治會議代行之。秘書處組織部二者，隸於秘書長之下，組織部指導全國地方黨部，設辦事員一百二十五人，秘書處設辦事員一百二十人，司宣傳統計印刷等事。

由以上全黨構造觀之，可知其由千餘人之全俄大會，縮而爲中央常務委員會，再縮而爲政治會議爲秘書處及組織部，一方專管國中及黨中之政治方針，一方專管黨之組織

，仲言之，就政治方針言之，操於政治會議九人之手，就黨之組織言之，操於組織部及秘書處十餘人之手，此其所以爲集權的組織也。美人張伯倫嘗譬之曰：共產黨猶軍隊焉，政治會議，組織部與秘書處，其參謀部也，中央常務委員會與監察委員會，其大將與高級軍官也，各省各州之秘書，其校尉也，各市鄉支部之秘書，其什長伍長與士兵也，蓋與西歐之政黨，除議場上有領袖，此外別無所謂上下屬之關係者，迥不相同者矣。

聞之俄人云，凡政治會議所決定，鮮有爲「全會」所否決者，凡中央常務委員會所提出，鮮有爲全俄大會所否決者，可以知黨員地位之弱與幹部地位之強爲何如矣。

此幹部之中尙有一主腦焉，是曰史泰林。史氏爲黨中秘書長，自一九二二年始，列寧逝世之日，彼又與卡梅納夫，徐諾維也夫二人，聯合以主持政治會議，故十餘年來幾以政治方針與組織二項集合於史氏一人之身。關於政策偏左偏右之爭，其勝者常在史氏，關於革除杜洛斯幾氏卡梅納夫等黨籍之主張，其勝者亦在史氏，蓋監察委員以清黨之名義，盡取反政府派而廓清之，雖以杜氏之有大功於蘇俄者而無如之何，以其與史

氏之聯絡深焉。其中央常務委員會與監察委員會之名單，在平日絕少變動者，當一九二七年杜氏徐氏失敗之日，嘗舉行新選舉，監察委員會中新會員被選者至一百十人，中央常務委員會中新會員被選者十有一人，此又可以見史氏之把持黨政年月久遠，故兩會中之人才，可以由史氏一人操縱之。質言之，共產黨之組織，既號集權，由政治會議等而更縮小之，則爲一人之專制矣。

現時政治會議中正員會及候補人如下：

1, Woreschilow 2, Kaganowitsch 3, Kalinin 4, Kirow 5, Kossoir 6, Kubiyschew 7, Molotow 8, Rykow 9, Rudsutak 10, Stalin.

第十六次全黨員會後秘書長仍爲史泰林

Rykow 於一九三〇年辭政治會議會員，代之者爲 Ordschonikidse,

第十二、近年之黨爭

杜羅斯幾於一九二三年嘗寫一文，主張實現勞動民主，（Workers-Democracy）中有語云：

近來黨中文字與辯論場中，嘗提及理想的民主之不可能，抑民主云云，本非吾輩所抱之目的。此所云云，誠哉然矣。然以同一口調可以答曰，純集權之不可能，亦猶純民主之不可能，集權本身之不得爲目的，猶民主本身之不得爲目的焉。民主與集權爲吾黨構造之兩方面。求所以平衡此兩方面以適合於當前之現狀，乃現時之問題也。就目前情形言之，此平衡已失去，其重心集於黨之機關本身。而黨之自動精神減而至於最小限度。因此黨中養成一種背於無產者革命精神之習慣與管理方法。此黨機關之日強，而黨之自動精神反受犧牲，乃吾輩所以有本黨不健全之感覺也。

夫民主與集權二者，以西歐政治學普通之術語名之，即所謂自由與權力，以權力屬諸政府，以自由屬於個人，且受憲法之保護，此二者在西歐民主國中之所以得保其平衡也。若就一黨以內言之，黨之成立以政見相結合，政見同者，有服從之義務，即俄之集權之意也，苟所見各殊，不妨脫黨，即俄之所謂民主也。西歐之民主國中，同屬一黨，關於政見，有討論之自由，遇有不合，可以自張旗幟或加入別黨，此其國民之自動精神所以能發揮也。若夫俄則異是，不獨一黨之外，不許有他黨，即一黨之內，不許自分派別，所謂政見不產於同黨之討論，而產於幹部之認可，因而稍持異議者，輒以驅逐之對待之，依此情勢言之，自然但有權力，而不能有自由，何也，俄之共產黨之產生，本以紀律謹嚴爲第一目的，雖曰有討論之自由，然黨內以行動一致爲要義，故一日則身黨內，即一日不能不遵行黨令，則自由終爲權力之犧牲矣。試以下表明之：

西歐各國與蘇俄兩方自由與權力分配異同表

第一、蘇俄

第二、西歐各國

1. 憲法上國民根本權利之保護	無	1.	有
2. 人民之平等參政權	無	2.	有
3. 本於結社自由故各黨林立	無	3.	有
4. 各黨各有加入政府組織內閣之權利	無	4.	有
以上就憲法及政治言之			
5. 既脫離甲黨者可以加入或另組乙黨	無	5.	有
6. 同黨內以服從黨紀為貴然各有守不守之自由	無	6.	有
7. 不守紀律者由黨中處以除名與流竄等罰	有	7.	無
以上就一黨黨紀言之			

由此觀之，可知俄人獨有服從之義務，絕少討論之自由。當共產黨在野之日，黨權雖高，而同黨中絕不以集權爲病，以其號召之權，基於同志之精神感召，而初無所謂國家權力焉。今焉既居於政府，一勝一敗，即爲政權得失所繫，勝者爲一國之統治者，敗者人待之若階下囚，則其所謂遵守黨紀，初不若在野時甲主張乙主張之通過與否，而成爲法律上政治上是非功罪之兩造矣。因而近年黨中內訌迭起，其失敗者或革除職務或流戍於西伯利亞，是直法庭上之囚犯，安有所謂民主與集權二者之平衡之可言哉。

黨內近年之大風潮二，甲曰杜洛斯幾與史泰林之爭，乙曰右傾派與史泰林之爭。

(甲) 杜氏與史氏之爭起於杜氏「新途徑」(The New Course)一文，主張黨中多實現民主精神，其文對於史氏之把持黨權發也。史氏集合黨中同志，於一九二四年第十三次全黨大會中大抨擊杜氏，且追溯革命以前之往事謂杜氏本爲孟雪維派而非鮑雪維派。翌年杜氏自集其文稿爲一書，並爲一序，序中指出卡梅納夫氏與徐諾維埃夫氏與史泰林氏三人反對十月革命之事實，蓋對於孟雪維之徽號而反唇以譏之也。於是

黨中議論蠶起，認杜氏大壞黨紀，乃強以辭去陸軍部部長之職，此世所公認之紅軍領袖拿破命，乃隱於高加索之養病退休之地。

杜氏去高加索未久，旋返莫斯科，黨中任爲外人投資特許委員會會長，卡氏徐氏不忘舊恨，力主對於杜氏嚴重處罰，且驅之於黨外，賴史泰林爲之維繫，而卡氏徐氏之議作罷。一九二五年冬第十四全黨大會中討論蘇俄近年忽略世界革命工作，與培養國內資本主義之非，於是卡氏徐氏與史氏間又生政見之異同。翌年夏間卡氏徐氏與杜氏三人既同以史氏爲政敵，乃深相結納，引爲同調，蓋三人同以爲社會主義之實現應以世界革命爲前提，非可單獨行於一國者也。

自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兩年間俄共產黨熱心討論者，厥爲社會主義能否實現於一國，抑社會主義與世界革命有不可離之關係，以爲可者，史泰林氏，以否者爲杜氏卡氏徐氏三人也，三氏與史氏之在政府中者相對抗，世名之曰反對派，或曰杜洛斯幾主義者，兩方各引列寧之言爲證，以明其爲正統之列寧主義，蓋黨中之政見，既不本於活人之

意見，則死人之遺言之解釋，大大生問題矣。

一九二七年之秋，反對派要求自印及流通政綱之權利，政綱者，即杜氏自擬關於黨內統制方法之改善，五年計畫之施行及國際形勢諸問題，具見於杜氏所著「俄國真相」(The Real Situation in Russia)一書中，幹部派拒之，而彼等秘密印刷，且分佈於同黨間，是年冬反對派有示威行動之舉，自製旗幟自定標語，於是大會中開除杜氏徐氏卡氏黨籍及同情於三氏者，黨中懸為禁令，凡同意於杜洛斯幾主義者，不得為共產黨員。三人中徐氏卡氏憚於黨之威力，旋遞悔過書，獨杜氏堅執不撓，黨中流之於俄屬土耳其斯坦之阿媽阿他(Alma Ata)，彼等素為革命黨，於秘密通信往還之中，自設中央委員會及地方分部，然其秘密文件均為俄之密探部所獲，因而杜氏之同調被捕者達百五十人，流戍於西伯利亞，猶俄皇所以待革命黨人之舊法焉。史氏恐杜氏一日留於國中，則黨內之分裂終不可免，乃遣杜氏至國外，蓋虎不在山林，則嘯躍之技不可得而施矣。一九二九年春杜氏赴土耳其遨遊，西歐諸國，皆不許入境，今方赴丹麥演說，然除土耳其

外，恐求一棲止之所，大非易事矣。聞俄人中形容杜氏心理之語曰，彼於離俄之前，彷彿至列甯墓前喃喃自白曰，彼雖死而猶生，我雖生而猶死。言史氏方處萬人之上而已奄奄一息，杜氏自身雖得爲異域之亡命客，然政治生命亦從茲絕矣。質言之，此亦俄制下兩雄不并立之當然結果而已。

(乙) 一九二八年以降，史泰林氏決定五年計畫，其農業政策中如集合農場，重稅富農等，與農人利益大相衝突，於是所謂右傾派者興，其領袖人物曰李哥夫，(Rykov) 托姆司基 (Tomsky) 及蒲哈林 (Bukharin)，李氏任人民委員會主席七年之久，兼政治會議會員，俄人中有以列寧之承繼人目之者。托姆斯幾爲工界重鎮，爲勞動組合國際之主席，蒲哈林爲「真理報」主筆，代徐諾維埃夫氏而爲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其著書曰唯物史觀之社會學，尤膾炙於共產黨員之口。此三氏且擊農人之困，要求於黨部四事：一，增加日常消費品之生產，二，電氣及鋼鐵事業之緩進，三，鄉村階級鬥爭之和緩，四，國營及集合農場進行日期之延長，此外政府內部贊成李氏之議者有財長次

長富命姆金 (Frankin)。史氏答之曰：是援助富農也，獎勵資本主義也，削弱無產專政也，惟有壓制富農，推廣集合農場，自能救濟穀荒，惟有加速工業化，自能救濟工業品之缺乏。及一九二九年集合農場推行之速，出於預想之外，工業計畫亦能按預定數字進行，於是右傾派不利於人口。是年中央常務委員議決革命除蒲氏政治會議會員之職，至於托氏李氏則予以警告，謂彼等苟繼續反對黨之決議，黨中將予以處分，及一九三〇年六月全黨大會選舉中央常務員，三氏仍得被選，李哥夫且被選為政治會議會員。蓋史氏不欲與右派決裂焉。然黨內反對之聲不絕，至一九三〇年十二月，李氏辭人民委員會主席，以現總理莫洛托夫代之，其政治會議之職會員，由奧特血尼幾茲氏繼之。至是右傾派之勢，亦受制於史泰林矣。

以上兩大風潮，皆為敵黨之敗失與史氏之勝利，然謂俄之政潮，從此平定，未必然焉。據近日傳聞，左右兩派且有合為一之趨向，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央常務委員會決定開除著名黨員二十四人，聞卡氏徐氏咸在其列，至其內幕如何，可以下列十月十七日哈瓦斯

社柏林電作爲參考。電云：

共產黨內部破裂詳情，最近始行洩露。此次開除黨籍之軒然巨波，其最初原因，不過由於攻擊史泰林而起。

共產黨內部暗潮已非一日，一部分黨員對黨不滿，早有所聞。但因缺乏勇氣，故不敢公然攻擊此黨國之元首。

及九月中旬，反對派始決定採取共產黨有史以來之空前手段。共產黨左右派領袖十八名，聯名聲討史泰林，而主張廢止史泰林之個人獨裁制。該項文書之形式與內容，酷似前俄皇下野以前大公爵致書尼古拉斯第二之口氣。不過今日十八領袖之要求，不僅爲史泰林之下野，即算了事。彼等并且主張此蘇俄無冕之王，從此不得問政。

此項文書攻擊性質之嚴重，爲一般始料所不及，印像至爲深刻。史丹林一派人物，尤爲驚惶失措。幹部派人物，當即討論應付對策。史泰林親自出馬，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召集中央常務委員全體大會，以便籌劃對付辦法。該會名義上乃在考慮某項政

府報告，實則該會之使命，乃在指揮史泰林所擬定之對策。

十八領袖之檄文中，指摘史泰林之軟化政策，至德國政局不安，適爲吾人宣傳之機會，此點亦曾特別提及。中國革命運動，共產黨竟袖手旁觀，絲毫不予援助，亦爲攻擊史氏之口實。右派領袖對史泰林不合黨義之農村政策，亦表示不滿。

史泰林答覆，至爲迅速。在此種對抗運動中，史氏得到秘密警察之熱烈擁護，此秘密警察，努力結果，終於破獲十八領袖所利用之秘密印刷機關，此種印刷機關所印之刊物，在警察眼中，均爲煽惑暴動之宣傳，至各種秘密集會，亦在該印刷所舉行。秘密機關破獲之後，史泰林即實行其報復政策之計劃。

史泰林手段敏捷，故於短時間之內，中委之來歸者，已無慮過半。秘密會議時，當即決定開除黨籍二十四人。

史泰林此種先發制人之手段，卒使反對派無法行動，不過反對派行動一時雖受限制，但不安空氣，隨地皆有。而況各方對於史泰林個人獨裁制之不滿，尙與日而俱增乎？

本其數年來之政爭，可將雙方主張分類如下：

1. 關於黨內構造……

杜氏等主張所謂勞動民主

史氏等主張勵行黨紀

2. 關於俄國社會主義之建設

杜氏等以世界革命爲立場

史氏主張先完成俄國建設

3. 關於農業政策……

右傾派主張富農之優遇與集合農場之緩進

史氏主張壓迫富農與集合農場之急進

4. 關於工業問題……

右傾派主張日用工業品產額之增加

史氏派主張電氣化與重工業之發達

自此政見異同言之，與英國之或主自由貿易或主保護關稅或代表地主或代表工商，德國之或重農或重工商或代表廠主或代表工人，其派別之分歧正相等耳。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甲主甲說，乙主乙說，乃人情物理之常，初不能強而齊之者也。蘇俄只有一黨而

不容有第二黨，因而一黨之中另生派別，如杜氏之要求自定黨綱是也，既不能成爲公開之黨，則以秘密之法圖謀不軌而流於秘密結社，且既成爲秘密結社，則結社之法定權利，成爲作奸犯科之行爲矣。

如是西歐與蘇俄兩方待遇政黨之方法，可得而比較之者：

第一、西歐方面

1. 各黨林立，可以滿足各有主張之要求
 2. 各代表一派，各鼓吹其說，採用與否，聽諸民意
 3. 各派政策之選擇，以各派各得立朝，故以責任觀念爲前提
 4. 各有立朝之機會，故各人之權力慾，各得滿足
1. 俄國方面，只有一種官許之政見，其他政見之傳佈，皆屬犯法

第二、俄國方面

2. 政見決定之權，雖屬於全黨大會，而幹部指派黨代表，故勝敗之數，決之於誰爲幹部

3. 既無反對黨，更無反對黨立朝之機會，故政策決定與責任觀念不生關係

4. 反對派之權力慾，永不能滿足

自上表觀之，所謂自由與權力之平衡，實現於西歐乎，抑實現於俄國乎，不待知者而知矣。

或者曰，國家當改造之際，其爲政府者，勢不能如西歐政黨之轆轤上下，惟有以全權屬諸政府，而後政府乃能應付自如。吾人以爲個人之自由政權之集中兩不相妨，個人之自由表現於言論與結社，政府之權力表現於政策之施行，此二者之間，自有折衷之法，一方許國民以言論結社，且許其列席國民會議，討論政治，則民意有所發抒，民權有所保障矣。他方由國民會議議定一種三年或五年內之行政綱要，政府由各黨領袖共同組成，而政府之執行行政大綱，由國民會議授以便宜行事之全權，雖有關員之來去，決無政策之變更，則政治上之權力集中矣。以視俄之集中權力而犧牲自由，因而同黨之內風

潮疊起，甚至立朝者專以嚴刑峻法治人，流一國傑出之士於異域遐荒，在野者迫而爲秘密結社，非出於推翻政府之革命行爲不止，其治亂安危之相去爲何如哉。

第十三、一九三一年史泰林之「六點」演說

一九三一年初秋旅歐之日，讀德國報，見其標題，曰蘇俄之轉向，曰共產主義之崩潰。蓋是年六月二十三日俄國經濟學者之大會席上，史泰林有演說一篇，題曰「新情況——經濟建設之新職掌」，欲以資本主義國之經營工廠法，移用於俄國，歐人乃以轉向二字稱之。及九月至莫斯科，詢之駐俄使館之錢君階平，曰誠有之，俄文本非爾我所能讀，所藏獨法文本耳。時方忙於參觀，未及讀此演詞，後來從德文報中搜索，僅得此演說之刪節本，雖不免斷片之恨，況已成明日黃化，然當世中定不乏同好之士，或可供來者之取法，故譯錄而解釋之：

斯氏演詞分爲六點，一名「六點演說」。(第一)勞動力。史氏云，『由鄉村農民流入城市者已停止，失業業已消滅，今後招募工人之法，應由各工業與集合經濟單位訂立契約，以免昔日零星招來之弊。』一九三一年頃，俄國社會上有一種口號，曰「工人

被束縛於工廠」(Der Arbeiter ist an seine Fabrik angebunden) 一廠之內，既有工場，復有俱樂部，食堂，學校，院病，各人携家而生活於其中，雖欲離之而去，非易事矣。史氏之言曰『現時生產規模日擴大，機器設備益複雜，勞動力之流動，非停止不可矣。』被束縛云者，猶昔日農民不離本鄉之意，殆「土着」之謂歟

(第二) 工價 史氏云，『勞動力之所以自由流動，由於工價規定方法之錯誤，今工廠中均有定價表，以各種工人之平等待遇爲準，此實大誤，非廢止之不可。苟有人焉持工價規定須本乎平等原則之說而置巧工拙工之區別於不顧者，是違反馬克斯主義與列寧主義焉。今後應注意之各事，曰領袖工人團，曰技巧工人之升遷，曰生活條件之改良，今之工人，已非奴隸，而實爲主人，其物質上文化上之需要，非有以滿足之不可矣。』

(第三) 工作組織 此段中史氏極言俄國工人對所託工作所用機器與工具之不負責任

。史氏曰『工人之不負責任，乃大規模生產之大害，乃破壞七日不斷工作之罪人。有七日

不斷之工作而不至流爲工人之無責任，惟有採用鐵路行政之制，或庶乎其可。」

(第四) 勞動群衆中之技術層。史氏曰，「生產區域益擴大，大規模之鐵道建設正在發展中，工人中須由自身產出技術的與指導的人才。工業專門學校之所養成，似尙未足以語此。工人之中須自產出此上層人才，以達於指揮管理之地。各人萬不可堅持曰，屬於指揮之地者，非黨員不可，蓋黨員與非黨員之間，貴乎相互信用。」

(第五) 舊時技術人才之採用。史氏之意，俄之資本主義已毀滅，集合化已成功，外來之干涉已不足懼，昔日資產社會中之上層人才，本欲爲害於俄者，今可轉而有益於俄，故對於舊派之技術人才之政策，或曰專門人才之驅除政策，非變更不可矣。

(第六) 商人式的營業方法。國營事業之大弊曰浪費，以爲財源出於國家，可以取不盡用不竭，若夫商人之經營，非徒出入相抵而已，必求其有所盈。俄自一九三一年，命令各廠須求出入相抵，對於出入不相抵之工廠，銀行停止借款，此皆史氏以資本主義國之方法移用於蘇俄也。史氏之言曰「致之資本主義的國家之歷史，其後進國之欲發展工

業者，誰不倚賴外國之信用與借款？而俄則不能，其農工交通三者之建設資金，無不出於俄國預算上之所積貯。然以俄國之所僅有者，建造大規模之工業，提倡農業生產，與築俄國東西兩方之聯絡綫，其資力之不足，何待言乎？故俄國所當注意者，曰節省冗費，曰發展內力（殆指忠勤之道德言之），曰商人式的經營之採用，曰生產費之低廉，曰資本積貯之銳進，曰經理機關不用多頭制而用統一制。

史氏當時更有鼓勵國人對於五年計劃信仰之語曰：

黨中有若干人謂吾等之生產計畫非實際的，且不能實行。吾輩之計畫實際的乎？明眼殆一見而知之。惟其為實際的，故實現之條件一切具備，惟其為實際的，故其成與不成，不視乎他事，而視乎吾人，視乎吾人之所能所決與所以衡量事情者為斷。誠吾輩之計畫為非實際的，何以各工廠之經營已超過規定數字之上乎？吾人之能事，不能以列舉數字為限。此項計畫已為數百萬工人之活的實際的工作矣。數百萬人從事於工作而造成新生活，即此計畫之實際性也。吾人也，吾人之意志也，吾人之

決心也，即此計畫之實在性。此計畫之實現與否，視乎吾人之決心。

竊讀此演詞而深有所感者，共產黨人攻擊資本階級之語，每日彼輩惟知營利而已，而共產主義者所期望者，爲「各取所需」之社會，二者理想高下之分，不待言矣。然世間有一大制限，是爲物品之產製。物品之產製，需勞力與資本，因而有生產費，若製物之廠消耗過多，而出入兩不相抵，則不能不另求資金於廠外，其在資本主義的國家，則求之私人，其在共產主義的國家，則求之政府，而兩方皆不能不先以計算，曰吾所出資金，是否取償之可能。於是一切問題，如工價規定，如技術人才，如商人之出入相抵之原則，皆隨之以發生矣。資本主義以其早認識此等原則而能維持日久，共產主義之試驗，初恃其理想之高，以爲可以任意創建新制，及施諸事實，而有以知其不然，以其受生產費之限制，與資本主義之工商業正同。然史氏之演說，非共產主義者之退步，乃共產主義者之進步，以其發見理想之高尙外，同時難逃於物質制限之外焉。

（按）一九三三年九月五日蘇俄通信社有法前總理赫禮歐之譚話一段，足證此「六

點」演說之引人注意。赫氏云：「我所深信者，爲蘇俄之愛平和，世界平和已爲蘇俄大衆最寶貴之觀念矣。史泰林氏嘗提出六點，予我以至大之印象。此實最有益最大胆之原則，他國人民所應深思者也。此六點中，表示史氏之兩種性質，曰心思之周遍，曰勇敢。」

第十四、一九三三年一月史泰林之演說

以世界商業之息息相關，舉世欣欣向榮，一二國猶不免於貧困，若舉世市況蕭條，任何國家勢難獨自昌盛，明夫此理，則一九三二年俄共產黨代表大會中嘗有第二五年計畫之決議，乃於今年一月之史泰林之演說中，微聞「退堂鼓」之聲者，其故可知矣。一九三二俄之農業收成，不及一九三一之半，俄平日所恃，厥在農產品之出口，易他國之機裕，俄既無貨，他國之購買力又銳減，則以國際貿易為背景之第二五年計畫，難於即時實現，顯然矣。史氏演說在說明既往之第一五年計畫所以成功者與所以失敗者安在，至於未來之五年計畫則勸告國民以「緩步齊行之工業化」八字解之，皆世界之不景氣有以致之也。

史氏述第一五年計畫之所成，為百分之九三，七，其餘百分之六，所以未能實現者，則對日作戰之準備有以誤之。史氏之言曰

五年計畫之大規模工業生產程序，原定五年完成，今於第四年之末，達到百分之九三，七，較之歐戰之前，已加三倍，較之一九二八年之標準，已增二倍。關於重工業，吾人所達到者，爲百分之一〇八，已超過於預定數字矣。但就全體言之，所未達者，尚有百分之六。其所以然之故，則以日本拒絕簽字於互不侵犯條約，且以遠東之紛擾，將若干工廠移於國防武器之製造。以甲種工廠改爲乙種工廠，須改裝機器，因而工事停頓者四月，此乃原定生產程序之所以不能實行也。因此工廠改造，將國防力上之缺陷，固已補足而無餘憾。然於五年計畫，則有一不良之影響。假令無此意外之變，不徒能實現，並能超過原定數字，無疑義矣。

此史氏之語氣中，可以想見俄之改工廠爲軍械廠者，與歐戰中西歐各國之情況相彷彿，所以未演成日俄戰爭之爆發，殆一髮間耳。史氏更解釋所以注重重工業而忽視消費品之故如下：

有人謂國中十五萬萬之金盧布，爲重工業之設備支出者，應移其一半，以購入棉花

，皮類，羊毛與橡皮。則國中可以增加多棉絮，皮靴與衣類。在他一面則吾人不能具備耕犁，汽車，且不能有鋼鐵，金類，以造機器。他國有最新之技術而我獨無，豈非等於束手無策乎？吾人且不能以農業機器供給農人，而米穀之收不增加。吾人失其所以制勝國內資本主義之具，而資本主義且抱野心以圖恢復。一國無重工業，即無現代式之防禦工具，所以維持其國家之獨立者安在，其國家不流為外敵之俎上肉者幾希。則吾國之地位與中國相等，中國獨無重工業，以無本國之戰爭工業，乃任耽耽逐逐者之宰割。換詞言之，處此情形之下，吾人受外國之干涉，已無所謂互不侵犯條約，惟有戰爭而已，此後戰事之慘酷，非常人意料所及，他國有近代之殺人器而我無之，則俄其何所恃以自存乎？

史氏以無重工業之危殆，告其國人，且以吾國為例，不知國人聞之，亦有動於中乎？
史氏乃一轉其語調，說明第二五年計畫所以當緩進之理由：

上文所言，乃五年計畫之動因，乃此新建設之所以銳進，乃此新建設之熱烈情緒，

因此各工廠中有所謂急進隊驚人隊，是皆五年計畫之功臣也。或謂第二五年計畫，何不可仍此激進之舊狀。然以吾觀之，決不然矣。

史氏之意，俄之大危險既已過去，以工業方面新技術之基礎已立，故無取乎昔日之緊張，然其所以由急進而緩進者，實世界商業之衰墜有以限之。

史氏述農業方面之進步曰：

本黨所已達到者，不及三年之內，集合農場之成立者二十萬個，國營農場牧場之成立者五千個，播種畝數之增加者，二千一百萬畝（海克塔）。

本黨所已達到者，集合農場之內，包含農家百分之六十，包含耕種地面百分之七十。故視五年計畫原定數超過三倍。

本黨所已達到者，在小農主政之時代，每年出售於市場之穀，為五十萬萬至六千萬布特，今其數量增至一百二十萬萬至一百四十萬萬布特。

集合農場之成功，史氏最引為得意之作，除前段之統計外，更有仲說之語：

蘇聯重要行政區中之集合化，已告結束。以吾人所成就，逾於吾人之所希望。不徒結束而已，吾人相信集合化為適宜於農人之經濟組織。此實最大之成功。昔日所慮者，為存在乎不存在乎之問題，此問題今已在肯定之意義中解決之矣。

集合化已確定，個人化之途經已阻塞。今後之任務，在鞏固集合農場之組織，留其忠實而去其不忠實者，此為第一要務。

史氏提及俄幣之國際價格問題曰：

幣價由何而固定歟，所當注意者，自以有組織的市場（殆指柏林紐約倫敦等處言之）為最要，而無組織的市場次之。謂僅有現金，便能安定幣價，斷不然矣。俄幣安定之第一要義，在其國家之掌握中，能有無量數之貨物，以銷售於市場。貨物之保證勝於現金之保證，任何經濟學者所不能否認者也。資本主義的國家中之經濟學者，其以現金的安定幣價之法而誤入歧途者屢矣，不知彼等亦有所覺悟否？

此即史氏以增加出口貨為抬高俄國幣價之方法也。出口貨物日多，則俄之貨物，足以易

他國之貨物，而俄之幣價，自不虞其跌落。

史氏於結束處，估量五年計畫之價值曰：

第一，五年計畫之成績，可以反證資產階級與社會民主黨中人目五年計畫爲妄想爲熱症者之非。既有成績，則其爲可以實現之計畫顯然矣。

第二，五年計畫之成績，粉碎資產階級口中彼工人但能有所破壞，不能有所建設之主張。此五年之成績，可以證明彼工人不徒建設新者，同時能破壞舊者。

第三，五年計畫之成績，打破社會民主黨中社會主義不能單獨在一國中建設之論。五年成績，證明在一國之中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的確可能。

第四，五年計畫之成績，可以反證資本主義的學者主張之非，彼等謂資本主義爲最善之組織，其他經濟制度皆難持久，而制勝經濟發展中發生之困難。此五年之成績，明示資本主義的制度已破產已殘破，已活過其時代，惟有對於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制度「退避賢路」，蓋其對危機無所畏懼，又能戰勝資本主義不能解決之困難者，獨有

蘇維埃之經濟組織而已。

第五，五年計畫之成績，證明俄國共產黨之無與爲敵，惟共產黨應知所以領導群衆而具有無異之精神。

要而言之，史氏演說，一方爲爲蘇俄社會主義奏凱歌，他方則明言不可再求有如前此之激進之第二個五年計畫，蓋於鼓勵之中，隱示其警告之意，則俄最近之將來之方針，可以見矣。

丁、思想與教育

第十五、蘇俄思想之定於一尊

世界之哲學家衆矣，有英之陸克，休謨，法之笛卡兒，德之康德，黑洛爾，謝林，治其學者大抵視爲衆說之一種，未有認爲「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者矣。馬克思之於俄國異是，其權威之大，令人有「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之感，俄哲學家持論稍有與馬氏相出入者，則政府斥爲「非聖無法」。前年九月我訪莫司科大學校長，先譚校中分科情形，繼談學生入學，校中先儘工農子弟收容，獨留百分之三十或二十五以待資產階級之子弟，我腦中聞之，已覺其與「有教無類」之旨相違反，繼謂不論文科理科工科學生，無不應讀「辯證的唯物主義」「唯物史觀基礎上之社會學」與夫「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吾乃嘆曰：此與漢武帝之罷斥百家表彰六藝，與明代之撰定「四書大全」「五經大全」爲應科舉者之進退標準者，復何以異。意者政治上由民主而變爲獨裁，故思想上亦將由百家

爭鳴變爲定於一尊，然此得謂爲人類文化之進步歟？

馬克思之唯物史觀之說，流傳國內廣矣，無待吾人之敘述，茲但舉關於唯物史觀馬氏最成熟之簡言式，見於一八五九年之經濟學之批判，乃進而論其與俄國思想界之關係。馬氏之言曰：

人類在社會的生產中，加入於種種特定的必然的離人意而獨立的生產關係中。此種生產關係，與生產動力（即手工或機器之類）之特定進化階段相應合。生產關係之全部，組成社會之經濟的構造，此即爲社會之惟實的基礎，在此基礎之上，乃有法律的政治的上層構造，對於此項基礎，更有特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之應合。故不得謂人類之意識，決定人類之存在，而應謂人類之社會的存在，決定人類之意識。（下略）

簡言之，存在決定意識，非意識決定存在，不外恩格耳斯所言，所以維持人生日用飲食之具之生產，爲一切社會組織之基礎，故求社會的變更政治的革命之最終原因者，惟有於生產方法中求之。馬氏之意，生產方法生產關係爲下層之真正基礎，其政治法律科

學等，則爲其附庸，故名上層構造，馬氏舉例以明其所謂應合關係曰：有風磨，則其社會組織爲封建制度，有蒸汽機則其社會組織爲資本主義，究竟風磨時代之道德，何以與蒸汽機時代不同，天文學物理學等是否在蒸汽機時代爲一種，在他日有新生產動力發明時是否另爲一種，獨惜馬氏未嘗有以明告吾人。然馬氏自信所言爲不磨之真理，故嘗有言，人類之思想，視其所處之經濟的社會的地位如何，此蘇俄政府「欽定」學說之綱領一也。馬克思學說之惟一目的，不外推翻現狀，藉黑格爾之辯證法或曰對演法，以助之張目。黑氏辯證法分三段，第一曰正，第二曰反，第三曰合，譬諸先有植物之莖，是爲正，種之地上，則葉化爲烏有，是爲反，然新樹隨之而生且發而爲莖，是合二者而一之矣。馬氏以此學說施之於社會，則有「沒收沒收者」(Expropriation of Expropriate) 之說，意謂現有資產階級正也，勞動階級反也，取現有之資產而沒收之，以造成一新社會，則爲合矣。馬氏認爲古往今來之歷史，不外階級鬥爭，希臘然，羅馬然，今後之世界亦無不然，故歷史之動力在階級之仇視，亦即對演作用之所由以發生，此蘇俄政府「欽定」

學說之綱領二也。合此二者以成俄國之辯證的或曰對演的唯物主義，視馬克思時代或今之德國僅名之曰唯物史觀者，其意義更尖銳化矣。

今俄之革命既成，資產階級的國家已取消，其代之而興者，爲無產階級之專政。此時期內，資本主義未絕跡，社會主義未實現，於是有其過渡時代之方法，以爲實現社會主義之準備。俄之共產黨認爲其急應準備者有三種陣綫，第一爲經濟的陣綫，其所事爲開發生產，改良技術，質而言之，採用最新式之生產與技術，以進於工業國；第二爲社會的陣綫，將階級鬥爭之理使之尖銳化，使之澈底實行，以取消「不勞而獲」之階級而達於無階級的社會；第三爲以太奧邏輯的陣綫，以共產主義教育民衆；鞏固共產主義的宇宙觀，掃除資產階級之以太奧邏輯，此三方面之經營，在共產黨言之，皆爲辯證的唯物主義下應有之方針，而自吾人觀之，適所以證唯物史觀之不確，何也，馬氏之意，有新生產動力，乃與現存之生產關係（如勞動者與資本家）發生衝突，而社會革命以起，即生計基礎既變，而後上層之政治隨之而變，今俄國先實行革命，成立無產專政，自恨

工業之落後而有五年計畫，是其生計基礎未變而政治組織先變矣。共產黨執政之後，忽而戰時共產，忽而新經濟政策，忽而五年計畫，安在生產方法能對於政治加以絲毫之制限。可知俄革命之成功，與其謂爲馬克思主義之實現，不如謂爲共產黨人巧於奪取政權可矣。以太奧邏輯方面，俄政府方且苦心焦思，以圖統一，因不統一而須加以統一，尤以見以太奧邏輯之不僅受經濟組織之支配矣。茲舉俄人在思想方面之工作言之。

第一，哲學方面 俄國共產黨之哲學思想，發軔於伯蘭哈諾夫，(Plekhanov)而列寧氏之「唯物主義與實驗的批評主義」一書爲正宗。列寧氏深好黑格爾之辯證法或曰對演法，惟盡去黑氏惟心的元素。彼爲統一國內國外之思想計，發行雜誌一種，名曰「馬克思主義旗幟之下」，(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嘗有宣言之文曰：

爲達此目的計，本雜誌之著作人須自唯物主義的立場，研究黑格爾的辯證法，自惟物主義以研究辯證法者，即馬克思嘗用之以從事於歷史與政治的研究工作者也。東方之國（日本，印度，中國）有千萬，萬萬之人民，沈睡千年，絕無作爲，因而致

歐洲進步的民族陷於停滯與懶惰之境，惟有促進此等民族此等階級之覺醒，則彼等定樂於接受馬克思主義。

黑格爾辨證法之研究與解釋，決非易事，在開始之際，不免於與錯誤爲緣。然世之不錯誤者，必其絕無作爲之人也。吾人當察馬克思之自唯物主義以應用黑氏辨證法，便知今後所以繼馬氏而開展之者爲何如，將黑氏之文句，提要摘出，加以唯物之解釋，更以現代事實如帝國主義的戰爭如革命爲例證。馬克思主義「旗幟下」之撰述人，依我之意，應結成一團體，名曰「黑格爾辨證法之唯物主義的友人會。」自然科學之研究者因此類之研究，亦可得哲學問題之若干答案，此等問題由自然科學之革命而發生，而崇拜資產階級之舊習者每好爲曲解，導之以入於反動者也。

俄國內持此標準以進退哲學家人才，其稍不中繩墨者，斥而去之，如田泊林氏（П. П. Потапкин），素號爲蘇俄哲學界之權威，而羅那却斯幾氏（Lunacharsky）（前教育部長）評其不免於惟心的臭味，（詳見羅氏所著「在俄國之黑格爾」一文中）史泰林氏謂田氏輩對

於無產革命之實際問題全無貢獻，蓋彼等於唯物主義的哲學，視爲一種國教，又以有形界之計日程功，轉而責望於學者，真難乎其爲蘇俄之哲學家矣。

第二，反宗教運動 惟物主義之立場上，只知有人，不知其他，只知有人事中之生產方法，不知其他，惟然，彼等於神道設教之義，反對尤烈，試觀列密之言曰：

宗教者精神的壓迫之一種也，其壓力之至大者，在普通民衆，彼等固以迫於衣食而不得不出而作矣。此被榨取階級與其工主鬥爭，而苦於無可告訴，乃生一種對於生後之信仰，猶之野蠻人與自然界爭勝而生一種對於神怪之信仰也。對於此終歲勤動不已之人，宗教家教之以受動與忍耐，惟求天佑於來世而已。……宗教者，民衆之鴉片烟耳。

共產黨反對一切宗教，其憲法中剝奪教士之公民權，廢學校課程中之宗教科目，禁止對於集合十八歲以下之孩童三人以上，授以宗教工課。近年來設所謂「無上帝會」，(Union of the Godless)會員達六十萬人，支部一萬二千所，於是西歐人士動色相告

，目爲無法無天，且告我曰，凡爲人類應鳴鼓而攻之，我乃語之曰，我亦自「無上帝」之國中來也，何足奇哉。

第三，教育政策 教育者，不外前一輩人，以其所認爲至寶貴者授之於後一輩之子孫而已。俄之哲學的立場，既大異於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於是其教育宗旨亦大異乎吾人平日之所聞。彼等指出兩方教育之絕不相同，以「彼」代資產階級教育，以「此」代無產階級教育，表而列之如下：

彼 掩飾階級利害之相反

此 注重階級利害之相反

彼 有「爲教育而教育」之說

此 認定教育不外全局中之一部，所以達目的之手段

彼 民族主義

此 國際主義

彼 惟心主義

此 唯物主義

彼 宗教的

此 反宗教的

彼 以人格發展爲至高目的

此 認定人格爲社會全體之一分子，應效忠於社會

資本主義的國家之教育，大學中有文科理科之別，中學亦有文實之不同，其學校種類至多，育才之法至不一，豈能如上列對照表之簡單，而處處相反者乎？蘇俄雖提倡鬥爭，然何嘗不主張鐵的紀律，雖重視國際，何嘗不以愛護蘇聯之義訓戒國人，安見無產教育之真能純爲國際主義與唯物主義哉？世界決無有專教以搗亂，而不教以守法，專教以物質爭奪，而不教以道德修養，而可稱爲教育者矣。

第十六 俄國哲學界之近狀

吾儕習聞唯物史觀者之言，以生產技術生產關係爲下層構造，政治法律哲學美術宗教爲上層構造，上層構造之如何，視下層構造而定，彼等本此原則，以解釋一國之思想史，於是各人之思想系統所以成立之原因，概歸之於社會現象或曰社會生計，柏拉圖之惟心論，則曰柏氏出身本爲貴族爲之也，陸克之主張民權，則以陸氏處於中產階級與封建勢力互爭勝負之期之故也。

誠下層構造可以支配上層構造也，則在同一社會環境之下，應產生同一之思想或哲學，考之事實，則時代完全相同，而哲學上之主張則有大相異者，譬之霍布斯與陸克處同一環境中，而兩人之政治哲學，一主君主專制，一主議院政治。菲希德，雪林與黑格爾生於同一國同一時，彼此又有過從之雅，而其哲學學說，一以自我爲主，一以同一爲宗，一以絕對爲歸宿。乃至歐戰以後，據蒲哈林氏之歷史的唯物主義一書中，評最近時

歐洲之思想曰趨於神秘主義，然吾人目擊現時代之哲學，固千差萬別，其中如德之馬堡學派，如羅素與英美之新惟實主義，處處以科學爲根據，而與神秘學說立於反對地位者矣，社會現象四字，曷足爲哲學學說異同之惟一理由乎。

俄國，無產階級獨裁之國也，此無產獨裁之國中，其思想界應有特殊現象，爲我所急欲知者一，此獨裁之國中，其哲學界是否較他國爲統一，此我所急欲知者二，吾抱此思想以攷察俄之哲學界，而其結果與所期望者大相懸絕，蓋同在對演的唯物主義之下，其意見之不一，與資本國中哲學家之人各一說者等耳。

九月五日參觀克羅米那（去莫斯科二三百里）集合農場，其地方政府請余等午餐，席間遇美國派至太平洋會議之代表卡脫（Carter）父子，法學家卡本德（Carpenter）及他一人，美代表詢余來自何地，余以德之耶那城答之，繼問余識耶那之倭伊鑿否，答曰一九二〇年余從倭氏習哲學，傍余而坐者爲俄文化社之引領人勃勞特氏，聞余嗜哲學，乃曰君如有意攷查俄之哲學界，當由社中代約蒲哈林氏與君一譚如何，余應之曰，此余

所願見之人也，甚願與之討論哲學，美代表聞余將見蒲哈林氏，大露不愉之色，詰余曰，君爲倭伊鏗門下，奈何研究唯物主義，余知美人之稚氣爽直，不與深辯，但曰入國閩禁，入境問俗，此亦吾人調查俄情者所應知之一端耳。

蒲氏之「歷史的唯物主義」一書，根據馬克斯學說，爲之疏通證明，但有事實徵引，絕不參以列寧式之形上學的唯物論，可爲能傳馬氏之衣鉢者矣，勃勞特氏提議晤譚，正中下懷，孰知勃氏於俄國哲學家與政治相關處之內幕，初不深曉，彼徒知蒲氏曾爲政府派之哲學家，而其最近之失意情形，則勃氏尙無所聞，至政府不准其與外人交譚，尤爲勃氏不及料。勃氏初約余七日去文化社，及至社中，則支吾其詞，但曰另約共產研究院哲學家與余見面矣，乃大悟與蒲氏一面之緣，至是絕望。

八日至共產研究院，文化社已爲約定哲學家刺特甫司克氏，刺氏爲莫斯科大學教授兼研究院哲學部事務，在歐戰前後曾留學法國治哲學者也。先爲述俄國近年哲學之變遷，謂革命之前，俄哲學界多爲康德主義者，近年來漸集於馬克斯唯物主義之下，除外省大

學尚有少數反對派外，惟物主義已爲俄國惟一之中心思想，余問所謂惟物主義是否悉宗蒲哈林氏之說，彼乃大放厥詞，力斥蒲氏之非，謂蒲氏之粹純機械主義不能解釋歷史，彼又自述其學說，謂彼視歷史猶一生產的有機體 (Productive Organism) 余方欲詰以有機體之說是否近於進化論，彼立即自辯，謂雖持有有機體之說，然與修正派無涉，仍以革命爲立場者也。我又詢田泊林 (Deborin) 之近狀，則曰彼爲一孟雪維幾的惟心主義者矣，言外頗示鄙棄之狀，若不屑措意者。刺氏詞意懇摯，純爲學者面目，惟拙於言詞，雖俄之學者，大抵能通兩三國語言，然德語譚話，非彼所長，故有詞不達意之苦。余欲與之定後會之期，往訪於莫斯科大學中，彼堅持不可，意者彼雖爲學者，然非得政府許可，亦不輕易與外人接洽乎。

在此譚話中，其予我以至深之印象者則有一點，即馬克斯主義者平日醜詆資本國之哲學家，謂爲專助中產階級張目，其於此等人之持論，概以「以太奧邏輯」名之，孰知在惟物主義之下，而機械論與有機論之對峙如故焉，乃至政府派學者如蒲哈林氏如田泊

林氏昔爲唯物主義之健將，而今另有新學者代之以起，是數年來俄國之社會生計未嘗變更，而哲學界之宗盟，已再易三易矣。然則哲學之變化，起於思想內部，初不以環境爲標準，不亦因此而益顯乎。

以余讀英美哲學雜誌中所載消息，則知田泊林氏素爲反對惟心主義之驍將，今則旁人以「惟心主義」之徽號加於田氏之身，田氏大懊喪，患狂疾而入瘋人院矣。

俄都之革命博物館中，陳列俄革命初期黨人坐監情形，以五年計劃之成績終焉，其中有一小室，名曰思想部分，黑格爾之相片高懸在上，其下爲斯脫牢烏斯（Struss）及費爾巴哈（Ferbach）；再下則爲馬克斯與恩格耳斯，所以表示馬克斯哲學上傳授之序如是也。更聞俄之白色哲學家名伊爾文氏（Ivan）素以專攻黑格爾論理學著稱，既定罪入獄矣，以列寧之命釋之而出，繼而流戍於西伯利。然伊氏之釋出，與黑格爾像片之陳列，足以表示俄人中殆有不滿意於粗淺的唯物主義，而有走向黑格爾主義之趨勢矣乎。

一九二九年俄國內之馬克斯主義與列寧主義研究機關，開全國代表大會，有哈葛夫

(Hartow)之研究院學生，大罵其院長，謂讀書四年，竟一無所得，絕不能養成一學者，徒爲宣傳員而已，可知哲學工作，以能思索爲生命，今不令其自思，而日令其言馬氏之言，則「思」之本身，完全拋棄，尙有何哲學可言。以余所見，機械觀之實在論與夫唯物主義，早晚必有崩壞之一日，雖俄政府尙未必遽許人民以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然其不能以唯物主義爲惟一中心思想，可以斷言。總之，一國思想決不應成爲「聖諭廣訓」式，要以自由思想爲正當途轍而已。

第十七、蘇俄教育制度譚

凡感發人之情與知者，概可目爲教育，曰直接教育，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是也，曰間接教育，圖書館，博物館，電影院，戲館及電台廣播是也。留俄都數日之中，承莫代表柳忱之招待，觀其國家戲院之歌劇曰：「紅罌粟花」(The Red Poppy)，所表演之事實爲中國新娘坐花轎經過市中，英國海軍官與之調戲，俄人見之，乃挺身起而保護此新娘，此女因父母恨其與外人往還，卒死於非命。劇中背景，望知而爲對於帝國主義之反抗，且中國家庭舊慣梗於其間，乃演成此悲劇。場上佈景，時有俄女子大隊跳舞(Ballet)參插其間，顏色尤合於近代裝飾，能奪人耳目。此劇與我在德之蘭泊齊希劇場所見之「中國沸騰」(即「萬縣事件」，在上海已演過，定名爲怒吼吧！中國！)二者同爲俄人特列泰柯夫(Tetiakow)之作。此一劇雖含有國際政治宣傳作用，然與德之夏雷(Schiller)之「瑞士獨立」一劇(Wilhelm Tell)出於同一精神，又加上帝國主義，勞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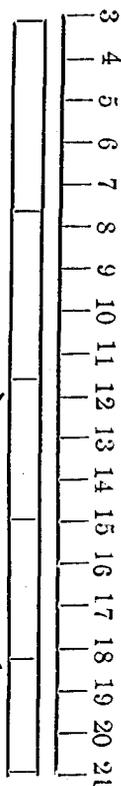
階級之意識，此則以時代之不同，而彩色因之增進矣。

蘇俄電影館之影片，富於教育的意義。我所見之片，演俄國前數年人民之窮餓，青年流爲竊盜，有有志於感化事業者，自伍於此輩青年中，導之改邪歸正，教以製靴與鐵工，青年甲向上之心尤切，發起建設鐵道，奈舊日同黨不樂其脫身引去，遣人陰毀軌道，當舉行竣工典禮之日，甲以車出軌而死。其言外之意，似列寧之志事未終而中道死矣。

革命博物館，陳列俄國革命黨前後所居之牢獄與其流竄於西伯利亞之相片，依時代先後，分年排列，不啻一部革命史。其最觸目者，則俄國貴族放僻邪侈之油畫，有鄉間農婦，棄其乳兒於道旁，備於貴族之家，而貴族令其以乳乳小狗。（見前面插圖）此事之果有否，非外人所敢斷言，然亦階級鬥爭觀念下應有之作品而已。

至於直接教育，我所目擊者，但有工人區之托兒所，文化公園之幼稚園與夫莫斯科大學。雖頗有意費一二日於中小學，以觀其新式教授，竟爲時間所不許，獨在教育博物館中，得聞其學制之大略。上午既去，講解未畢，講者熱誠感人，下午復續往聽講數小

時，其館員之「誨人不倦」，可以想見俄國革命後之新氣象。



館中畫懸五顏六色之表格，上圖爲學生自幼至大之入學經過，三歲至八歲爲託兒所幼稚園之訓練，八歲至十二歲爲小學，一名初步學校，是爲四年級之學校，更有七年級之學校，即小學加初中三年，更有九年級之學校，即小學加初中三年高中二年。此外有所謂工廠學校集合農場學校，與七年級學校之第五第六第七年級相當。過此以上，則爲大學。

俄政府規定小學之宗旨曰：『教孩童以讀，寫，算，授以科學之大要，俾得在其年齡以內，對於環境，人工，自然現象與政治生活，有正確之瞭解。』

其規定初中之宗旨曰：『教學生以關於人類之各種勞動動作，關於社會組織關於自然界之法則關於政治之全部知識，以使其爲蘇維埃共和國中之自覺的公民。』

其規定高中之宗旨：『在乎訓練大多數之自覺的精巧的工人，以適於某某種工作之需要。』俄之高中，不啻職業學校，所以矯正俄之經濟的文化的落後之弊也。

教育博物館中人告我，俄之小學最重自動精神，由自動之環境中，俾其自覺秩序之必要。其學科中尤注意於自然界與衛生，學生須自畫各種養魚區，造林區，牧畜區，礦產區之地圖，更教以養牛養雞種菜之方法，此關於自然者也；教以家庭之整潔，碗盞之收拾與夫人身上皮膚臟腑之保養。吾聞其言，大覺此方針極適於吾國之城鄉小學，城鄉居民能識自然界之法則衛生之重要，則生活上必起一種大改革可以斷言焉。

蘇俄之學制，以勞作實習爲本位，尤注重於職業，所以輔助俄之工業化，其最後目的則造成社會化集合化的社會。其全部學制之構造，探德國一體學校說（*Einheits-schule*）即在小學畢業，可以與各種中等學校銜接，在中等學校畢業，可以與專門或大學相銜接，故不至於有有意上進而無校可入之患矣。

蘇俄之教育，更自他種觀點上言之，可得下列之分類：第一，社會教育，即普通各

國之所謂教育。第二職業教育，即中等職業學校以上至於大學，所以養成工場農場及其他專門人才。第三政治教育。此三者之中，蘇俄之創舉，以關於職業教育者為最多，為造成精工計，有各種實業學校，為獎勵工農之上進，特設所謂勞動院，畢業之後，可以攷入大學。第三類之特殊學校，有工人夜校，農民夜校，共產大學，黨務學校以及清除文盲之工作屬之。

教育博物館中人最得意者，為清除文盲之工作。據云一九二六年全俄文盲自十二歲之孩童以至於老人，總數為四千八百萬人。一九三〇自共產青年團選定青年一百萬人，一九三二年二百萬人，任此項清除文盲工作之講師。據云三年間文盲減少之數，一九三〇——三一年為一一，三〇〇，〇〇〇人，一九三一——三二年為二四，八〇〇，〇〇〇人，本年尚餘文盲之數四〇〇〇，〇〇〇人，考之另一統計為六七〇〇，〇〇〇人，今年終可以清除淨盡。我嘗詢之館中人，文盲讀書之期幾何，曰六月，所識何字，曰日用記帳必需之字，以何種標準驗其果識字否，曰移時而後，召之使來，加以攷試，如

所識之字已忘，則歸入半文盲之列，再令續習。我以為一國有數千萬不識字之民，即其國中有若干不覺其與國家有何關係之民，以此等人構成一國居民之多數，未有不亡者矣。

依五年計畫中之文化部，其應實行者二事：曰文盲之清除與義務教育之實行。一九三〇七月十五日共產黨代表大會亦有決議云，惟有義務教育之實行，惟有文化陣線上之勝利，乃能達到政治上經濟上之最後勝利。我嘗與館中人語云：義務教育之實行，第一須增無數教師，第二須建無數校舍，第三須籌莫大經費。館中人答曰：然哉然哉。以一九三〇年論，四年級之小學，每一校得請到一教師者，占百分之五十二，其餘百分之四十八，則一教師每日須教兩批學生矣，故小學教師之缺乏，俄之所大苦也。俄人現時所擬議，鄉村之義務教育採四年制，城市採七年制，此制在俄已開始矣。

五年計畫實行以來，蘇俄在文化方面之數字成績如下：

一九二八

一九三二

小學學生數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〇〇〇・〇〇〇

中學學生數	一·六〇〇·〇〇〇	四·三五〇·〇〇〇
中等職工學	二六四·〇〇〇	一·四三七·〇〇〇
校學生數		
大學學生數	一六六·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最近二年之教育經費如下：

一九三二(盧布)

一九三三

全部預算		
總計	三·四六七·〇〇〇	四·六五六·〇〇〇
蘇聯之部	八二九·〇〇〇	一·一七四·〇〇〇
各邦之部	八二五·〇〇〇	一·一三〇·〇〇〇
地之部方	一·九四七·〇〇〇	二·五四一·〇〇〇

更有當記述者，教學法因試驗而革新，各國之所同。而蘇俄自革命後直採各國試驗

中之方法，著之於法令，而推行于全國。一九二三年，正當俄之新經濟政策時代，其教育界忽行新教授法名曰「公泊來」法（Complex Method）。昔日校中工課，以科目分，曰習字，算學，地理，歷史，自然，國語等，俄則廢此分科制，將全部教材分爲三類，曰自然，曰社會，其介於二者間者曰勞作。每一學年，撰定一「公泊來」法之中心題目，如小學第二學年之中心題目爲「鄉村內（或城市內）家庭勞動生活」，是屬於勞作，關於其他二項之題目，屬於自然者曰四季，屬於社會者曰家庭與學校，在此三項之下，將平日所謂寫，讀，算學，國文與自然之智識，歸納於其中。或另換一中心題目，曰莫司科城，教以莫司科之過去，是爲歷史，與之遊莫司科河畔及河中之島，是教以地理，令學生丈量學校旁之房屋若干棟，是教以算學。此等教法自有特長，學生之智識與外界實物爲緣，不以書本爲限，且各科學之互相關聯，最能於「公泊來」法中表現之，然關於讀，寫，算，須一再重複溫習者，在「公泊來」方法下，難於支配，此其短處也。

一九三一年，俄又採「設計教法」，所以統一理論的智識與實用的知識。視昔之講

師但憑教科書，每日指出應讀之課何處起何處止者，不可同日而語。其方法由教師出一題目，曰「本村之電氣化」，於是集合學生一隊，爲之規定工作方法，爲之分配各人應担任之部分，是曰集合的工作，更令學生至近旁之發電廠電報局參觀，俾其瞭然於電桿裝置之理，計算電桿電線之費，且比較電氣與煤油之費之差。此種方法自有益於增進學生之實際智識，然教師非盡電學專家，自己且不知電桿裝置之工作與其費用之計算，更何望其能以確實可靠之知識授之學生乎？工作又爲學生一隊之集合的工作，往往由一二成績優異之學生任其全部，而教師無由攷查，則設計法之不適於造成一般學生之平均程度明矣。

俄人行此二法之故，其教授法與他國異者，一曰反對分科制之課業，而代以「公泊來」法與設計法，二曰廢止教科書，三曰去個人工作而代以團體工作。然此二法在俄國試驗之後，可謂失敗，其當局亦且斥爲不適，俟下篇詳之。然我以爲非方法之不可用，乃俄之所以用之者過乎者度。蓋智識之種類不同，有宜於分科，有宜於綜合，方法有宜於

小學，有宜於中學，按科目之性質與年齡之高下而分配得宜，此二法決非不可用之法，是在吾國教育家鑒乎俄之失敗而善處之。

第十八、最近三年蘇俄教育之轉向

俄之政治，由世界革命退而為一國以內之社會主義的建設。俄之經濟由「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之社會，退而為貨幣制度之採用，工資等級之分明。其在教育方面，亦有同類之現象。

俄國初革命時之教育理想曰：「新學校之目的，在養成創造的各方面發達的人格，學校應成為勞作之公共團體，學校應以學生之自動與共益的勞作為基礎，且注意於其地方環境。學校不應漠視生活，勉求切合於生活，造成調和發展之人生。」

俄國革命初期之教育行政，對學校許以廣大的自主權，對地方採用分權制，學生得組織自治團體許其干預學校行政。懲罰學生之規定廢止之。改學校為技術的勞作集團，學生在學校中，習得關於各種生產方法自開始以至終了之經過。雖當時全國紛擾，師資不足，經費不足，竟宣佈七年為國民義務教育之年限。

更觀當時俄國關於教科書之言論。一九一八八月教育部令曰：教科書必須驅除於學校之外；一九二一年同部之令曰，關於編訂教科書之提議，乃謹守繩墨循例奉行公事之觀念有以致之；一九三〇年三月教員聯合會主席團之宣言曰，長期適用之教科書之編製，於理不合，於政治有害。依此三者，可以見俄人對於各國已行之舊制，咸認為不合於無產專政之制，必欲廢之而後快矣。

一九二三年教學法採用「公泊來」法，然「公泊來」法之下，各科智識連累以起，而各科之循序漸進付諸忽如，於是「公泊來」之中，將數學，物理，自然，分裂而出。此法不啻自崩潰矣。其代之而興者，為設計法，然設計法之否認各科之獨立教授，與「公泊來」法同，其所命之題目常出於工業建設方面。此二法，俄教育界嘗以之自豪於世界，孰意近二三年俄之共產黨與其政府且自起而抨擊之矣。

對於俄教育界之攻擊，發動於工業方面。蓋工廠之所需，為合格之職工與工程師，職工之工作不良，工程師之智識劣等，則工廠之出品受其影響。史泰林於一九三一年六

月二十三日嘗警告國人勿妄費精神於空想的試驗，而急謀工作之固定。是年九月五日共產黨以史氏思想推行於教育，乃有決議案，評罵「設計教育」與「學校死亡說」，另提出若干項目以代之：（一）系統的智識，（二）時間工課表，（三）教科書，（四）誦讀練習，（五）學生應屬於固定集團，不可時時編成勞作集團，（六）攷試與成績檢查，（七）減少學生為社會服務之時間（八）限制學生之自治權，提高學校紀律。

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共產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有決議案曰「小學中學之教學與管理方針」，其文曰：

去年九月五日關於學校之決議案，對於各學校情狀，已生極良影響，但尚有多數弊端，應加矯正。中學之課程，急須改造，以學生為廣泛而不切實用之科目所累。「與其多而不精，不如少而切實」，為今後之方針，多數大學以入學新生程度之不足，噴有煩言久矣。尤當注重者為俄語之寫作。數年來稱道「試驗室結隊法」(Laboratorium Brigaden method) 為俄之創獲，然其結果則流為工課中人格性之喪失，

(Entpersönlichung des Schulunterrichts)，教員指導之減少，各學生個人工作之否定。今後之根本方針，在立正式規定之工課表，視學生之班級而各異。教師之地位，現時過於輕視者，應提高之，學期之末，教師應填寫學生成績表，學年之末，學生應受攷試。無鐵的紀律與革命的秩序，則一切組織在無產專政下不能成立。學生中專務嬉戲不可教訓者，輕慢教師，不守教規者，毀壞校產者，應開除之，且剝奪其入校之權利，自一年至三年爲止。(下略)

依此觀之，非與昔年放任學生之政策，正相反對乎？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九日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教令，注意學生之成績，定下列各項爲成績檢查之方法。

爲真正檢定各學生工作之實質，特定以下各項：(一)應免除集合的成績單(二)檢查學生智識之高下，爲教員之責任，應革除虛僞的成績單(三)關於成績單之會議，每年兩次，於學期末舉行之，(四)學生將屆畢業，應令其提出畢業論文(五)

(學生之優異者應予以表彰或獎金。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二日蘇俄共產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有關於教科書編制之教令，亦可窺見俄國教育改造之途徑。其文曰：

一九三一年九月五日，與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兩次本黨教令，(一九三一年九月五日之教令迥查未得)

已明顯表示蘇俄教育之大缺點，在於中等學生升入大學之程度不足。所以實現兩次教令之方法，惟在於編製固定的教科書，以清除現時茫無涯岸之設計教授法。因教育部方針之不當，至今無合於各科需要之教科書；教育部不以此為缺陷，反自誇為革命的成功。現時所謂活動教科書，不適於傳授系統的智識，應即停止。教部在本年九月一日以前應編成長久適用之教科書。此項教令中，聲明一九一八，一九二一，一九三〇各年關於教科書令之廢止。

一九三一年四月之蘇俄學術會議，曾議改造莫司科大學，將其文學科歷史哲學科，法學科分離而為專科大學。本年五月教育部令，大學仍文法理醫四科之制，其習某某種

科目者，臘丁文爲必修科。昔日之博士碩士攷試，照舊執行。

自以上命令言之，蘇俄最近教育界之大變更顯然可見者，去設計教授，而復歸於教科書，惟其歸於教科書，因而復歸於各科之分科教授。至於廢攷試之說，不知其曾否行諸蘇俄，但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令，注意於成績之嚴格檢查，則平日檢查之不嚴，而思所矯正之也可知。每學生各有成績單，則因設計教授而發之集合的成績單，自然不適用於，換詞言之，不重集團工作而重個人工作。我所以縷縷述俄之經過者，非謂守舊之必是，而喜新之定非，凡制度之宜否，視其效果，若新制所收之果，劣於舊制，則責難蠶起，而不能持久矣。我尤希望於吾國思想界與教育界者，新學說新制度，應由我自創作自試驗而自推行，勿以步趨他國之後爲能事，是則吾族文化真正創造力之表現，而與今之舍家鷄求野鶩者，不可同日語矣。

戊、國 際

第十九、第三國際

國人聞「第三國際」之名，每聯想及於國民黨之容共時代，曰俄國接濟吾國之軍火幾何，曰俄國派遣政治顧問軍事顧問如鮑羅廷氏加倫氏幾人，一若所謂「第三國際」神出鬼沒，有無窮之資財無窮之人才助成他國之革命者，此實誤解也。「第三國際」爲世界革命之總參謀部，集世界各國之共產黨而成，其經費由各國之共產黨共同擔負，惟俄國所交之費特多，故「第三國際」執行部中，俄佔五席，其他各國每國只選代表一人而已。至於援助各國革命之經費，皆出諸俄國之對外貿易局，非「第三國際」固有之收入，俄人雖再三辯解，以明「第三國際」與俄國爲兩事，然其內容秘密，非外人所能窺見，要其非「第三國際」本身之力量，則顯然焉。

「第三國際」之行動雖神秘，其目的則明載於「第三國際」組織法之中，爲有目所

共觀，茲撰錄其重要者若干條：

第一條 此新國際勞動者聯合會之成立，所以組織各國無產者之共同行動，其目的則在推翻資本主義，設立無產專政，并組織國際的蘇維埃共和國，以掃除階級而實現社會主義，此爲共產社會之第一步。

第三條 凡屬於共產國際之黨，應名曰某國共產黨，爲共產國際之一部。

「第三國際」之工作，強半爲俄之共產黨所擔負，更有下列條文之證明。

第八條 執行委員會之主要工作，由執行委員會會址所在地之國家之黨（即俄國共產黨）擔負之。（下略）

第九條 執行委員會指導共產國際之全部工作，以四國文字編輯機關雜誌，發出共產國際之警告文字，對於屬於共產國際之黨，可指示以有拘束性之方針。執行委員會對於違犯國際紀律之人或集團，有權要求所屬之黨驅之於黨外，更對於黨之違犯世界大會之決議者，有權驅之於共產國際之外。

自一九二〇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以來，列寧等正名定分，要求各國代表勞動階級之黨，改名曰共產黨，因此各國議會中於社會黨之外別有所謂共產黨，於第二國際之外，別有所謂共產國際，不可謂非俄人作始之功焉。

一九二〇年我方遊歐，頗聞德之共產黨人提及所謂二十一條，蓋第三國際所頒，憑之以定西歐加入之黨之去取者也。此二十一條之目的，所以表示對於舊日社會黨之決絕，排斥改良主義，其注重點則革命而已，暴動而已。試摘其要點如下：

第一，全部宣傳與煽動，須依據共產國際之政綱與決議。定期不定期出版物皆立於黨之幹部之指導之下。報紙之中，會場之上，無處不應對於資產階級與其援助者（即改良派）加以醜詆。

第三，現時歐美各國之內，階級鬥爭已入於國內戰爭之狀態。在此情形之下，共產黨人不應相信資產階級之所謂合法性。共產黨人應同時造成非法機關，以履行其對於革命之義務。

第四，傳播共產思想之義務中，包含對於軍隊宣傳之特殊義務。放棄此等工作，即爲革命義務之叛背，且不容於第三國際中。

第六，凡屬於第三國際之黨，應揭穿社會的愛國主義與社會的和平主義之虛假。

第十二，在此內戰尖銳化之時代，共產黨爲履行其義務計，應採用中央集權之組織，應維持鐵的紀律，應授予幹部以廣大之權力。

第十三，蘇維埃共和國之敵人，有運軍隊或軍火以援助反動勢力，各國共產黨應盡力宣傳以阻制之。

第十六，共產國際大會之決議與執行委員會之決議，對於屬於共產國際之黨，有拘束力。

第十八，各國共產黨之機關報中應一律重印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之重要文件。

由以上條文觀之，則吾國共產黨爲第三國際之一部分，且受其指揮，顯然明白矣。

彼等於國中之反對黨，名之曰資產階級，或曰封建勢力，或曰買辦階級，或曰帝國主義之走

狗，殆窮極其心思，造爲種種名詞以形容之者，所以勉合於第三國際第一條中醜詆二字之義務也。其從事於共產運動，初不若英德工人運動開始時之爭工廠法爭勞動保險法，而單刀直入以達於政權之奪取，故其所注目者，曰不法的組織與軍隊中之宣傳，彼等惟恐內戰之不起以圖事態之惡化，若告以敵國外患之可畏，應出於一致禦侮者，彼直嗤之以鼻而已。蓋自階級立場言之，彼等不知有所謂祖國，乃在無產專政成立以前不易之信條也。

第三國際近年之世界大會以一九二八年之會議爲重要，列席者五十八國共產黨之代表四百七十五人。

一九二八年所選之執行委員會五十九人，由五十九人復互選主席團二十九人，由二十九人中復選十三人爲政治秘書部，管理組織與行政事項。

據一九二八年第三國際所刊報告，俄國以外各國共產黨之黨員數如下：

德國

一二五，〇〇〇人

捷克

一三八，〇〇〇人

法國

五六，〇〇〇人

中國

三〇，〇〇〇人

瑞典

一七，〇〇〇人

英國

七，〇〇〇人

美洲

一四，〇〇〇人

一九二七年第三國際之官式預算報告如下：

收入

一，三七四，九四四盧布

其中各國共產黨資助者

一，〇二九，三六七盧布

支出

黨報，印刷所，及文化機關津貼

六九〇，二〇六盧布

事務費

五九五，〇五九盧布

文化機關費，指「第三國際」訓練外國留學生之黨義學校言之，至於爲吾國留學生傳授共產主義之中山大學之經費，由俄政府單獨擔負，與「第三國際」無涉，近年已去中山之名而改爲史泰林名義下之東方大學矣。我在俄都時曾要求參觀，而文化社不爲介紹，但聞吾國學生尙有千人以上，專從事於輸入吾國書籍之翻譯，印成之書滿載數車箱乃入吾國，其數量之多，可以驚人矣。

自前項預算觀之，「第三國際」每年預算只有一百餘萬盧布而已。然一九二六年英國礦丁罷工，俄國捐助之欸達一千一百萬盧布，更據張作霖時代在俄國大使館所沒收之書中，記載俄國自一九二五年十月至一九二六年四月所耗於吾國之費爲三十八萬三千美金，而當時用於廣東者尙不計焉。此皆俄國國庫之負擔也。

德人羅勝寶(A. Rosenberg)氏，原爲德之共產黨黨員，嘗被選爲「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會員，於今年夏秋間著鮑雪維基主義之歷史一書，嘆息於蘇俄之日臻上理與「第三國際」之日就沈淪。其言外之意，則列寧時代之第三國際與史泰林時代之「第三國

際」二者之迥乎不同也。羅氏曰：

俄國之外交政策，欲求其成功，非以各國現在之權力者，政府，與政黨爲對手不可。俄國政府對於莫索里尼，基馬爾，英國與德國等等之關係，不因各國內共產黨之存在而得益，反因之而受累。俄國之外交，如無「第三國際」之牽扯，可收更大之效果。俄國之外交與商業機關，原離「第三國際」之組織而獨立。然其歸根結蒂不能離開俄國共產黨之幹部。俄國政府亦深注意於政府與「第三國際」二者之不至相混。俄國自今春以來，與西境上之鄰國如波蘭芬蘭等，締結不侵犯條約，近更推而遠之以至於法國，其用意之所在，蓋爲實行國內之第一五年計畫與第二五年計畫，故其對外不能不與各資本國暫時妥協，露骨言之，既放棄列寧之世界革命政策，乃不得不以增進各國親善關係之不侵犯條約代之矣。世人所共注目者，則「第三國際」云云世界革命云云，在史泰林演說中爲不輕見之名詞。羅氏所謂第三國際在列寧時代與在史氏時代之不同，正指此耳。

羅氏更有言曰：

「第三國際」成立後，鮑雪維基黨設法左右「世界革命」之潮流，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之三年間，其方針爲共產革命之直接的推進，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之數年間，在西歐與社會民主黨聯合戰綫，（按，此語不盡然，以共產黨之獨立始於一九二〇年也）在東方與民族獨立運動聯合戰綫。此二策皆歸於失敗，於是蘇維埃政府不能不另籌辦法。自一九二八年以來俄已放棄對於勞動運動與殖民地民族運動之推進。俄人但求保持國際勞動界之少數，而致以差無實際之激進語，此外無他事矣。

「第三國際」之活動成績，有一九一八年之德國革命一九一九年匈牙利及巴伐利（德之一邦）蘇維埃之成立，及一九二一年德國之三月暴動既平，俄知西歐各國革命之無望，乃轉而從事於遠東各國之獨立運動，與中山黨人合作，至一九二七年武漢反共之日，復澈底失敗矣。翌年爲五年計畫開始之年，意者五年計畫之施行殆爲世界革命失敗後

之當然之結論歟。

問者曰：如羅氏言，一九二八年後俄已放棄世界革命之策，何以在吾國猶有牛蘭案。應之曰：政治腐敗之國，共產黨愈有活動餘地，史氏雖不以世界革命四字置諸口耳間，然於有隙可乘之處，豈有不樂爲利用者。羅氏所謂放棄，指無隙可乘之處言之，若有可侵入之機會而不侵入，豈所望於共產黨人哉？

第二十、第三國際與中國革命

在俄都之日，欲研求俄國史泰林派與杜洛斯基派對於中國革命方略之異同，求鮑羅廷與加倫等對於中國旅行之記載，不可得焉。欲入中山大學而詢諸吾國留學生，則不得其門而入焉。文化社爲之介紹於共產黨主義研究院之中國學者俄人某君，某君語予曰：俄國之中國學者分三派，一曰列寧城派，以阿勒克雪埃夫（Alexeff）爲代表，所注意者，則中國之舊藉與詩文而已，二曰海參崴派，所重者中國語言文字，不足與語中國之文化焉，三曰共產主義研究院，自馬克思主義的眼光以研究中國社會史與社會問題，此吾輩所從事者也。談次某君大以英美人觀點下之中國觀爲非，醜詆陶孟和所著中國之家庭與農村一書，某君曰：如陶君所描寫，一若中國鄉村爲雍雍和陸之樂園，則亦何至有白蓮教之亂太平天國之變與一九一一年之革命哉。陶君之言，抄襲英人成說以論中國社會，實大誤焉。某君之言不外以馬克斯主義者之眼光觀察中國，初非新奇可喜之論，與我所欲知之

俄國各派對中國革命之方略之異同，絕不相涉，故與某君談半小時而別，然某君談及共產主義研究院中中國一科之研究專家有七八人之多，則俄國之一日不忘中國，可想見矣。

我求俄之中國革命方略於莫司科而不可得，乃轉而求諸俄革命領袖之著作中，則以杜洛斯基之俄國真相爲首屈一指矣。讀杜氏書，乃知張作霖搜查俄使館時所得第三國際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終至十二月初之執行宣員會擴大會之決議，實關於國共合作時俄國主持中國革命之方略盡在於是矣。

此決議文共分九項：（一）帝國主義與中國革命。（二）中國之前途（三）國命革命與農民（四）共產黨與國民黨（五）中國革命之目的與國民政府之性質（六）共產黨與無產階級（七）關於組織事項——共產黨之任務（八）國民革命之武力（九）帝國主義各國中共產黨之任務。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國民革命軍已占領武漢九江，去南京反共之期已不遠，然「第三國際」猶認定國共合作之方針，故決議文中處處爲資產階級開脫，且力勸共

產黨人加入國民政府之中。試舉其言如下：

無產者與農民，城市小資產者，一部分之資本主義的中產者，互相提携，使此等勢力之結合，發生與國民黨同樣之團體。

資產者之全體，不應排斥於爭自由之國民鬥爭場之外，不獨中小資產者，即若干大資產者亦可與革命方面共同行動。

俄共產主義者平日專自階級立場以定對人之迎拒，而在中國情形之下，容許共產黨與中小資產者聯合，且云若干大資產者亦可與革命方面共同行動，蓋國共聯合爲已定之方針，故不惜自枉其平日之理論以圖分政權之杯羹也。

「第三國際」主張共產黨與國民黨之合作，其理由如下：

爲在農民間占有勢力計，共產黨與國民黨與廣東政府間，不可不保持關係。國民革命政府之機關，乃所以達於與農民合作之大道，不可不利用之。

彼等雖與國民黨合作，然其存心利用，已躍然紙上，謂彼等巧於迎合現狀可焉，然一

朝決裂，勢同冰炭者，亦由於此矣。

及甯漢先後反共後，杜洛斯基氏乃痛詆當日在「第三國際」中主持中國革命之史泰林氏與蒲哈林氏。其言曰：

「第三國際」擴大七次會議之決議，不獨未能將中國發展中之形勢，予以列甯主義的估計，實採用孟雪維幾派之方略。此項決議中對於一九二六年三月蔣中正之包圍黃浦軍校一字不提。對於廣東壓制農工之舉，一字不及。（中略）此決議絕未提及工人武裝之要求。名蔣介石之軍隊曰革命軍。關於共產日報之設立，中國共產黨之獨立組織，皆未明白說出。彼等獨要求共產黨人加入國民政府而已。

一九二六年三月尚有一段事實，即中國共產黨人宣言對於三民主義不加批評，放棄其爲純工人黨之權利，採納緩進的農業方針，且委託陳獨秀同志以公函聲明（一九二六年七月四日）三民主義爲工人與資產者在國民運動中之共同信仰。而在全會中竟若不知有此事者。

同時在中國之俄國同志亦以黨中之內爭足以削弱國民黨之戰鬥力爲慮。換言之彼等阻止農民革命。

上文所言，杜氏指摘北伐軍未抵上海以前共產黨人無獨立主張之非計也。及一九二七年四月革命軍抵滬，實行清共，國民政府之革命究爲爲資產階級式抑爲工農專政式已皎然明白，而在俄國方面尙復含糊其詞，視國民黨爲同調。故杜氏痛責之曰：彼史氏於是年四月之演說尙稱蔣氏爲忠實之同盟，於五月之演說，稱武漢政府爲驅除右派後之革命中心。凡此杜氏批評之言，自純共產革命之立場，以自明其是與史氏之非，然以中俄相距之遼遠，革命事業之一日千變，其能以萬里外之乙國，指揮甲國之革命而一一如出己意哉！竊以爲一九二二年中俄聯合之始，中山本以民主的統一爲目的，俄人與陳獨秀輩志在共產革命，二者迥乎不同，然以俄人之強健組織，潛入我國士大夫散漫無紀之社會中，俄之勢力滿佈各方，足以制人死命，而國人之好爲領袖者惟有降心相從以迎合俄人，爲扶植一己之計，於是工農方面軍隊方面無往而不爲共產黨所操縱，若夫政府方面之

領袖，則臺前之傀儡而已。及平江底定大功告成，兩派之蓄積於心者，不復自隱，各欲藉政府之力以見諸施行，而寧漢分家，昨日日暱，今日仇敵矣。國共合作，謂爲中俄政客間之大騙局可焉，改造國家云乎哉。

近年以來，中國共產黨已如杜氏之所言而宣告獨立。然其在容共代類早已潛伏於農民與軍隊之中，北伐之際，深識地理上之形勢險要，故吾國共產黨，非徒如歐洲城市中之工人運動之主腦，乃嘯聚山林之土匪，輔之以紅軍之組織與馬克思之學說，而期於旦夕間奪取政權者也。是不得與歐洲之社會黨同類而並觀，謂爲二十世紀之陳勝胡廣可焉。

最近因中俄復交，有人希望俄國痛悔前非，其持論曰：「當知其間有無數生命，被彼此盲目的政策所犧牲，吾人果欲重敦夙好，互應各省前非。大抵過去之俄國，對於中國，好以著色之眼鏡，信虛偽之報告，本架空之理想，強行其一相情願之計畫。」（十二月十五日大公報社論）俄共產黨所深信者，曰馬克斯主義，曰階級鬥爭，曰打倒資產階級，曰建設無政專政，自理論以至行動，始終一貫，不容取其甲部而舍其乙部，彼所

以施諸國內者如是，所以推行於外國者亦復如是，謂彼之所信爲盲目，期其棄此革命手段而別有所爲中國計者，直類與耶穌教士商量棄聖經而不讀，或期望回教徒焚燬「可蘭經」，安可得哉。

第三國際之宣傳革命，爲已定方針，不容更易者也。世界各國若英若德若法無不有共產黨，而共產黨無不隸於第三國際，彼等何以不至爲害於國家，而我則因贛皖鄂三省之共禍，全國爲之騷然不甯，其故安在歟，曰國家內治狀態不同故也。各國政黨同立於法律之下，有鼓吹政見之自由，無舉兵造反之權利，彼等與其他政黨同，所以傳佈政見者賴有報紙結社與參政權，乃彼等所以取得政權之惟一途徑也。若夫學校內之利用學生或鄉村間之勾結小民，在教育行政與警察行政完備之國，自無發生之餘地，此等手段亦自無施展之可能。然則所以防止共產黨之蔓延者，惟有改造一國之內治，使其由秘密結社進而爲公開政團而已，使其行動限於政見之宣傳而不至波及於懦弱之農民與無智之青年而已。質言之，先使吾國政治上無隙可乘，則陳勝胡廣式之共產黨，不難變爲泰爾門式

史泰林治下之蘇俄

(德國)與哥香式(法國)之共產黨矣。

第二十一、新疆門外之鐵道網

讀日本田中義一對滿政策奏章者，無不知有大循環綫路與小循環線路之說。大循環綫路者由日之清津港，經由吉會路以直達於北滿之謂，經此綫路由日本運至北滿之軍隊，由北滿運至日本之富源，皆以日本海爲中心，而敵人之潛水艇無由斷絕其交通，故亦謂爲以日本海爲中心之國策。小循環者連貫吉林之長春，奉天之洮南與黑龍江之大賚，亦日本所以侵入北滿之綫路。蓋交通綫之中，伏有滅人家國之軍事政策，如此其可畏也。

日本自日俄戰爭以來，經二十年之籌備，爭安奉路，爭吉會路，一言以蔽之，造成南北滿之鐵道網，以遂其吞併三省之計。孰知東北之禍，爆發而未了，西陲之門外，亦且軌轍縱橫，交接於吾之國境，他日苟有同樣之九一八事件，不知吾之當局何以禦之，亦國人所急應猛省者也。

我不治西北地理，無談西北問題之資格，然前一二年旅居海外之國，曾有三事，令我感觸及於新疆受俄國脅迫之危險，第一，駐德吾國使館商務隨員處有德人某（已忘其名）深通俄文，示以俄國鐵道圖，乃知俄國在中亞方面已造與將造之鐵路，已逼近新疆門外。第二，在德時遇新疆留學生二，爲言俄棉織物之充斥，意者五年計畫實行後之影響歟。第三，自俄東返之日，車至新西伯利亞站，有中國人登車者二，新疆派至哈爾濱工科大學內之學生也，詢其自新疆至新西伯利亞站，需時幾何，彼等答曰由新疆搭俄之中亞細亞鐵道，不過數日，再由中亞細亞經斜米拍拉廷司克（Semipalatinsk）而達新西伯利亞站，又不過一二日。因此三事大令我感新疆之危險。夫西伯利亞鐵道成而遠東之糾紛起，而外蒙成爲自治區，今俄屬土耳其斯坦與西伯利亞之聯絡成矣，中亞戰事之發生，殆不遠矣乎。略述俄國中亞鐵路情形，以爲研究西陲問題者參攷之資可乎？

俄之五年計畫中之交通部分，或增加路綫，或改良車輛，或以某段積貨之過多，而另設支綫，或爲工業所在地接軌於產煤之地，凡此設施，無一而非吾國所當師法，然以

範圍太廣，姑付缺如，但就關於中亞之幹綫與支綫而論之。

第一，聯絡西伯利亞與俄屬土耳其斯坦之大幹綫。試檢閱俄國地圖，烏拉嶺以西，北自列寧堡南至烏克蘭與高加索，其鐵道交錯往來，略似西歐諸國，至於烏拉嶺以東，除西伯利亞一條長綫與自奧倫堡 Orenburg 至塔什干 (Tashkent)一綫外，他無所有矣。然西部西伯利亞富於麥糧，土耳其斯坦宜於種棉，為增加土耳其斯坦之棉田，應圖西部西伯利亞糧食運至土耳其斯坦之便利。依我所聞，俄國每年自外國輸入之棉花以六七千萬金盧布計，故土耳其斯坦棉田之增加，可以阻止外國棉花之採購與因採購而生之漏卮。在西部西伯利亞食糧一普特之價，值俄銅幣八十八枚，待其運至哥剛 (Kokand)，漲價至俄銅幣二百五十三枚已達乎三倍之多，蓋四五千基羅米達之運費為之也。於是俄政府之計畫，在令中亞之民不種麥而種棉，其所需之糧食，則以西部西伯利亞之產品代之，此西伯利亞與中亞之幹綫所由以決定也。此綫路接軌於西伯利亞幹綫上之自新西伯利亞至斜米拍拉廷司克之支綫，可云北以斜米拍拉廷司克（下文簡稱斜米）為起點，南達於土

耳其斯坦之阿媽阿他。（下文簡略阿媽）聞另一建議者，欲以阿克麻林司克 Akmolinsk 爲起點經幾司耳奧達 (Syl'orda) 以達於塔什干 Tashkent。其所以卒採此斜米至阿媽線者，以西部西伯利亞之地至肥美，既產麥糧，尤富木材，而逼近中國邊境，故通商尤爲便利也。此線路上之運貨約爲九三三，〇〇〇，〇〇〇噸，收入一八，二五〇，〇〇〇盧布，支出一四，四三四，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二者相銷，所盈餘者三，七八〇，〇〇〇盧布。其建築費北段每基羅米達一〇〇，〇〇〇盧布，南段一五〇，〇〇〇盧布，總計建築費一六二，一五〇，〇〇〇盧布。車輛費及營業費尙未計及，故約略言之，俄人投下於此線之資金，約爲二萬萬盧布，亞於西伯利亞鐵路之大工程焉。

第二，北段之支線 斜拍拉廷斯克一區內，富於原料與工業品，俄政府於幹綫之外，另有甲乙丙支綫三條：甲條由西米站向東南，達於烏斯脫卡門諾高司克 (Ust Kam-enogorsk) 以其地有錫礦鉛礦煤礦又富於農產品也。乙條由斜米站向西北，達於斯拉夫格勒特 (Slavograd)；丙條由西伯利亞幹綫上托姆斯克與新西伯利亞中間之一站，

達於庫司尼孛 (Kusnetz)，今年 (一九三二) 一月已通車矣。以上三綫皆直逼我外蒙唐努烏梁海與阿爾泰山區之門外。

第三，中段之支綫 俄屬土耳其斯坦與西伯利亞幹綫之中段，有支綫二，一由雪幾北爾 (Sergiepol) 向東南，直達於吾國境上之塔爾巴哈台城，或曰楚呼楚克城。循此幹線南行，略近南端終點之阿媽阿他，有一自西向東之綫，直達於吾國境上之伊犁爲止。自此二綫言之，天山北路之門戶，已在俄人掌握中矣。

第四，南段之支綫，南段屬於俄之中亞細亞，俄中亞本以塔什干爲首都，稍南爲哥特興特 (Kadschend)，綫路由此而東，直達於烏斯克 (Uesk) 自吾方言之，則天山南路略什噶爾道疏勒縣城有一長蛇臥於其北矣。至於哥特興特以西，尙有鄰阿富汗與波斯之鐵道，所以對待英帝國，亦爲軍路上重要路綫，治國際政治者所不可忽焉。

國人試回湖清之末葉在中亞之喪地史，北自唐努烏梁海，南達於帕米爾高原，其間拱手授人之地幾何乎？同治三年塔爾巴哈台之約，失烏梁海以北科布多以西之地千餘里

。光緒七年之約：失齊桑爾全湖與阿拉克別阿以西之地。其尤爲人所耳熟者，則同治九年俄人乘回疆之亂，據伊犁至十三年之久，經崇厚之失敗與曾紀澤之力爭，而後伊犁得完壁歸趙。時則俄人尙無所謂中亞與西伯利亞之聯絡鐵道焉，而其蠶食吾西陲之謀久已昭然若此。今則北自西伯利亞幹綫，經斜米拍拉廷斯克與西米烈廬斯克兩省之地而直達於中亞，其大害於吾國者二，盡人所共見矣。（一）俄新練之紅軍可以早發而夕入新疆，而吾新疆腐朽不堪之士卒，散處天山南北兩路者二三萬人，內地之軍隊絕無運至新疆之可能，則新疆之不至爲外蒙或滿洲之續者，僅恃俄目前之不勤遠略而已。（二）俄於此幹綫上之南北兩段，分設電力廠織布廠化學工業與棉田穀倉等等，則新疆之經濟權完全操於俄國之手矣。讀者試思滿洲與上海之作戰，此二地之後方，與本部非無可通之路，然吾自熱察兩區以援遼黑兩省，其所需時日，遠在日人由其本國運兵至南滿綫之上，何也？近代交通機關之有無也。方日軍與十九路軍戰於上海，宜乎大江以北之兵，無一不可渡江而南，乃日人駐一二艦於南京鎮江之間，而吾軍欲偷渡而不可得，日之援軍可以源

源而來，且在瀏河登岸，而我則束手無策，何也，近代交通機關之有無也。於此可知，一國之於其領土，有近代交通，則其地存，無近代交通，則其地亡，持此義以衡之，新疆之於民國，存耶亡耶？望國人細思之。

抑西陲之危險，寧止新疆一省之存亡，雖謂他日國際戰爭起於此可焉，自新疆以西，而帕米爾高原，而阿富汗，而波斯，而土耳其，何一非英俄勢力接觸之地。光緒初英爲阻止俄之南下，嘗請於清廷，欲割喀什葛爾爲安集延藩封，以爲緩衝國，時左文襄主政回疆，力持不可，其奏摺中有語曰：「安集延非無立足之地，何待英人別立爲國，即欲別立爲國，則割印度與之可也，何乃索我腴地以市恩。」除文襄外，更何來第二人能作此豪語哉？英人之計雖失敗，而我之對外強硬態度，因左氏輩之去職，未久歸於衰歇。至光緒二十一年英俄兩國私分帕米爾之地置我國於度外而不問矣。帕米爾之西爲阿富汗，英人久已視爲藩屬，俄於革命之後，承認阿富汗爲獨立國，所以阻撓英之吞併也。近日以來，報紙傳聞英與波斯間有油田之爭，俄京報紙之特論均袒波斯，可知自新疆以

西，無往而非英俄戰事之導火線，則俄之急於佈置國防，豈無故哉。

德之鐵道專家倫格爾氏（A. Runkel）嘗論俄之中亞鐵道政策曰：

俄政府關於烏拉爾，西部西伯利亞與中亞之三角形之交通政策，苟取而深研究之，則知其所以爲此決定者，非獨爲經濟上之理由焉。俄人近從事於工業之振興，然就全國言之，要爲農業國，故有謂過度之工業化等于浪擲資金，反不如移用于農業與交通方面之有利，此中亞與西部西伯利亞聯絡幹線之所由以決定也。然此特理由之半而已，其他一半則爲軍事上文化上之理由。西伯利亞幹線，塔什干幹線與此次新造之聯絡幹線，此三線內所包含之區域，有戰略上之重大關係，絕無疑義。其關係維何？曰俄人可利用此三線爲內線作戰，以進窺中國，阿富汗，波斯，印度四國是矣。此聯絡幹線之建築，所以逼近中國之門戶，塔什干之南，有若干支線，亦直逼阿富汗之邊境，皆軍事理由使之然也。蓋俄國之大敵，不在東方與東南，而實在南部，英國是矣。英之勢力範圍，愈推而愈北，其偵探常出沒於阿富汗京城，喀什葛爾

，伊犂，與塔爾巴哈台，則俄之急求其有備無患者，何足怪乎？

嗚呼，日人之滿洲鐵道，已取三省而亡之矣，今新疆門外之鐵道，雖尚未入吾境，然包圍之形勢已成矣。東北之事未了，而西陲之禍已潛伏矣。吾之縷縷言此，恐未必能增國人之困心衡慮，而反促其坐愁行嘆，而益覺國事之不可爲耳！哀哉。

（完）

三版訂正 菲希德對德意志國民演講

倭伊鏗節本

張君勸翻譯

菲希德氏之「對德意志國民演講」，成於一八零七年法軍侵入德國之際。其目的在提高德國民族之自信心，臆舉國民之受病處，而告以今後自救之法，刊行以後，爲世界各國所傳誦。惟原文過長，經德國哲學大家倭伊鏗氏摘要，雖刪去繁重，然絕不影響原講之真面目。經張君勸先生譯成後，分登「再生」，深爲讀者所歡迎。第一二版刊行後，不及三月，即已售完。現訂正三版已經出版，增加菲氏照片，極爲名貴。每冊祇售大洋五角。今我國外患遼陵，敵兵壓境，凡我國民，應速謀自救之道，菲氏之言，既已藥國亡家破之毒，吾國人誠有意於求自救之策，實應人手一篇。

總代售處北平神州國光社

再生雜誌社發行



一九三三

史泰林治下之蘇俄

二十二年十一月初版
二〇〇〇本

每册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著者 張君 勳

發行者 再生雜誌社
北平西城石板房二十三號

總代售處 神州國光社
北平宣內甲九十二號

代售處 各省神州國光社
及各大大書局



#17
112314
c/1

112314